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西京雜記全譯

〔晉〕葛洪 集·成林 程章燦 譯注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西京杂记全译

【晋】葛洪 辑 ● 成林 程章灿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程小铭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汪 粟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 441021

通信地址: 湖北襄樊文字六〇三厂

电 话: 514151

西京杂记全译

[晋] 葛洪 集 成 林 程章灿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 8印张 20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221—02872-9/k·171 定价: 6.00 元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 (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典，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

2 出版说明

从前言到注译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前 言

《西京杂记》是一部很有趣、也很奇怪的书。在中国文史学界，它的知名度和使用频率都很高，而问题和疑点亦复不少。

自然，这些疑问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也许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它的真实身世和本来面目扑朔迷离，形成了一系列困扰了人们千百年，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正是这些谜渲染了它的神秘色彩，更增加了它对一般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的吸引力。

迄今为止，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说法：西汉刘歆，东晋葛洪，南朝吴均、萧贲、无名氏。下面让我们逐一加以考察。

葛洪《西京杂记跋》最早提出《西京杂记》为刘歆所撰：“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公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締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照此看来，刘歆是本书原作者，葛洪只不过删录抄集为二卷，补题了一个书名而已，似乎已无可疑。本书第51条称刘向为家君，似乎也证明本书的作者就是刘向的儿子刘歆。北宋黄伯思《东观余

论》卷下就认为：“此书中之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以补班史之阙耳。其称余者，皆歆本语。”后来，清代学者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西京杂记》附《新雕西京杂记缘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都相信葛洪的跋语，奉行作者为刘歆说。

然而，作为这一观点的基石的葛洪的话果真靠得住吗？我们不能不在心里打个问号。早在南宋时代，陈振孙就提出质疑。《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西京杂记》条说：“向、歆父子亦不闻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其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卷五（1865）等又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证据，指出《西京杂记》的内容或者与《史》、《汉》乖谬，互相冲突；或者荒诞不经，有悖情理。如据《汉书》记载，广陵王胥、淮南王安并谋反自杀，而本书第64条、第71条却说广陵王胥为兽所伤陷脑而死，淮南王安与方士一起成仙而去。霍光妻霍显指使淳于衍毒死许皇后，事后惟恐被人发觉，根本不敢重谢凶手，《汉书》里已说得明明白白，而本书第18条却说霍显大加赏赐，搞得轰轰烈烈，丝毫不避嫌疑。司马迁与李陵本无深交，更无荐举之事，后来为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出狱后官中书令，发愤著书，写完了《史记》，此世所共知，《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中亦已言之凿凿；本书第130条却说司马迁“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么重大的史实，刘歆学识渊博，又以汉人叙汉事，竟然荒谬至此，是难以置信的。此外，又如第50条中“圣教”一词在西汉不会出现（马叙伦《读书续记》卷二）；第118条记大驾卤簿掺入了后汉魏晋的舆驾典制（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二），也是《西

京杂记》决非刘歆所撰的铁证。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西京杂记辨证》中，更以确凿的证据，详密的考辨，论定班固“《汉书》之采自刘氏父子者，仅《新序》、《说苑》、《七略》中之记汉事者而已”，所谓刘歆《汉书》一百卷乃是葛洪“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必不可信”，从而识破了葛洪预设的圈套，从根本上推翻了刘歆撰《西京杂记》之说。

在译注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不妨增举四条如下：

一、本书既称刘向为家君，却不避家讳“向”字，这只能证明作者是冒牌的刘歆。洪业《再说〈西京杂记〉》（载《洪业论学集》）只举出第123条“向者孤洲乃大鱼”和第132条“乃向所挑之妇也”两处，却遗漏了另一处：第63条中的“向余说古时事”。

二、第72条根据“《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推论“《尔雅》之出远矣”。按：《大戴礼记·小辨》原作“子曰：‘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此处“尔雅”意为“依于雅颂”，而非书名。以刘歆之博学，当不会出此误会。

三、第93条称公孙弘喜养士，“躬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而第35条则谓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自相矛盾，不像是出自同一个作者的手笔。

四、第97条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按《汉书·司马迁传》：“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刘歆与扬雄以朋友相处，年辈相当，并称刘向、扬雄为“先达”，不符刘歆的口吻。

实际上，在唐代初年，学者们对本书作者权的归属就有不同看法，但都不认为是刘歆所撰。其中一派认为本书作者不详，我

们姑且把他称为无名氏。初唐著名学者颜师古在《汉书·匡衡传注》中说：“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著录《西京杂记》二卷，也不著撰人姓名。那时差不多是七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这种看法的背景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西京杂记》葛洪跋，但更有可能是虽然看到了，却不肯相信。从种种迹象看来，前一种可能性已几乎可以排除。因为我们注意到，就在同一个时代已经有人提出“葛洪《西京杂记》”的说法了，而其根据只能是葛洪的那篇跋文。

《史记·梁孝王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葛洪《西京杂记》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鳧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俗人言梁孝王竹园也。’”这一段引文见于本书第59条。据《新唐书·艺文志》二及《新唐书·濮王泰传》，《括地志》是魏王李泰命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等编撰的，历时四年，其时李泰为魏王。考《新唐书·太宗纪》，贞观十年，李泰始封魏王。十四年正月，太宗幸魏王泰第，赦长安县，免延康里当年租赋。检《新唐书·濮王泰传》，此事在《括地志》成书，“诏藏秘阁，所赐万段”之后，可见《括地志》编成于贞观十三年（639）。至迟在这个时候，葛洪跋语已得见天日。颜师古和《隋书》馆臣大概都很怀疑葛洪编造的刘歆《汉书》一百卷的说法，于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干脆宁缺毋滥。

后来人似乎都不满足于、也不赞成这种“阙疑”的做法，而倾向于全面或部分地接受葛洪跋语中的观点。宋晁伯宇《续谈助》卷一《洞冥记》后引张柬之（625～706）之言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并操觚凿空，恣情迁诞”。著名史学家刘知

几(661~721)在《史通》中也屡次说《西京杂记》是葛洪所造:“孟坚所亡,葛洪刊其《杂记》”(《忤时》);“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杂说》下),“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之谓逸事者也”(《杂述》)。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篇》载葛稚川就上林令鱼泉问草木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亦引为葛洪《西京杂记》。后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在著录本书时,都称其作者为葛洪。看来他们都是选择地采纳了葛洪跋语中的意见。这样,无名氏作者说刚一出台,就被一片喧闹的“葛洪”的呼声湮没了。

令人疑惑的是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篇》又说:“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据此称:“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为之。”其实这恐怕有些捕风捉影。“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撰为近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我们曾以《西京杂记》与周楞伽辑本《殷芸小说》对校,发现前书计有12条被收入后书。余嘉锡进一步指出,吴均、殷芸二人“仕同朝,同以博学知名,虑无不相识者;使此书果出于吴均依托,芸岂不知,何至遽信为古书,从而采入其著作中乎?”可证吴均撰《西京杂记》之说是靠不住的。庾信作诗所用《西京杂记》可能是另外一种同名的书,因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广动植篇》中已确定了葛洪和《西京杂记》的关系,不致于出尔反尔。再者,假设此书果为吴均伪撰,西晋张华《博物志》和东晋干宝《搜神记》又怎么能预见到本书第95条、第125条等的内容呢?

南宋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在《困学纪闻》卷十

二又提出了一个新说：“今按《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对此，《困学纪闻》翁元圻注提出“卷数多寡悬殊，当另是一书”的辩驳，是可以接受的。有人推测说，这本《西京杂记》后来散失严重，流传到隋唐之际，只剩下2卷，有人就写作了一篇跋文并嫁名刘歆和葛洪。但这一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据我们的考察，萧贲的年代更晚于殷芸，他作的书不可能被《殷芸小说》钞录。劳干《论〈西京杂记〉之作者及成书时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根据本书第73条，推断作者是一个对北方地理不娴熟的南方人，故误以东京洛阳邙山放到西京长安，因此怀疑是萧贲所作。但实际上，原书所指为长安县北邙岩，非洛阳邙山（详见本书第73条译注）。退一步说，汉魏以来王公贵族多葬洛阳北邙，此山可谓声名遐迩。六朝诗文中吟叹此山者屡见不鲜，以萧贲之博闻强识，焉有不知之理？最近，美国学者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在《再论〈西京杂记〉的作者》（*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9.3）一文中根据《汉书·匈奴传》及《玉台新咏》等书，认定昭君故事中画工作祟的情节齐梁时代才流行，从而将刘歆、葛洪二人排除，而把作者权又归于萧贲。这一推论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古代文献视野已有很大局限，谁能保证，我们今天看不到或未发现的文献中就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画工作祟的情节在齐梁以前即已流行呢？

问题还得回到葛洪这篇聚讼纷纭的跋语上来。我们认为，这篇跋真假参半，《西京杂记》虽然不是刘歆所作，但它确实是葛洪钞撮而成。葛洪推出刘歆作挡箭牌，自己甘心退居幕后，只充当一个钞撮编辑的次要角色。《抱朴子·自叙》自言“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晋书·葛洪传》亦

转录此说。《西京杂记》大约就在这“别有目录”的三百一十卷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说：“(葛)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所著书凡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这个疑问可以消释了。

在《四库提要·西京杂记辨证》中，余嘉锡对此作了较详密的正面论证。他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条：《隋书·经籍志》不著撰人姓名者，“盖以为此系葛洪所钞，非所自撰，故不题其名”。此其一。《西京杂记》中与《史》《汉》相刺谬处甚多，亦非葛洪所杜撰，而是采自百家短书，皆有所本。如汉高祖为太上皇建新丰事，可能采自《三辅旧事》；太史公下狱死之说，可能钞自卫宏《汉旧仪》；第51条可能是采用《七略·兵书略·蹴鞠新书》条下之文。此其二。第46条云：“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此乃是桓谭《新论·道赋》之文，《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及《意林》卷三均有引录。“以《新论》著于后汉，既托名刘歆，不欲引之，故不言桓谭问，而改为或问，采掇之迹，显然可见。”此其三。这些论证是可以信服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第43条情形与余先生所摘举的第46条相似。其中有云：“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据《汉书·扬雄传》，这个人就是刘歆。作者讳言刘歆而改曰“有人”，正是所谓欲盖弥彰。

毋庸讳言，葛洪所据以钞撮的百家短书中确有一些可能出自刘歆所撰，如本书第51条、69条、72条、123条等。在钞录这些书时，葛洪故意对其中的称谓一概照钞不误，这不恰好为他在跋文中假托刘歆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内证”了吗？真是何乐而不为。可以说，这是葛洪精心设计的最得意的骗局，也最容易诱人上当。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曾理直气壮地质问道：“(葛)洪奈何以一小书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便掉进葛洪的陷阱里去了。

但卢文弨同时坚持“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却是极有见地的。《西京杂记》中所记秦汉旧事、典章制度、苑囿器物等，往往都能在汉晋其它文献材料及当代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如第22条记汉帝送死用珠襦玉匣，不仅与《汉旧仪》所记大致相同，而且与1968年河北满城汉中山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玉匣实物（即金缕玉衣）形制相同。第47条记匡衡小名鼎，曾被颜师古斥为流俗妄说。但是，曹魏时代的学者张晏也说：“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汉书·匡衡传》注引）。可见此说汉晋时代颇为流行，亦非葛洪杜撰。第29条所记被中香炉，与1963年西安窑藏中发掘出土的卧褥香炉实物完全相同（参见李素楨《探索〈西京杂记〉的史料》）。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葛洪据以钞撮的是百家短书、稗乘野史之类，这些书流品颇杂，但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真有假，一时难辨，因此才出现了与正史记载颇有抵牾的情形。

如果我们细细研读，就不难发现，今本《西京杂记》中仍有葛洪钞撮編集时遗留的若干痕迹。除了跋语之外，第117条末注：“弘答烂败不存”，第118条末注：“自此后糜烂不存”，就是葛洪钞完后加上去的。第65条末“亦洪意也”四字，更显然是葛洪的批注，后遂阑入正文。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解为“洪纤”之“洪”，《西京杂记校注》释“洪意”为“宏图”，真是莫大的误会。

有趣的是，葛洪《抱朴子》与《西京杂记》二书有彼此呼应之势。如《抱朴子》外篇《安贫》“广汉以好利丧身”之语与第73条，《抱朴子》外篇《应嘲》“公孙刑名之论”与第81条，都能相互印证。洪业先生举了这两个例子，想证明葛洪先杜撰典故，然后自复征引。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替洪先生增补二条：本书第7条所记神兽吉光之名又见于《抱朴子》外篇《博喻》；本书第119条记董仲舒语有

云：“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抱朴子》中也说“水主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邱之寒焰”。此外，第64条“淮南王与方士俱去”之说亦见于葛洪《神仙传》。不过，洪先生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症结不在于葛洪自我作古，而是《抱朴子》、《神仙传》和《西京杂记》都共同祖述一种时代更早的“百家短书”。洪先生还有一个大胆的假设：《西京杂记》曾经沉霾多年，故六朝以旁征博引著称的几部典籍，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酈道元《水经注》等，都不曾引述本书，直到梁初才又被重新发现，《殷芸小说》及随后的东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才加以引用。其实不然。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卷十五就已经引录了本书第63条、77条、125条（桀书冢一节）的内容，只是当时《西京杂记》据以钞撮的那些原书尚多可见，因此可以直接引录，不会也不必标明引自《西京杂记》，齐梁以降，原书多不可见，引录时才标明出自《西京杂记》。这是我们的看法。

总之，《西京杂记》既不是刘歆所作，也不是葛洪、吴均、萧贲或别的什么人所伪撰，而是葛洪利用汉晋以来流传的稗乘野史、百家短书钞撮编辑而成。他故意假托刘歆《汉书》以自重，以今托古，以野史杂记托之正史，其用心不可谓不精巧。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西京杂记辨证》中始倡此说，我们希望以新发现的一些证据，踵事增华，使论证更趋谨严。

这么说决不会贬低《西京杂记》在文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的地位和价值不是因此降低而是因此提高了。

从史学方面看，本书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葛洪据以钞撮的那些汉晋古籍多已亡佚，保存在《西京杂记》

中的有关西汉历史、人物、事件、舆服礼制、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材料,多为《史记》、《汉书》等所阙载,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或彼此参证,或相互发明。例如第92条记董贤受哀帝宠遇,起大第于北阙下,较之《汉书·佞幸传》细节更完整,材料更丰富。第35条和93条所记公孙弘生平事迹,也不见于《史》《汉》本传,考论公孙弘其人时可备参考。第81条称“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与《汉书·艺文志》将《公孙弘》归于儒家类大不相同,亦可备一说。第119条反映了西汉的气象观念及其运用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阐释四季气候的推论思路。至于其记载与《史记》、《汉书》显然抵触之处,亦不必因其为小说家言而轻视之。第11条记赵王如意被缢杀,第18条记霍光妻为淳于衍起第赠金,第130条记司马迁下狱死等等,诸如此类,至少保存了这些人事的一些历史传闻。细细回味,这些传闻的产生难道不正反映了某些人的某种思想感情或心理倾向吗?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本书最丰富的内容之一是关于西汉宫殿掖庭及宫廷生活等的记载。未央宫、昆明池、乐游苑、太液池、开襟楼、昭阳殿、上林园、四宝宫、三云殿等处都被描绘到了。或述形胜;或写风物;或记掌故;或摹建构。掖庭的台殿楼阁,昭阳殿的富丽精妙,昆明池玉鱼动荡,开襟楼七夕穿针,无不涉笔成趣。第40条叙述成帝皇后赵飞燕淫乱的生活,第77条记叙戚夫人旧侍儿所说的宫中乐事,委曲周折,闻所未闻。尽管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但它们对于我们认识西汉宫殿掖庭和宫中生活,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西京杂记》作为书面文献材料，在文物考古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上文提到的第22条所记珠襦玉匣，第29条所记被中香炉，即为地下出土文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书面材料的印证，是鉴定、辨识的重要依据。据现代考古发掘的实地测量，未央宫东西墙各2150米，南北各2250米，周长8800米，合汉代二十一里（见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本书第1条载“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与考古学的结论大致相符。《三辅黄图》记未央宫周长28里，《长安志》引《关中记》作31里，相比之下，都不如《西京杂记》准确。随着考古学的进展，本书在这方面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本书所记西汉苑囿宏观、奇珍瑰室、名果异木等，不仅能广见闻，资谈助，而且，透过那些铺陈夸饰、纷至沓来的描叙，人们不是领略到了大汉帝国宏大的声威、非凡的气魄了吗？吉光裘、绋几、珠襦玉匣、丈二珊瑚、常满灯、被中香炉、陵寝风帘、长鸣鸡、玳瑁床，不胜枚举，使人目不暇接。其性能之奇异，构思之巧妙，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上林苑的名果异木多达二千多种，来自殊方绝域，奇丽绝伦（第28条）。赵飞燕之妹送给她的礼品单上所开列的，都是十分珍贵罕见的宝物，巧夺天工，讲究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第30条）。乘輿大驾出行时千乘万骑，浩浩荡荡，轰轰烈烈（第118条），那种盛大场面更能渲染汉帝国的强盛气势。这些，和两汉骋辞大赋中关于宫殿苑囿果木珍玩等的铺叙，无疑具有相同的认识价值。

作为最早的一部杂史著作，《西京杂记》还具有多方面的文学价值。

作为杂史著作，它又兼有笔记小说叙事生动、引人入胜的艺术长处，鲁迅先生评为“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中国小说史略》）。第32条描写昭君出塞前后的一段轶闻，文笔相当简洁。第39条的

语言婉转动人,其中形容卓文君的美貌,用“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妙喻迭出,亦虚亦实,相得益彰,极富美感。第41条写胡宽主持兴建新丰城,一切仿照旧丰邑。建成以后,“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意识其家”。这一小小的细节雄辩地说明了胡宽无比高超的建筑技艺,在艺术上收到了以少胜多的效果。第101条则通过对话塑造了窦太后、梁孝王、汉文帝三个处境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参见本书第101条题解)。《西京杂记》在艺术上获得的这些成功,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乐趣,也提高了自身的艺术品位。

本书保存了唐以前的不少古代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研究者所不可忽略的。举其要者则有:《黄鹄歌》(第21条),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即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邹阳《几赋》(第98条),中山王《文木赋》(第124条),邹长倩《遗公孙弘书》(第117条)等。这些已被严可均和逯钦立分别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人只根据其中某些字句的风格,便推断上举诸赋为齐梁间的作品。我们觉得,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推翻《西京杂记》为葛洪钞撮旧籍编成之说以前,下这样的结论未免太早了。

本书保存了大量文学理论资料,为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第39条、44条、46条、82条、83条、84条、98条、122条、124条等,都是为赋史研究者所珍视的赋话赋论赋评材料。第44条记司马相如之语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是对汉赋创作经验及其艺术技巧的

精辟总结(参见本书译文),只有像司马相如这样深味个中甘苦的人才发表这样的见解。有些学者认为这类观念魏晋以后才产生,因此怀疑此语非出自司马相如。但《文心雕龙·章句》云:“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可见赋中讲求音律至迟始于汉末。桓谭《新论》云:“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也与“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彼此呼应。本书第82条记扬雄语,亦谓相如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也与这种神秘论的观点相通。不管结果怎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此外如第85条“《白头吟》”,第88条“文章迟速”等,也都是进行作家和作品评论的宝贵的参考材料。

本书记载了不少文坛趣闻和作家轶事,可以增加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西汉文坛与作家的了解,也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和思路的拓宽。如第39条、44条、83条、84条、85条、88条所记司马相如的轶事和言论,第43条、46条、65条、82条所记扬雄的轶事和言论,第97条、130条所记司马迁事迹及时人对他的评论,对于全面认识这三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显然有益。第84条展现了汉世献赋的风习,第98条描绘了梁园文学集团的作赋盛况,文学史和赋史研究者对此也不可认真考虑、慎重处理。

唐以后,本书流传渐广,它的许多语汇故实为熟读此书的文人在诗词文创作中所取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卷一四〇《西京杂记》提要)。所谓杜甫用事采《西京杂记》语,不妨举《秋兴》八首之七前四句为例:“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

秋风。”前二句出本书第2条和第128条，第四句典出本书第27条。又如贾岛《剑客》诗头两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系化用本书第15条语。清人叶舒璐《司马相如》诗云：“挑得琴心正倦游，垆边尚典鹔鹕裘。长门解为他人赋，却惹闺中怨白头”（《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七），就是将第39条和85条以及《长门赋》的传说捏合在一起构思出来的。李清照《醉花阴》词云：“薄雾浓雾（一作云）愁永昼”，即用第124条《文木赋》中语。苏轼《后赤壁赋》篇末梦孤鹤化作道士一节，与第125条“栳书冢”中白狐化作丈夫入梦极其相似，很可能受到后者的启发。此外，广播人口的典故如当垆涤器、芙蓉面、远山眉、秋胡戏妻、昭君出塞等皆出自本书。

当然，从其他的方面、角度来考察本书，还会发现它的其它价值，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仅就上文所论，本书的重要性及对其进行整理译注的必要性已不言而喻了。

关于本书的版本，葛洪跋称为二卷，《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著录二卷，《旧唐书·经籍志》作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两卷，均见史部故事类，又见地理类。《郡斋读书志》卷二杂史类作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作六卷，《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亦作六卷，则六卷本大抵为宋人所分。今本《西京杂记》分为一卷、二卷、六卷三大系统，六卷本最为通行。《历代小史》本一卷。《抱经堂丛书》、《正觉楼丛刻》、《龙溪精舍丛书》、《闽中丛书》四种属二卷本，此外多属于六卷本系统，如嘉靖壬子孔天胤刊本（《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秦汉图记》、《汉魏丛书》、《稗海》、《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四库全书》、《古今逸史》、《笔记小说大观》等本。

我们这次是以《四部丛刊》本为工作底本，校以他本及《搜神记》、《殷芸小说》、《齐民要术》及《太平御览》等书，校记随注，不单

列,除牵涉文意的字句外,不逐一标注各本异同,以免繁冗,读者可参阅在这方面工作做得较细的《西京杂记校注》。注释侧重音义训诂,凡有可资参证的文献材料,亦纳入注文中,加以笺释。有些地方参考了《西京杂记校注》,随文注明,以示不敢掠美。题解或分析,或对照,或比较,或提要,力求灵活,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译文以信、达、雅为理想,力求流畅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同时,我们给每条加标了序号,又基本上采用了《抱经堂丛书》本每条的标目,以求醒目,且便翻检。

我们的工作方式大致是这样:成林先写第一稿,程章灿改写第一稿,成林再改写第二稿,最后两人商量定稿。《前言》由程章灿执笔。这是从我们尊敬的老师程千帆教授和吴新雷教授那儿学来的。我们希望这本小书能为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同时报答师长们对我们的培养和寄托的期望。

真诚盼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成林 程章灿

1992年7月于南京

目 录

前言.....	1
---------	---

卷一

1. 萧何营未央宫	1
2. 昆明池养鱼	2
3. 八月饮酎	3
4. 止雨如祷雨	4
5. 天子笔	5
6. 几被以锦	6
7. 吉光裘	7
8. 戚夫人歌舞	8
9. 驱环	9
10. 鱼藻宫	10
11. 缢杀如意	11
12. 乐游苑	12
13. 太液池	13
14. 终南山华盖树	14
15. 剑光射人	16
16. 七夕穿针开襟楼	17

17.身毒国宝镜	18
18.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	20
19.旌旗飞天堕井	22
20.弘成子文石	23
21.《黄鹄歌》	24
22.送葬用珠襦玉匣	25
23.三云殿	26
24.掖庭	27
25.昭阳殿	28
26.珊瑚高丈二	31
27.玉鱼动荡	32
28.上林名果异木	33
29.常满灯 被中香炉	38
30.飞燕昭仪赠遗之侈	40
31.宠擅后宫	43

卷二

32.画工弃市	44
33.东方朔设奇救乳母	47
34.五侯鲭	48
35.公孙弘粟饭布被	50
36.文帝良马九乘	52
37.武帝马饰之盛	53
38.茂陵宝剑	56
39.相如死渴	57

40. 赵后淫乱	60
41. 作新丰移旧社	61
42. 陵寝风帘	63
43. 扬雄梦凤作《太玄》	64
44. 百日成赋	65
45. 仲舒梦龙作《繁露》	67
46. 读千赋乃能作赋	68
47. 闻《诗》解颐	69
48. 惠生叹息	71
49. 搔头用玉	72
50. 精弈棋裨圣教	73
51. 弹棋代蹴鞠	74
52. 雪深五尺	75
53. 四宝宫	76
54. 河决龙蛇喷沫	76
55. 百日雨	77
56. 五日子欲不举	78
57. 雷火燃木得蛟龙骨	80
58. 酒脯之应	80
59. 梁孝王宫囿	81
60. 鲁恭王禽斗	83
61. 流黄簪	84
62. 买臣假归	84

卷三

63. 策术制蛇御虎	87
64. 淮南与方士俱去	88
65. 扬子云载轺轩作《方言》	89
66. 邓通钱文侔天子	91
67. 俭葬反奢	92
68. 介子弃觚	93
69. 曹敞收葬	94
70. 文帝思贤苑	96
71. 广陵死力	96
72. 辨《尔雅》	97
73. 袁广汉园林之侈	99
74. 五祚宫石麒麟	101
75. 咸阳宫异物	102
76. 鲛鱼荔枝	105
77. 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	105
78. 何武葬北邙	108
79. 生作葬文	109
80. 《淮南鸿烈》	110
81. 公孙子	112
82. 长卿赋有天才	112
83. 赋假相如	113
84. 《大人赋》	114
85. 《白头吟》	115
86. 樊哙问瑞应	116
87. 霍妻双生	117

88. 文章迟速	119
----------------	-----

卷四

89. 真算知死	121
90. 曹算穷物	122
91. 因献命名	125
92. 董贤宠遇过盛	126
93. 三馆待宾	127
94. 闽越鹑蜜	129
95. 滕公葬地	130
96. 韩嫣金弹	131
97. 司马良史	132
98. 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	134
枚乘《柳赋》	135
路乔如《鹤赋》	137
公孙诡《文鹿赋》	138
邹阳《酒赋》	140
公孙乘《月赋》	143
羊胜《屏风赋》	144
邹阳《几赋》	145
99. 五侯进王	147
100. 河间王客馆	148
101. 年少未可冠婚	149
102. 劲超高屏	151
103. 元后燕石文兆	151

104. 玉虎子	152
105. 紫泥	153
106. 日射百雉	154
107. 鹰犬起名	155
108. 长鸣鸡	156
109. 陆博术	157
110. 战假将军名	159
111. 东方生	159
112. 古生杂术	160
113. 恭敬不易旃衣	162

卷五

114. 母嗜雕胡	164
115. 琴弹《单鹄寡凫》	165
116. 赵后宝琴	166
117. 邹长倩赠遗有道	166
118. 大驾骑乘数	169
119. 董仲舒天象	178
120. 郭舍人投壶	186
121. 象牙簟	187
122. 贾谊《鹏鸟赋》	188
123. 金石感偏	189

卷六

124. 《文木赋》	192
------------	-----

125. 广川王发古墓·····	195
魏襄王冢·····	196
袁王冢·····	197
魏王子且渠冢·····	199
袁盎冢·····	200
晋灵公冢·····	200
幽王冢·····	201
栾书冢·····	202
126. 太液池五舟·····	203
127. 孤树池·····	204
128. 昆明池舟数百·····	204
129. 玳瑁床·····	205
130. 书太史公事·····	206
131. 皇太子官·····	208
132. 两秋胡曾参毛遂·····	209

附录

历代著录及题跋·····	212
--------------	-----

1. 萧何营未央宫

【题解】

未央宫的规模、结构和布局处处显示了汉帝国的气度与声威。主持未央宫营建的萧何曾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正是这一巨大工程的指导思想。

【原文】

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①。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②。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③，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④；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阙凡九十五^⑤。

【注释】

①汉高帝，即汉高祖刘邦。汉高帝七年为公元前200年。《汉书·高帝纪》记萧何营未央宫在高帝七年二月，汉初因秦制，以十月为岁首。若以正月为岁首，即在八年，《史记·高祖本纪》记其事即在八年。萧相国：即萧何，沛县（今属江苏）人，秦末辅佐刘邦起兵，刘邦为汉王，萧何为丞相，高帝十一年改称相国，以示优宠，《史记》有《萧相国世家》。营：建造。未央宫：汉初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西南角。西汉末毁于兵火，东汉、隋、唐各代曾多次修葺，唐末又毁。

②因龙首山二句：因：依靠。龙首山：又名龙首原。起于渭水南岸汉长安故城，止于樊川，长六十余里，汉长安城即位于其北坡。北阙(quē)：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大臣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之处。《汉书·高帝纪》下：“(七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颜师古注：“未央殿虽南向，而尚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是则以北阙为正门。”

③周回：周围。里、步：汉代“里”、“步”为长度单位，尺度与今不同。《西京杂记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据实测，未央宫东西墙各 2150 米，南北各 2250 米，四周长 8800 米，合汉代二十一里，与本则所记相近，参阅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

④台殿：楼台宫殿。

⑤阙(tà 踏)：宫中小门。

【译文】

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20年)，丞相萧何建造未央宫，顺着龙首山的山势造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四周长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长七十里。楼台殿阁四十三座，其中三十二座在外，十一座在后宫。池塘十三，土山六座，有一口池塘、一座小土山也在后宫。宫里的小门共有九十五个。

2. 昆明池养鱼

【题解】

《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注引臣瓚曰：“《西南夷传》有越嵩、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如果说开凿昆明池乃着眼于军事的目的，那么，在池中养鱼则是颇有经济眼光之举。此事亦见《艺文类聚》卷九六引《三辅黄图》。

【原文】

武帝作昆明池^①，欲伐昆明夷^②，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③，馀付长安市卖之^④。池周回四十里。

【注释】

①武帝：即汉武帝，名刘彻。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昆明池：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丰水和潏水之间，元狩三年（前120年）开凿以训练水军。后池水枯竭，宋以后没为田地。

②昆明夷：汉时分布在今云南省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原作“昆吾夷”，指古代西北的一个部族，误。

③给：供给，提供。

④市：集市。

【译文】

汉武帝时，开凿昆明池，准备讨伐昆明夷部落时，用来训练水上作战。于是就在池上嬉戏、养鱼，养的鱼供给各个陵庙祭祀，多下来的拿到长安集市上卖掉。昆明池周围四十里长。

3. 八 月 饮 酎

【题解】

这一段介绍了汉代宗庙祭祀的礼制及其所用的物品。

【原文】

汉制：宗庙八月饮酎^①，用九醞太牢^②，皇帝侍祠^③。

以正月旦作酒④，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注释】

①宗庙：天子，诸侯祭祖的地方。酎(zhòu 宙)：醇酒，经过多次酿造而成。《汉书·景帝纪》张晏注：“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

②九醞(yùn 运)：酒名，因经多次酿造而得名。一说“醞”字疑衍。《校注》引《汉书·韦玄成传》晋灼注引《汉仪注》：“酎祭用九太牢。”太牢：祭祀时并用牛、羊、豕(小猪)三牲，叫太牢。牢是盛牲的食器。后专指牛为太牢，羊为少牢。

③侍：服侍，侍候。这里是主持的意思。祠：祭祀。

④正月旦：正月初一。

【译文】

汉代的制度：宗庙每年八月饮醇酒祭祖，用酿过多次的醇酒和牛、羊、豕三牲为供品，皇帝主持祭祀，从正月初一开始酿酒，八月酿成，称做酎，一种说法说经过多次酿造，又叫作醇酎。

4. 止雨如祷雨

【题解】

《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与这一则所记不同。

【原文】

京师大水①，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②，如求雨法。

【注释】

①京师：此指西汉首都长安。

②御史：官名，汉代称御史大夫，位列上卿。二千石：汉代九卿郎将，郡守尉等俸禄等级都是二千石，因此以二千石为这些官的代称。

【译文】

京都遭水灾，要祭山川祈祷雨停，丞相、御史大夫和俸禄达到二千石的官员都去祷告祭祀，像求雨的方法一样。

5. 天子笔

【题解】

这一则记载了天子笔管、笔匣的贵重与豪奢。

【原文】

天子笔管①，以错宝为附②，毛皆以秋兔之毫③，官师路扈为之④。以杂宝为匣⑤，厕以玉璧翠羽⑥，皆直百金⑦。

【注释】

①天子：古代谓君王秉承天意治理人民，故称天子。管：笔杆。

②错宝：指在宝石上镶嵌金银和彩色的纹饰。附(fù 肤)：毛笔杆下端截毛的部分。

③毫：毛。以秋兔之毫制笔最佳。

④官师：官吏之长。此指工匠的首领。路扈：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⑤杂宝：各种宝石。匣：盒子。

⑥厕：杂置，加入。

⑦直：同“值。”

【译文】

皇帝的笔杆，用错采镂金的宝石嵌在笔端，笔毛都用的是秋天兔子身上的毛，由工匠首领路扈制作。用各种宝石装饰成笔匣，又加用玉璧和翠色的羽毛装饰，这些都值一百斤黄金。

6. 几 被 以 锦

【题解】

物用的质地、装饰的不同，体现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和尊卑的差异，这些已融入其政治制度之中，这则记录便是一个具体的写照。

【原文】

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绋锦其上^①，谓之绋几。以象牙为火笼^②，笼上皆散华文^③。后宫则五色绫文^④。以酒为书滴^⑤，取其不冰^⑥。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夏设羽扇^⑦，冬设缁扇^⑧。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⑨，不得加绋锦。

【注释】

①几(jī 机)：矮而小的桌子，用来放东西、凭靠或休息。绋(tí 提)锦：一种粗厚光滑、彩色织有图案花纹的丝织品。

②火笼：一种笼状的取暖、熏衣被的器具。

③散：散布。 华文：同“花纹”。

- ④绫：一种有花纹的丝织品。
 ⑤书滴：磨墨时用的水滴。
 ⑥冰：或作“冻”，冻结。
 ⑦羽扇：鸟的羽毛制成的长柄大扇，用作宫廷仪仗。
 ⑧缯(zēng 曾)：丝织品的总称。缯扇：丝织品制成的障扇。
 ⑨罽(jì 计)：一种毛织品。 囊(tuó 驼)：一种无底口袋。

【译文】

汉代的制度：皇帝的玉几，冬天就在上面铺上厚滑光亮的彩色丝锦，称做“绋几”。用象牙做成火笼，火笼上布满花纹。后宫嫔妃们用的火笼上则是五色花纹。皇帝用酒当水滴磨墨，是看中酒不易冻结，用玉作砚台，也是看中它不易冻结。夏天置备长柄羽扇，冬天置备丝织障扇。王公诸侯都用竹木作几，冬天就用细毛织品做成口袋套在几上倚靠，不准在几上加铺厚滑光洁彩色的丝织品。

7. 吉 光 裘

【题解】

这段讲述了颇有神异色彩的吉光裘的由来及武帝对它的偏爱。

【原文】

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①。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②。

【注释】

①西域：汉代称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及湖以南的广大地区为西域。吉光：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海内十洲记》：“武帝天汉三年，西国王献吉光毛裘，色黄白，盖神马之类也。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焦。”《文选》卷二张衡《东京赋》“扰泽马与腾黄”，薛综注引《瑞应图》：“腾黄，神马，一名吉光。”

②入水二句：濡：潮湿。上：皇上，指汉武帝。服：穿。听朝：帝王主持朝会以听政。

【译文】

汉武帝时，西域献来用神兽吉光的皮做的皮衣，浸在水里不湿，皇上时常穿着这件皮衣上朝处理政事。

8. 戚夫人歌舞

【题解】

戚夫人能歌善舞，其艺术才能非吕后所能及，但在政治舞台上，她就远远不是吕后的对手了。

【原文】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①。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②。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③，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④，侍婢数百皆习之⑤，后宫齐首高唱⑥，声入云霄。

【注释】

①戚夫人：汉高祖刘邦宠姬，生赵王如意，曾与吕后争立太子。高祖死后，遭吕后残害。见《史记·吕后本纪》及《汉书·外戚传》。鼓：弹奏，敲

击乐器。瑟(sè 色):一种弦乐器,有二十五根弦。筑:古代的一种乐器,形状像箏,秦汉人常击筑和歌。

②帝常拥夫人四句:拥:抱,搂。《史记·张丞相列传》:“(周)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倚:随着,合着(音乐)。弦歌:配合琴瑟之声而歌唱。流连:哭泣的样子。

③翘袖:举袖。折腰:弯腰。

4《出塞》、《入塞》、《望归》之曲:《晋书·乐志》下:“鼓角横吹曲……(汉武帝时)李延年因胡曲更迭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武乐……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出塞》、《入塞》……《望行人》十曲。”按:《望行人》即或《望归》之曲。

⑤侍婢:本或作“侍妇”。

⑥齐首:一齐。“齐首”或作“齐音”。

【译文】

汉高祖刘邦宠姬戚夫人,擅长鼓瑟击筑。高祖常常搂着她,随着瑟声而歌唱,唱罢,往往怆然泪下。戚夫人还擅长跳举袖弯腰的舞蹈,唱《出塞》、《入塞》、《望归》等曲子,侍婢几百人都学着唱,后宫齐声高唱,声音响彻天上。

9. 驱 环

【题解】

戚夫人果断地将珍贵的首饰赐予侍女,她知道,因区区小事忤怒帝王会招致失宠的可怕结局。

【原文】

戚姬以百炼金为驱环^①,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光等各四枚。

【注释】

①百炼金：久炼而成的精金。 驱(kōu 抠)环：指环一类的装饰品。

【译文】

戚夫人用百炼的精金做了指环，照得见手指里的骨头，皇上很讨厌这些指环，戚夫人就把它赏赐给侍女鸣玉、耀光等各四枚。

10. 鱼 藻 宫

【题解】

戚姬以养德、鱼藻名赵王如意的宫室，存有期许和儆戒之意。她为这个儿子费尽了心机，这里可窥见一斑。

【原文】

赵王如意年幼^①，未能亲外傅^②，戚姬使旧赵王内傅赵媼傅之^③，号其室曰养德宫^④，后改为鱼藻宫^⑤。

【注释】

①赵王如意：戚姬之子，汉高帝九年封为赵王。汉高祖刘邦颇为喜爱，几欲立为太子，故为吕后嫉恶。高祖崩，吕太后召见，至长安鸩杀之，谥隐。见《汉书·高五王传》。

②外傅：古代称保姆为内傅，教师为外傅。《礼记·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注：“外傅，教学之师也。”

③旧赵王：汉高帝四年封张耳为赵王，五年，其子敖嗣立，八年，废为宣平侯。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旧赵王盖指张敖。

④养德宫：在甘泉宫内，见《三辅黄图》。

⑤鱼藻：《诗经·小雅》中的篇名，记载周王在镐京饮酒作乐的情景。旧说认为其意在讽刺幽王荒淫误国。

【译文】

赵王如意年纪小，还不能自己接受老师的教诲，戚夫人就让原赵王的保姆，一位姓赵的老年妇女来教养他。戚夫人给如意的居室起名养德宫，后改为鱼藻宫。

11. 缢杀如意

【题解】

刘邦死后，吕后欲杀赵王如意，将其召进长安。《史记·吕后本纪》、《汉书·外戚传》皆记其鸩杀如意，与此记载不同，但赵王死于吕后之手是无疑的，此举不仅使吕后出了气，报了仇，也为她以后的篡权铺垫了道路。惠帝刘盈生性软弱，虽念及兄弟亲情，但在刚愎狠毒的母亲面前终究无可奈何。

【原文】

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①，吕后欲杀之而未得^②。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③，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④。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辇车入见^⑤，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⑥。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

【注释】

①惠帝：汉惠帝刘盈（前210～前188年），高祖刘邦之子，吕后所生，立

为太子。前194年即位，前188年死于未央宫，年仅23岁。

②吕后：名雉（前241～前180年），高祖刘邦皇后，其子惠帝即位，实是她掌握实权，惠帝死后，临朝称制，共掌权16年。

③夙：早晨。兴：起来。

④力士：力气大的人。缢：勒死，绞杀。

⑤辇（píng 平）：古代妇女乘坐的有帷幕的车。

⑥东郭门：汉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亦称东郭门，见《三辅黄图》。官奴：因犯罪或株连而没入官府为奴的人。

【译文】

惠帝刘盈曾与赵王如意一同生活起居，吕后想杀害如意，却未能得手。后来有一天惠帝早起打猎去了，赵王如意早上起不来，吕后派了一个力士在被中将如意勒死。到如意死了，吕后还不相信，力士用一只绿口袋装着如意尸首，用帷幕遮掩的小车载着入宫晋见吕后，吕后这才重赏力士。这个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府的奴仆，惠帝后来得知此事，将力士腰斩了，这事吕后不知道。

12. 乐游苑

【题解】

这一则记苜蓿的别名。抱经堂本、《学津讨原》本将其与下一则合题为“乐游苑草木虫鸟”，误。今从《说郛》本分别标题为“乐游苑”、“太液池”。

【原文】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①，树下多苜蓿②。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③。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④。

【注释】

①乐游苑：苑名。旧址在现陕西西安市郊。原为秦宜春苑，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修乐游庙，因而得此名，又称乐游原，乐游园。

②苜蓿(mù xù 目须)：植物名，又称木粟、牧宿、怀风、光风草、连枝草。原产西域，汉武帝时自大宛传入中原。为马牛等饲料及绿肥作物，亦可入药，嫩茎亦可当蔬菜。。“下”前一本多一“树”字。

③萧萧：摇动、竦立的样子。

④茂陵：地名，在今陕西兴平县。汉初为茂乡，属槐里县，后来汉武帝葬在这里，改称茂陵，置为县。

【译文】

乐游苑里自己长出了玫瑰树，树下有许多苜蓿。苜蓿另一个名称叫怀风，当时人有的称它为光风。风吹入苜蓿丛中，苜蓿就摇动起来，阳光照着苜蓿花，那花便有了光采，因此称苜蓿为怀风。茂陵人把它叫做连枝草。

13. 太 液 池

【题解】

太液池边环绕着众多的动植物，鸟语花香，充满生机。

【原文】

太液池边①，皆是彫胡紫箬绿节之类②。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彫胡；葭芦之未解叶者③，谓之紫箬。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其间凫雏雁子④，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有鹈鹕、鸕鹚、鸂鶒、鸿鹄⑤，动

辄成群。

【注释】

①太液池：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部。汉武帝时兴建。因其所涉及地域较广，故称为太液池。周回四十顷，中起三山，象征瀛洲、蓬莱、方丈三神山，并用金石刻成鱼龙奇禽异兽之类。以供帝后游赏。

②彫胡：菰(gū 孤)米。菰：植物名，俗称茭白，生于河边陂泽，可作蔬菜。其实如米，称彫胡，菰米可做饭食用。紫箬(tuō 唾)：叶未张开的芦苇，其外表包皮呈紫褐色。绿节：菰的别称。

③葭芦：芦苇。

④凫雏(fú chú 浮除)：凫，野鸭。雏，幼禽。

⑤鸕鶿(lú hú 提胡)：一种水鸟，性喜群飞，沉水食鱼。鸕鶿(zhā gū 蔗姑)：鸟名，流俗相传其啼声像“行不得也哥哥”。鸕鶿(jiāo jīng 交精)：水鸟名，即池鹭，以鱼虫蛙为主食。鸿鹄(yī 义)：鹄亦作“鹄”，“鹄”。一种体形较大的水鸟。

【译文】

太液池的周围，都是些彫胡、紫箬、绿节之类的植物。菰中有米一样的果实的，长安人称为彫胡；叶片尚未张开的芦苇，称为紫箬；菰中有头的称为绿节。这些植物丛中，布满了小野鸭小雁。紫龟绿鳖也很多。太液池边有很多平展的沙地，沙地上鸕鶿、鸕鶿、鸕鶿、鸕鶿等水鸟，动不动就成群结队。

14. 终南山华盖树

【题解】

离合草与丹青树(华盖树)给后来成为文人隐居之地的终南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原文】

终南山多离合草①，叶似江蓠②，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萝勒③。有树直上，百尺无枝，上结丛条如车盖④，叶有一青一赤⑤，望之班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⑥，亦云华盖树⑦，亦生熊耳山⑧。

【注释】

终南山：秦岭山峰之一，在陕西西安市南，又称南山。 离合草：草名。

②江蓠(lí)：香草，又名靡芜。

③萝勒：一本作“罗勒”，即香菜。参见《齐民要术》三“种兰香”并注。

④车盖：古代车上遮雨蔽日的篷子。

⑤“有”一作“其”，“尺”一作“丈”。

⑥丹青：丹砂和青靛，两种可制颜料的矿石。此树树叶的两面一青一赤，故名。

⑦华盖：帝王显贵所用的伞盖。此树丛条如车盖，故名。

⑧熊耳山：山名。一在今河南西部，为秦岭东段支脉，因其两峰相峙，状如熊耳得名。一在今湖南耒阳、益阳二县东北。此处当指前者。

【译文】

终南山上有许多离合草，叶子像江蓠，但红绿相间，草茎都呈紫色，气味像香菜一样。山上还有一种树，笔直地往上长，高达几百尺，也没有叉枝。顶上枝条缠结，形同车盖，树叶一面青一面赤红，看上去色彩错杂如同刺绣一样美丽。长安人把这种树叫做丹青树，也称为华盖树。在熊耳山也生长有这种树。

15. 剑 光 射 人

【题解】

这一段对于剑光的描写，寥寥数笔，而“光彩射人”。唐代诗人贾岛有一首《剑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首二句字面就出自本则。

【原文】

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①，高祖斫白蛇剑^②。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③，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④。剑在室中^⑤，光景犹照于外^⑥，与挺剑不殊^⑦。十二年一加磨莹^⑧，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⑨，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注释】

①秦王子婴(?~前206):秦始皇的孙子。秦二世三年(前207),赵高杀二世,立他为秦王,当政46天,即向刘邦投降,后被项羽所杀。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白玉玺(xǐ洗):秦始皇印,后为汉传国玺。玺,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

②斫白蛇剑:汉高祖刘邦斩杀白蛇的剑,《史记·高祖本纪》记高祖以泗水亭长为县送徒役往骊山途中,徒役多逃亡,刘邦也决计亡命,“到丰西泽中,止饮,……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所斩之,故哭’。……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③七采:与“九华”及下句“五色”等同样都形容色彩缤纷绚丽。“五”、

“七”等皆虚数，未必为实指。

④杂厕：即掺杂。汉王充《论衡·齐世》：“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

⑤室：即剑鞘。汉扬雄《方言》九：“剑削（鞘），自河而北，燕赵之间谓之室。”

⑥光景：光芒。

⑦挺：引拔。《战国策·魏四》：“挺剑而起。”

⑧磨莹：磨治。

⑨鞘（qiào 翘）：装刀剑的套子。

【译文】

汉代皇帝将秦王子婴所进献的白玉玺和高祖刘邦斩杀白蛇的剑代代相传。剑上有彩色的珠、玉作装饰，掺杂了各种天然的琉璃宝石做剑盒。剑在鞘内，光芒仍能照到外面，与拔出鞘的剑没有两样。十二年磨炼一次，剑刃上常常像霜雪那样白亮。打开剑盒，拔出剑鞘，就扑来一股寒光剑气，光彩逼人。

16. 七夕穿针开襟楼

【题解】

这条记载如果可信，那么古代妇女七月七日穿针乞巧的风俗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原文】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①，俱以习之②。

【注释】

①彩女：即采女，宫女的一种。据《后汉书·皇后纪》，东汉后宫“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后泛指宫女。七月七日：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此夜在天河相会。《太平广记》卷二二九所引“日”后有“夜”字。七孔针：针名。开襟楼：汉代掖庭楼阁名，在未央宫，见《三辅黄图》。

②习之：《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此作“习俗也”。

【译文】

汉代的宫女们常常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在开襟楼穿七孔针，大家对此都已习惯了。

17. 身毒国宝镜

【题解】

身毒国宝镜使宣帝由阶下囚成为后来的人上人，这无疑更渲染了身毒国宝镜的神奇色彩。

【原文】

宣帝被收系郡邸狱①，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②，系身毒国宝镜一枚③，大如八铢钱④。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⑤。及即大位⑥，每持此镜，感咽移辰⑦。常以琥珀笥盛之⑧，絨以戚里织成锦⑨，一曰斜文锦⑩。帝崩，不知所在。

【注释】

①宣帝被收系郡邸狱：《汉书·宣帝纪》：“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

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按：宣帝名刘询（前91～前49），前74～前49年在位。武帝末年，与戾太子刘据不和的近臣江充诬陷戾太子在宫中埋木偶人，以诅咒生病的武帝早死，巫蛊之祸由此而起。戾太子大惧，杀江充，发兵抗拒武帝，激战五天，兵败自杀。家人大多遇害，当时刘询出生才数月，也被抓去。“宣帝被收系郡邸狱”即指此事。收，逮捕。系（jì 计），拘囚。郡邸（dī 底）狱：为惩治有罪的天下郡国上计者而设置的监狱。一说为汉代郡国府邸中所设的监狱。《汉书·宣帝纪》如淳注：“谓诸郡邸置狱也。”又颜师古注：“据《汉书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此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曾孙寄在郡邸狱。’”

②史良娣：戾太子之妾，宣帝的祖母。《汉书·宣帝纪》服虔注：“史，姓也，良娣，官也。”颜师古注：“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娣音次第之第。”合采：织成采色图案。宛转丝绳：《尔雅·释器》：“弓有缘者谓之弓。”晋郭璞注：“缘者缴缠之，即今宛转也。”清郝懿行义疏：“宛转，绳也。”又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一《礼异》，南北朝时，北方民俗妇女在端午日以彩丝带结成各种形状佩带在身上，用以避兵避邪，称为宛转绳或长命绳或长命缕等。可见这是古代风俗之一。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得病瘟。……按，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

③身（yān 烟）毒：古印度的音译。《史记·大宛列传》：“大夏……其东南有身毒国。”《索隐》引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谓浮图胡也。”

④八铢钱：古钱币的名称。其直径约三厘米。秦有半两钱，汉初因其太重，改铸荚钱，重三铢。至吕后二年又嫌荚钱太轻，改铸八铢钱、半两钱。

⑤从危获济：按《汉书·宣帝纪》，宣帝坐收系郡邸狱中，得到廷尉监邴吉的照顾，终于苟全性命，后遇大赦，邴吉就将他送到祖母史良娣家，又为受恩于戾太子的掖庭令张贺收养，长大成人。昭帝去世后，无嗣，大将军霍光迎立刘询为宣帝。济：救援。

⑥大位：皇位。

⑦辰：时辰，古代计时单位，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移辰：时间长久。

⑧常：通“尝”，曾经。琥珀（hǔ pō 虎破）：松柏树脂的化石，色黄褐

或红褐，燃烧时有香气，可制作饰物。 笥(sì 寺)：一种盛饭食或衣物的竹器。

⑨緘(jiān 监)：缚束，封闭。戚里：汉代长安城内帝王姻戚聚居之处。织成锦：古代一种名贵丝织物，以彩丝金线织成。

⑩文：通“纹”。

【译文】

宣帝被武帝逮捕，囚禁在为惩治犯罪的郡国上计者而设的监狱里，他的手臂上还佩带着祖母史良娣编织的彩色图案的宛转丝绳，上面系着来自印度的宝镜一枚，镜像八铢钱那么大，传说这枚宝镜能照见妖魔鬼怪，能够佩带它的人会受到天神的祝福，因此宣帝从危难中得到了解救。到他即皇位后，每每拿着这枚宝镜，长时间地感叹呜咽。他曾用琥珀装饰的竹筐装宝镜，用戚里出产的织成锦一名斜文锦的包裹着。宣帝驾崩后，宝镜不知到哪里去了。

18. 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

【题解】

霍光之妻霍显为报答宫廷女医淳于衍为其女儿登上皇后之位立下的功劳，可谓一掷千金，而淳于衍仍不满足，依然恬不知耻地勒索财物，真是欲壑难填。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淳于衍下毒得手后，霍显害怕事情败露，“亦未敢重谢衍”。这一段《西京杂记》的材料来源看来与《汉书》渠道不同。

【原文】

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绡二十五

匹^①，绌出鉅鹿陈宝光家^②，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③，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④，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⑤。又与走珠一琲^⑥，绿绌百端^⑦，钱百万，黄金百两，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曰：“吾为尔成何功，而报我若是哉！”

【注释】

①霍光妻：即霍显，霍光的续弦。其夫霍光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为霍去病的异母弟弟。武帝时，为奉车都尉。昭帝时，与桑弘羊等受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前后执政20年，作为三朝重臣，其权威极大。淳于衍：字少夫，汉宣帝时宫廷女医。曾受霍显的指使，趁许皇后临产病重，用药将其毒死，霍光的小女儿成君因而顺利当上皇后。事情败露后，又受到霍光的庇护。见《汉书·外戚传》。蒲桃锦：织有蒲桃花纹的锦绌。蒲桃，通葡萄。散花绌：一种有疏略的花纹图案的彩色丝织物。

②鉅鹿：西汉郡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平乡县。陈宝光：西汉鉅鹿人，其妻擅长织绌，闻名于当时。

③第：大宅第。

④镊（niè）：一种织丝的器具，即织机上提综的踏板。

⑤直：通“值”。

⑥走珠：珠的一种。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为八品。有光彩一边小平似履釜者名瑇珠，瑇珠之次为走珠，走珠之次为滑珠。”琲（bèi）背：贯珠。《文选·吴都赋》：“金璫磊珂，珠琲阑干。”刘逵注：“琲，贯也，珠十贯为一琲。”

⑦端：古代布帛长度单位，绢曰匹，布曰端。绢以四丈为一匹，布以六丈为一端。

【译文】

霍光的妻子霍显送给淳于衍葡萄锦二十四匹，散花绌二十五匹。这种绌出自鉅鹿陈宝光家，陈宝光的妻子承传下了织绌的技法。霍显把她召进府里，让她织绌，织机上用一百二十个提综的

踏板，六十天织成一匹，每匹可值一万钱。霍光妻又给淳于衍走珠十串，绿绡一百端，钱百万，黄金百两，还为她兴建大第宅，家里奴婢不计其数。淳于衍还是抱怨说：“我为你立了何等大功，而报答我的就是这么些东西！”

19. 旌旗飞天堕井

【题解】

这条记载虽带有天人感应论的神秘色彩，但作者维护统一、和平，反对战乱、分裂的出发点是应当肯定的。

【原文】

济北王兴居反^①，始举兵，大风从东来，直吹其旌旗，飞上天入云，而堕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②，不听。后卒自杀^③。

【注释】

①济北王：名刘兴居，汉高祖长子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因平定诸吕、迎立文帝有功，受封为济北王，旋居功自大，起兵反叛，兵败被系，畏罪自杀。《汉书》有传。《校注》：“济北王，除卢本外各本皆作济阴王，今据卢本及《史记》、《汉书》改。”

②左右：指身边的侍从、近臣。 李廓：济北王的侍从近臣，事迹不详。

③卒：终于。

【译文】

济北王刘兴居反叛，正要发兵的时候，忽有一阵大风从东刮来，径直把他的军旗吹到天上，高抵云端，飘坠到城西的井中。战

马都悲切地嘶叫着，不肯前进。济北王的近臣李廓等人劝他不要举兵反叛，济北王不听。最后终于兵败自杀。

20. 弘成子文石

【题解】

文学家们非凡的艺术才能，往往使人赞叹，令人疑心其得自天授，于是历史上产生了江淹梦神人授五色笔、李白梦笔生花等天说。同样，对学者们异乎寻常的博学的惊叹诧异，也孕育了关于文石的传说。

【原文】

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①。成子少时，尝有人过之^②，授以文石^③，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④，为天下通儒^⑤。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为硕学也^⑥。

【注释】

①五鹿充宗：五鹿，复姓。《通志》二七《氏族》三《以邑为氏》引《风俗通》：“晋公子重耳封舅犯于五鹿，支孙氏焉。汉有少府五鹿充宗。”五鹿充宗，字君孟，西汉梁丘贺派《易》学及《齐论语》传人，心辨善辞，元帝时贵幸。与中书令石显交结，排挤同经的京房，官尚书令、少府。石显失宠后，充宗亦于建昭五年（前34）贬为玄菟太守。著有《周易略说》三篇，已失传。元帝好梁丘氏易说，欲考论其异同，命充完与诸《易》家论辩，诸儒惧其权势，皆称病畏避，只有朱云挺身而出抗辩，屡次挫败充宗。参阅《汉书·百官公卿表》、《艺文志》、《朱云传》、《侯幸传》、《京房传》等。弘成子：西汉儒者，生平不详。

②过：访，探望。

③文：通“纹”。

④明悟：聪明颖悟。

⑤通儒：指博通古今，学识渊博，通晓世务，适时通变的儒者。

⑥硕学：大学者。

【译文】

五鹿充宗师从弘成子学习。成子小时候，曾有人来看望他，给他一块有花纹的石头，像燕子生的蛋那么大。成子吞下这块石头，就变得非常聪明有悟性，成为天下博通古今、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成子后来病重，吐出了这块石头，把它给了充宗，充宗吞了石头后也变成了一个学问很大的人。

21. 《黄鹄歌》

【题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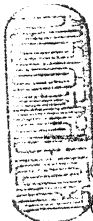
黄鹄飞临建章宫太液池，这一祥瑞在《汉书·昭帝纪》中也有所记载。当时朝廷上下欢腾，“公卿上寿”，昭帝亦“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黄鹄歌》生动而形象地透露了昭帝兴奋、激动的心情。

【原文】

始元元年^①，黄鹄下太液池^②。上为歌曰^③：“黄鹄飞兮下建章^④，羽肃肃兮行跼跼^⑤，金为衣兮菊为裳^⑥。唼喋荷荇^⑦，出入蒹葭^⑧，自顾菲薄^⑨，愧尔嘉祥^⑩。”

【注释】

①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始元：汉昭帝刘弗陵的年号。



②黄鹄(hú 胡):天鹅。太液池:见第13条“太液池”注①。

③上:指汉昭帝。

④建章:汉宫名。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建,位于未央宫西。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参看《三辅黄图》三。太液池在建章宫内西北方。

⑤肃肃:象声词,鸟的羽翼振动的声音。《诗经·唐风·鸛羽》:“肃肃鸛羽。”毛传:“肃肃,鸛羽声也。” 阡阡(qiāng qiāng 枪枪):飞跃奔腾的样子。

⑥金为衣兮菊为裳:金:金色。衣、裳:古代服饰上曰衣,下曰裳。菊:菊黄。此句指天鹅上身金色,下身菊黄。

⑦唼喋(shà zhà 煞扎):形容成群的鱼和水鸟吃食的声音。荇(xìng 杏):荇菜,一种水生植物,白茎,叶紫赤色,浮于水上,嫩时可食。

⑧蒹葭(jiān jiā 尖夹):初生的芦荻。自《诗经》以来,荷荇和蒹葭就成了中国古诗文中最常见的两个富有诗意的意象。

⑨菲薄:微薄、浅陋。

⑩嘉祥:祥瑞。《汉书·宣帝纪》:元康四年,“屡获嘉祥”。

【译文】

始元元年,有一只天鹅飞临太液池。昭帝作了一首歌辞:“天鹅飞来啊降落在建章,振翅而飞啊跳跃翱翔。上身金色啊下身菊黄,在荷花荇菜丛中觅食。在初生的芦荻里出入穿行。我自己觉得仁德微薄,才能浅陋,愧对天鹅你来光临的瑞应吉祥。”

22. 送葬用珠襦玉匣

【题解】

这里所谓的“珠襦玉匣”实际上是1968年于河北满城汉中山王刘胜墓中发掘出土的、轰动一时的“金缕玉衣”。这段记载对考察汉代帝王之殓服及文物考古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原文】

汉帝送死①，皆珠襦玉匣②。匣形如铠甲③，连以金缕④。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鳞之象⑤，世谓为蛟龙玉匣。

【注释】

①汉帝送死：《北堂书钞》卷九四引作“帝及侯王送死”、《太平御览》五五五引作“汉帝及诸王侯葬”。送死：父母丧葬之事。

②珠襦玉匣：都是汉代帝王所用殓服。襦(rú 如)：短衣袄。

③铠(kǎi 凯)甲：古代战士在战场上护身的服装，多用金属片缀成。

④金缕(lǚ 吕)：金丝。

⑤缕(lǚ 漏)：刻。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兴风作浪能发洪水的龙。古代帝王常以龙自拟。鸾、凤：鸾鸟、凤凰。有吉祥和美的意味。龟：又称水龟，寿命很长，古代以龟为灵物，灼龟甲占卜。鳞：有鳞动物的总称。《周礼·地官·大司徒》：“其动物宜鳞物。”注：“鳞物，鱼龙之属。”这里玉衣上所刻动物图象有暗示武帝身份及祷祝之意。

【译文】

汉代皇帝丧葬时，都用珠玉装饰的金缕玉衣为殓服。玉衣的形状像铠甲，一片片用金丝线相串起来。武帝殓服用的玉衣上面，都刻成蛟、龙、鸾、凤、龟、鳞等图案。世人称此为蛟龙玉匣。

23. 三 云 殿

【题解】

本段记三云殿得名之由来。

【原文】

成帝设云帐、云幄、云幕于甘泉紫殿①，世谓三云殿。

【注释】

①成帝：即汉成帝，名刘骜(ào 傲)，前32～前8年在位。在位期间耽于酒色，宠任外戚王氏，致使大权旁落。参看《汉书》中《成帝纪》、《外戚传》。
云帐、云幄、云幕：饰有云彩图案的帐幕。古代帝王出宫狩猎祭纪，皆有专人张设云帐。《校注》：“天幕下围在四周的布幔叫帷。覆盖在上面的布幔叫幕。帷幕之内像宫室的帐篷叫幄。”甘泉：甘泉宫，秦始皇建，汉武帝时加以扩建，在今陕西淳化县甘泉山。紫殿：为甘泉宫中的一个殿名。自汉武帝以后，汉代帝王多于甘泉宫祭天并朝会诸侯。

【译文】

成帝在甘泉宫紫殿中张设云帐、云幄、云幕，世人称为三云殿。

24. 掖 庭

【题解】

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可以移作此处的注脚。

【原文】

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①，不在簿籍②，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③。

【注释】

①掖庭：宫中房舍，为妃嫔宫女居住的地方，在未央宫内。《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两都赋》：“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注》引《汉官仪》：“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也称“掖廷”、“液廷”。鸣鸾：鸾通“銮”，《笔记小说大观》本“鸾”作“銮”。銮是系在马勒或车前横木上的铃，常饰于帝王车子上。鸣銮指皇帝或贵族出行。观：台榭。

②簿籍：指登记妃嫔宫女姓名的簿册。

③窈窕：美好妖艳的样子。

【译文】

汉代掖庭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那些没有上花名册的美丽妖艳的妃嫔宫女们都居住在这里。

25. 昭 阳 殿

【题解】

昭阳殿器物之精美绝伦，用度之奢侈讲究，确是“自后宫未尝有焉”（《汉书·赵皇后传》）。由此可想见赵飞燕姐妹专宠之程度。无怪乎如唐代诗人王昌龄所描述的，失宠的宫女要感叹“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长信宫》）本段“明珠翠羽饰之”以上亦见于《汉书·赵皇后传》、《三辅黄图》三。《汉武故事》中记神明殿中之神室，亦与此有相似之处。

【原文】

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①。中庭彤朱②，而殿上丹漆③，砌皆铜沓④，黄金涂⑤，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钗⑥，含蓝田璧⑦，明珠、翠羽饰之⑧。上设九金龙，皆衔九子金

铃^⑨，五色流苏^⑩。带以绿文紫绶^⑪，金银花钗^⑫。每好风日，幡旄光影^⑬，照耀一殿；铃钗之声，惊动左右。中设木画屏风^⑭，文如蜘蛛丝缕^⑮。玉几玉床，白象牙簟^⑯，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⑰，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⑱。有四玉镇^⑲，皆达照无瑕缺^⑳。窗扉多是绿琉璃^㉑，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龙蛇^㉒，萦绕其间，鳞甲分明，见者莫不兢慄^㉓。匠人丁缓、李菊^㉔，巧为天下第一，缔构既成^㉕，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㉖，而外人稀知，莫能传者。

【注释】

①赵飞燕女弟：即赵飞燕的妹妹。赵飞燕(?~前1)本长安人，因体轻，故称飞燕，善歌舞，为成帝所宠幸，后立为皇后。飞燕有一妹亦被召入宫，为婕妤，贵倾后宫，封为昭仪。平帝即位后，飞燕被废为庶人，自杀，赵昭仪因涉嫌谋害成帝而自杀。事见《汉书·赵皇后传》。昭阳殿：汉武帝时后宫八区中有昭阳殿，成帝时赵飞燕姐妹居此。《汉书·赵皇后传》：“皇后(赵飞燕)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

②中庭：庭中。形：朱红色。班固：《西都赋》：“于是玄墀鉤砌，玉阶彤庭。”

③丹漆：《汉书·赵皇后传》及《三辅黄图》三作“髹(xiū 休)漆”。髹漆即上漆。

④砌：《汉书·赵皇后传》作“切”，颜师古注曰：“切，门限也。”即门坎。沓(tà 踏)：包在外面，《汉书·赵皇后传》颜师古注曰：“沓，冒其头也。”

⑤涂：《汉书·赵皇后传》颜师古注：“涂，以金涂铜上也。”

⑥壁带往往为黄金钲：《汉书·赵皇后传》颜师古注：“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钲，若车钲之形也。其钲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按，壁带即嵌于壁上的横木，其形如带。钲(gōng 铜)本为车

毂中之孔，以金属为里，用以穿轴，谓之车缸。这里比喻壁带上的黄金外套。

⑦蓝田：山名，在陕西蓝田县东，骊山之南阜，以出美玉著名。

⑧翠羽：翠色的鸟羽。

⑨“上设九龙”两句：九龙龙、九子金铃都是金玉饰物，其形制不详。

⑩流苏：以五彩羽毛或丝线制成的用以装饰车马帷帐等的穗子。

⑪带：以……为带。文：通“纹”。绶(shòu 受)：用以系帷幕或印环等的丝带。汉制丞相、上卿、列侯、昭仪用紫绶。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汉书·外戚传》。

⑫钹(niè 聂)：铃的一种。

⑬幡(fān 藩)：长幅下垂的旗。旧时仪仗常以绣帛为长幅，上围圆罩，幅下结铃，曲柄建之。旄(máo 毛)：竿顶用旄牛尾为饰的旗。幡旄，或作“幡旄”“幡旄”。

⑭木画屏风：一种木质的上有彩绘的屏风。

⑮缕(lǚ 吕)：丝线。

⑯簟(diàn 垫)：竹席，这里指凉席。

⑰蔽：遮盖。

⑱歇：消散。

⑲玉镇：即“玉璜(zhēn 镇)”，玉制的镇席器。《楚辞》屈原《九歌·东皇太一》：“瑶席兮玉璜，盍将把兮琼芳。”注：“玉璜，所以压席者。”

⑳达照：通明透亮。瑕缺：玉的斑点。

㉑琉璃：有光的天然宝石。

㉒椽桷(chuān jué 传觉)：放在檩子上架屋瓦的木条，圆的叫椽，方的叫桷。

㉓兢：谨谨小心。慄(lì 立)：害怕得发抖。

㉔丁缓、李菊：均为工匠名，生平不详。丁缓又见第29条。缓，一本作“媛”。

㉕缔构：营造、建筑。

㉖向其姊子：此处“其”究竟何所指，不明，疑上有脱文。樊延年：生平事迹不详。

【译文】

赵飞燕的妹妹住在昭阳殿，庭中是红彤彤的，而且殿上也漆成红的，门槛都包了一层铜，铜上涂了黄金，白玉作台阶。壁上露

出的带子一样的横木往往以黄金为垫衬在外面，嵌有蓝田出产的美玉，用明珠和翠色的鸟羽来装饰。上面装饰着九条金龙，每条嘴里都衔着九子金铃，垂着彩色的花穗，用绿纹紫底的丝带系着，还有金银花样子的铃铛。每当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彩旗的光影照亮了整座宫殿，铃铛的响声，在附近震荡。殿中架设了画有彩色图画木质屏风，花纹细得像蜘蛛吐出的丝。还有白玉做的几案和床，白色象牙凉席，绿熊皮做的席子。席子上的熊毛长达二尺多，人睡时抱着熊毛躲在里面，在远处都不能看见人，坐着时，熊毛能遮过膝盖。席子中混合薰着多种香料，只要在这张席子上坐一会儿，身上沾染的香气一百天也不会消散。席子四周有四个玉镇，都晶莹透亮，没有一丝斑点。窗户多数镶的是绿色琉璃，也都晶莹透亮，连一根头发也休想躲得过去。椽木上都雕作龙蛇的图案，龙蛇缠绕于椽木之间。麟甲栩栩如生，看到的人没有不担惊害怕的。工匠丁缓、李菊，技艺巧妙，在全国数第一，营造昭阳殿竣工后，对他姐姐的儿子樊延年谈起经过，但宫外人很少知道。这技艺没有能够传下来。

26. 珊瑚高丈二^①

【题解】

这棵罕见珍贵的珊瑚树是汉初中原和南越友好往来的见证。与此相比，石崇那株令晋武帝的舅舅王恺瞪目结舌的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世说新语·汰侈篇》“石崇与王恺争豪”条），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

【原文】

积草池中有珊瑚树^②，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③，上有

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④，号为烽火树^⑤。至夜，光景常欲燃^⑥。

【注释】

①此事亦见《玉海》卷一七一引《三辅黄图》。

②积草池：汉代上林苑中十苑之一，见《三辅黄图》四。按：汉唐宫中有积翠池，“积草池”又疑为“积翠池”之讹。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物异》、明钞本《说郛》皆作“积翠池”。珊瑚：一种热带海生的腔肠动物，骨骼相连，形如树枝，故又称珊瑚树，因其色彩美丽，古人常用作装饰品。

③本：株、棵。柯：树枝。

④南越王赵佗：南越也作南粤，古国名，在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原南海龙川县令，代行南海郡尉之职的真定人赵佗，（又作赵他，？~137）自立为南越武王。汉立，高祖刘邦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吕后时，佗自尊为南越武帝。大帝立，复去帝号称臣。传至第五代，汉成帝时，其国为汉所灭。参看《史记·南越列传》、《汉书·两粤传》。

⑤号：称。烽火：古代边防在高台上烧柴报警的烟火，因珊瑚树状如火焰，“光景常欲燃”，故名。

⑥光景：一本作“光影”。

【译文】

积草池中有一株珊瑚树，高达一丈二尺。一株上有三根树枝，枝上有四百六十二根小枝条。这是南越王赵佗所进献的，被称作“烽火树”。每到夜里，珊瑚树闪闪发光，就像是要燃烧起来了。

27. 玉 鱼 动 荡^①

【题解】

这一则描绘昆明池玉鱼栩栩如生，笔墨夸张而生动。杜甫

《秋兴》八首之七：“石鲸鳞甲动秋风”一句典出于此。

【原文】

昆明池刻玉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鬣尾皆动^②。汉世祭之以祈雨^③，往往有验。

【注释】

①此条亦见《三辅黄图》四《池沼》。

②鬣(qí 齐)：鱼脊鳍(qí 齐)。按：石鲸原在今长安县开端庄，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内。

③祈：原作“祀”，据《汉魏丛书》、《学津讨原》、《四部丛刊》诸本改。

【译文】

昆明池用玉石雕刻成鲸鱼，每当打雷下雨的时候，玉鱼经常鸣叫，鱼鳍鱼尾都摆动起来。汉代祭祀玉鱼，以求雨，往往能应验。

28. 上林名果异木^①

【题解】

汉武帝以秦代旧苑为基础，扩建成上林苑，供皇帝春秋打猎。周围三百里，离宫七十所，苑中珍禽奇兽，名果异木，令人叹为观止。西汉赋家司马相如作有《上林赋》，铺叙其中的丰富物产和万千景观，宣扬了汉帝国的赫赫声威。这一段所描写的上林名果异木，大多数都能在《上林赋》以及汉晋人其它有关上林苑的记载得到印证。

【原文】

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②，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者^③。梨十：紫梨、青梨（实大），芳梨（实小）、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出琅邪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献）、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东王梨（出海中）、紫条梨^④。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棣枣、赤心枣、西王母枣（出昆仑山）^⑤。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峯阳栗（峯阳都尉曹龙所献，大如拳）^⑥。桃十：秦桃、榭桃、绀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樱桃、含桃^⑦。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出鲁）、羌李、燕李、蜜李、侯李^⑧。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绿柰（花绿色）^⑨。查三：蜜查、羌查、猴查^⑩。棓三：青棓、赤叶棓、乌棓^⑪。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⑫。梅七：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⑬。杏二：文杏（材有文采）、蓬菜杏（东郡都尉干吉所献。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⑭。桐三：椅桐、梧桐、荆桐^⑮。林檎十株^⑯。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棃十株^⑰。白银树十株。黄银树十株^⑱。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长生树十株。万年长生树十株^⑲。扶老木十株^⑳。守宫槐十株^㉑。金明树二十株。摇风树十株。鸣风树十株。琉璃树七株。池离树十株，离婆树十株。白俞、梅杜、梅桂、蜀漆树十株^㉒。楠四株^㉓。枳七株^㉔。栝十株^㉕。楔四

株²⁶。枫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²⁷。邻人石琮就余求借²⁸，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²⁹。

【注释】

①此条之片断亦见《三辅黄图》、旧题梁任昉《述异记》上，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六《广动植之一》。

②远方：指边境属国和毗邻诸国。

③标：原作“標”，二字通。

④“实大”二字原为双行小字夹注，今排为单行，并加括号以区别之，下同。大谷：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以产梨著名。缥(piāo 漂)：淡青色。缥叶梨、金叶梨：抱经堂本注云：“案《太平御览》作‘缥带梨’、‘金柯梨’。”琅邪：郡名，秦置，西汉郡治东武（今山东诸城），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半岛东南部。太守：郡的行政长官。王野、王唐：人名，事迹不详。又王唐，抱经堂本作王堂。瀚海：西汉时代北方的海名，在今蒙古高原东北境，大约即今呼伦湖与贝加尔湖。东王梨：抱经堂本注云：“《御览》‘东王梨’作‘青玉梨’。”小注：“出海中。”抱经堂本作“出东海中。”《校注》：“它书所引，皆不足十种。《御览》九六九所引另有‘青玉梨’，为本书现存各本所无。”“青玉梨”殆即“东王梨”之讹。《校注》误。东王指神话中的仙人东王公，与西王母并称，领男仙，掌诸仙名籍，据《神异经·东荒经》记载，他居住在东荒山大石室中。

⑤玉门：地名，在今河西走廊西部，汉废玉门关屯戍置玉门县，1958年并入今玉门市，属甘肃省。棣(yīng 颖)枣：枣的一种。即软枣，《齐民要术》四“种枣”条引“棣”作“丹”。西王母枣：《校注》：“各本原作‘西王枣’，《齐民要术》引作‘王母枣’，今据《御览》六九五所引改。”西王母是神话传说中居住在昆仑山上的女神。此枣因传说出于昆仑山，故名西王母枣。

⑥侯栗：一种良种栗。榛(zhēn 真)栗：即榛子，榛的果实如栗而小，故名。峯(yì 义)阳：地名，在今山东邹县东南。都尉：或作郡尉，官名，一般辅佐郡守，分管全郡军事或临时执行某一专门职务。《校注》：“秦汉无峯阳郡，此处所记‘峯阳都尉’恐有误。”《御览》九六四引作：“峯阳太守。”

⑦秦桃：秦地出产的桃，秦指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楸(st 思)桃：即山桃，又名毛桃，小而多毛，其仁充满多脂。绀(xiāng 箱)：浅黄色。绀核

桃:《齐民要术》四“种桃柰”引《西京杂记》作:“核桃、樱桃、细桃”,似以细核桃为细桃、核桃二种。金城:汉郡名,昭帝始元六年(前81)置,郡治允吾,故城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黄河北岸。绉叶桃:《齐民要术》引作:“绉带桃。”

胡桃:即核桃,传为张骞通西域时传入,故名。含桃:樱桃的别名。《礼记·月令》:“羞以含桃。”郑注:“今之樱桃。”《本草纲目》三〇《樱桃》:“其颗如婴珠,故谓之樱。而许慎作莺桃,云莺所含食,故又曰含桃。”《校注》:“含桃应为‘樱桃’之注文,误入正文者,《说郛》明钞本作‘桃九’为是。”可备一说。

⑧车下李:即郁李。《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郭璞曰:‘郁,车下李也。’”含枝李:或作“合枝李。”颜渊:字子渊,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即颜回(前521~前490),好学,安贫乐道,在孔门以德行著称。鲁:地名,指今山东南部一带。此枣出于鲁,故以鲁人颜渊为名。羌(qiāng 枪):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燕(yān 淹):地名,指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一带。蜜:古代史称南方部族为蜜,也引申为指南方。侯李:抱经堂本作“猴李”。

⑨柰(hài 奈):果木名。苹果的一种,《本草纲目》三〇谓柰有白、赤、青三色。

⑩楂(zhā 渣):又作“楂”,山楂。蜜楂:即榲楂,山楂的一种,原产吴越,故名。羌楂:山楂的一种,产于羌地。猴楂:山楂的一种,生于山原茅林中,猴鼠喜吃,故名。

⑪棹(bēi 卑):果木名,柿的一种。今称油柿。

⑫棠:果木名。象梨树,故称棠梨。赤棠、白棠、青棠各以其果子之颜色得名。沙棠:《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花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

⑬紫叶梅:或作“紫蒂梅”。燕梅:或作“燕脂梅。”猴梅:或作侯梅。

⑭文杏:杏的一种,由中亚传入我国。蓬莱:古代传说中的仙山,位于东海之中。东郡:郡名,太守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县南),都尉治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按旧题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东海郡尉于台有杏一株,花朵五色,六出。”东海为汉代郡名,太守治剡(今山东剡城县),都尉治费(今山东费县)。《校注》以东海、东郡地皆近海,但东郡离渤海较近,当作东郡为是。干吉:或作“于吉”,又作“于台”,人名,生平不详。出:花瓣。

⑮椅桐:即今白桐、泡桐。荆桐:未详。

⑯林檎(qín 琴):果名,即沙果,亦称花红、来禽。

⑰棣(tíng 亭):果木名,即山梨,是一种野梨。

⑱“白银树十株”两句:白银树、黄银树,皆树名,所指未详,诸如此类之

树名,《校注》疑为时人“制为美名,以标奇丽”,其说甚是,故不可以文害意。

⑲万年长生树:即冬青树,一说指樟树。

⑳扶老木:木名,因其可作手杖扶持老人,故名。

㉑守宫槐:槐树的一种,其叶夜开昼合。

㉒白俞:或作“白榆”,榆树的一种,又名“粉”。梅杜,木名,疑亦杜(棠梨)一类。梅桂:未详,一说指岩桂。梅,音义不详。

㉓楠(nán 南):树名,即楠木。其木材坚固名贵。

㉔枞(cōng 聪):树名,即冷杉。

㉕栝(guā 瓜):树名,即桧树,亦称圆柏。

㉖楔(xiē 些):一种像松而有刺的树。

㉗余:本书托名刘歆撰,余当即刘歆自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六《广动植之一》云:“葛稚川尝就上林令鱼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十余种。”认为“余”指葛洪。上林令:管理上林苑的官员。虞渊:人名,事迹不详。《酉阳杂俎》作“鱼泉”,盖避唐讳而改。又“二十”乃“二千”之讹。

㉘石琼:人名,生平不详。

㉙篇右:古代书册自右向左书写,“篇右”即今所谓“前文”、“上文”。

【译文】

汉武帝开始修建上林苑的时候,群臣和远方藩国,各自献上了名贵的果子和奇异的树木,也有起一个好听的名字,以标榜珍奇绮丽的。梨树十种:紫梨、青梨(果实大)、芳梨(果实小)、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出自琅邪郡王野家,是太守王唐献上来的)、瀚海梨(出自瀚海以北,耐寒,不会枯萎)、东王梨(出海中)、紫条梨。枣树七种: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棗枣、赤心枣、西王母枣(出自昆仑山)。栗树四种:侯栗、榛栗、瑰栗、峯阳栗(是峯阳都尉曹龙献来的,像拳头那么大)。桃树十种:秦桃、橈桃、绀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下霜后就可以吃了)、胡桃(出自西域)、樱桃、含桃。李树十五种: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出自鲁地)、羌李、燕李、蛮李、侯李。柰树三种:白柰、紫柰(花紫色)、绿柰(花绿色)。山楂树三种:蛮楂、羌楂、猴楂。棹树三种:青棹、

赤叶棹、乌棹。棠梨树四种：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树七种：朱梅、紫叶梅、紫花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杏树二种：文杏（树上有文采）、蓬莱杏（东郡郡尉干吉献来的。一棵杏树上的花交杂了多种颜色，六个花瓣，据说是仙人吃的）。桐树三种：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棵。枇杷十棵。橙十棵。安石榴十棵。棹十棵。白银树十棵。黄银树十棵。槐树六百四十棵。千年长生树十棵。万年长生树十棵。扶老树十棵。守宫槐十棵。金明树二十棵。摇风树十棵。鸣凤树十棵。琉璃树七棵。池离树十棵。离娄树十棵。白榆、梅杜、梅桂、蜀漆树十棵。楠树四棵。枞树七棵。桧树十棵。楔树四棵。枫树四棵。

我从上林令虞渊那里得到朝臣进献上来的各种草木名二千多种。邻居石琼向我求借，后来全部丢掉了。现在把我所记得的写出来，列在上面。

29. 常满灯 被中香炉

【题解】

常满灯、被中香炉、九层博山香炉、七轮扇等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惊人的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其设计之巧，工艺之精，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很令人赞叹的。

【原文】

长安巧匠丁缓者^①，为常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连藕之奇^②。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③，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④。为机环^⑤，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

炉⑥，镂为奇禽怪兽⑦，穷诸灵异⑧，皆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⑨，连七轮，大皆径丈⑩，相连续，一人运之⑪，满堂寒颤⑫。

【注释】

- ①丁缓：参见第25条注②。
- ②七龙：或作“九龙”。芙蓉：《学津讨原》本作“芙蓉”。
- ③房风：人名，生平不详。
- ④更：再，又。
- ⑤机环：机轮。
- ⑥博山：古代器物表面雕刻作重叠山形的装饰，称为博山。博山香炉多用铜制，故又称“铜博山”。
- ⑦镂(lǒu 楼)：雕刻。
- ⑧穷：极尽，终极。
- ⑨“又作”以下，《四部丛刊》本，《说郛》本另为一条。
- ⑩径丈：或作“径尺”。
- ⑪运：转动。
- ⑫寒颤：或作“寒凛”。

【译文】

长安有位能工巧匠叫丁缓的，做了个常满灯，灯上雕刻了七条龙、五条凤，又加上芙蓉莲藕等奇异的纹饰。他还做过卧褥香炉，又叫被中香炉。这种香炉的做法本来出自房风，后来技术失传，直到丁缓开始才又能制作。香炉上安了一种机轮，可以四周转动，但炉身却总是平直不倒，可以放在被褥中，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丁缓还做过九层博山香炉，上面刻有奇禽怪兽，极尽各种灵巧奇异之能事，并且都能自己转动。他还做过七轮扇，有七个轮子相连，轮子大得直径都超过一丈，相互衔接，一个人转动七轮扇，扇出来的风使满屋子的人都冷得发抖。

30. 飞燕昭仪赠遗之侈

【题解】

赵飞燕之妹昭仪的奢靡，在第25条中已有描述。这张礼物单中所开列的更是极尽人间珍贵稀罕之物，令人眼花缭乱，其豪奢又见一斑。

【原文】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①，遗飞燕书曰^②：

“今日嘉辰^③，贵姊懋膺洪册^④，谨上襪三十五条^⑤，以陈踊跃之心^⑥：金华紫轮帽^⑦。金华紫罗面衣^⑧。织成上襦^⑨。织成下裳^⑩。五色文绶^⑪。鸳鸯襦^⑫。鸳鸯被。鸳鸯褥^⑬。金错绣裆^⑭。七宝綦履^⑮。五色文玉环。同心七宝钗。黄金步摇^⑯。合欢圆珰^⑰。琥珀枕。龟文枕。珊瑚玦^⑱。马脑珥^⑲。云母扇^⑳。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㉑。五明扇^㉒。云母屏风^㉓。琉璃屏风。五层金博山香炉。回风扇^㉔。椰叶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㉕。沉水香^㉖。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㉗。九真雄麝香^㉘。七枝灯^㉙。”

【注释】

①“赵飞燕为皇后”两句：赵飞燕、女弟，见第25条注①。

②遗(wèi 味)：送。

③嘉辰：美好的日子。

④燃(mào 冒):通“茂”,盛大。 膺:承当接受。 洪:大。洪册,指册封皇后的仪式。贵、懋、洪都是古文中常见的礼节性褒美用词。

⑤谨:这里表示恭敬之意。 襚(suì 遂):原指赠给死者的衣物,后泛指赠人的礼物。

⑥陈:表达。 踊跃:欢欣雀跃的样子。

⑦金华:同“金花”。 紫轮:紫色的圆边。

⑧紫罗:或作“紫轮”。 面衣:远行御寒之物。宋高承《事物纪原》三《冠冕首饰帷帽》:“又有面衣,前后全用紫罗为幅下垂,杂他色为四带,垂于背,为女子远行乘马之用,亦曰面帽。”

⑨织成:见第17条注⑨。 襦(rǔ 儒):穿在单衫外面的短袄。

⑩裳(chāng 场):古人穿的下衣。男女都穿,是裙子的一种,但与现代的裙子不一样。

⑪文:同“纹”。

⑫鸳鸯襦:绣有鸳鸯的短袄。 鸳鸯被、鸳鸯褥同。

⑬褥(rù 辱):坐卧的垫具。

⑭金错:描金、镶嵌金丝或做成金丝花饰。 裆(dāng 当):坎肩、背心之类。

⑮七宝:用多种宝物装饰的器物,泛称七宝。 綦(qí 奇):鞋带。綦履:系带的鞋子。

⑯步摇:古代妇女首饰。《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汉代步摇以金为凤,缀五彩玉珠以垂下,行步时随之动摇,故名。这种首饰最初在贵族妇女中流行,后也流行于民间。

⑰瑱(dāng 当):耳珠。

⑱玦(jué 决):开缺口的玉环。

⑲马脑驱:玛瑙制的指环。“马脑”通“玛瑙”。

⑳云母扇:云母,一种矿石。古人以此石为云之根,故有此称。此石可析成片,薄且透光,可作镜屏。云母扇指画云之扇,或指以云母装饰的扇子。

㉑九华扇:扇名。曹植《九华扇赋序》:“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汉桓帝,帝赐尚方竹扇,不方不圆,其中结成文,名曰九华。”

㉒五明扇:扇名。晋崔豹《古今注》上《舆服》:“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皇帝)不得用也。”

㉓云母屏风:画云的屏风。

②回风扇：回风，旋风。《尔雅·释天》：“回风为飘。”

③青木香：亦称南木香、广木香，香木的一种。其香气如蜜，故其本名为蜜香。

④沉香：沉香的别名，香木的一种。可从中提炼出名贵香料，黑色芳香，脂膏凝结为块，入水能沉，故曰沉香。

⑤香螺：软体动物，螺的一种。 卮(zhī之)：一种酒器。香螺卮是用香螺壳制成的酒器。

⑥九真：汉武帝平南越后所设九郡之一，治今越南河内以南，顺化以北地区。 雄麝香：雄麝腹部香腺的分泌物，干燥呈颗粒状或块状，香味强烈，是贵重香料。

⑦七枝灯：一种灯盏上环立着七个灯柱的灯具。

【译文】

赵飞燕当上皇后，她的妹妹赵昭仪住在昭阳殿，给飞燕送来一封信，信上写着：

“在今天这美好的日子里，姐姐您荣耀地受册封为皇后，我谨向您献上三十五件礼物，以略表欣喜之情：饰有金花的紫色圆边帽，饰有金花的紫色丝织面衣。织成锦做的短袄。织成锦做的下衣。五彩花纹的丝带。绣有鸳鸯的短袄。绣有鸳鸯的被褥。绣有鸳鸯的褥子。错采镂金的绣花坎肩。多种宝物装饰的系带的鞋子。彩色花纹的玉环。做成同心纹饰并有多种宝石装饰的宝钗。黄金打制的步摇。有合欢花纹饰的耳珠。饰有琥珀的枕头。绣有龟背纹的枕头。珊瑚玉环。玛瑙指环。云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华扇。五明扇。画着云纹图案的屏风。用琉璃装饰的屏风。五层金博山香炉。回风扇。椰叶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壳制成的酒器(出自南海，又叫做丹螺)。九真郡出产的雄麝香。七枝灯。”

31. 宠 擅 后 宫

【题解】

飞燕姐妹同为绝色丽人，却又各具风韵。

【原文】

赵后体轻腰弱^①，善行步进退^②，女弟昭仪不能及也^③。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④。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后宫。

【注释】

①赵后：赵皇后，指赵飞燕。

②行步：走动。

③及：赶上。

④工：擅长。

【译文】

赵皇后体态轻盈，腰肢纤弱，行走姿势优雅，进退得体，她的妹妹昭仪赶不上她。但昭仪体格娇弱，肌肤丰润，讲话微笑的表情特别动人。姐妹二人姿色都如红玉，是当时的天下第一，都是后宫中最受皇上宠爱的美人。

32. 画 工 弃 市

【题解】

这段《西京杂记》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披露了昭君出塞过程中的一段内情。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师，虽国色天香，亦不为汉元帝所知，终于被遣出塞和亲。元帝见过昭君后，追悔莫及，迁怒于毛延寿，将有关画师统统杀掉。这则轶闻成为后来诗人文士们经常吟咏抒写的题材之一。在短短二百言中，西汉掖庭的黑暗，宫中画师的贪婪，元帝的昏庸和虚伪，昭君的美丽和自信，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叙事简洁又充分体现了作者谋篇布局的技巧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后半段列举汉宫画师姓名及各自的特长，也有艺术史研究上的参考价值。

【原文】

元帝后宫既多^①，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②，案图召幸之^③。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④，独王嫱不肯^⑤，遂不得见。匈奴入朝^⑥，求美人为阏氏^⑦，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⑧，帝重信于外国^⑨，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⑩，画工皆弃市^⑪，籍其家^⑫，资皆巨万^⑬。画工有杜陵毛延寿^⑭，为人形^⑮，丑

好老少必得其真^⑩。安陵陈敞^⑪，新丰刘白、龚宽^⑫，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⑬，人形好丑不逮延寿^⑭。下杜阳望亦善画^⑮，尤善布色^⑯。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师于是差稀^⑰。

【注释】

①元帝：即汉元帝（前76—前33），名刘奭，前49年～前33年在位。爱好儒术，为人优柔寡断。宠任宦官弘恭、石显等，赋役繁重，西汉由此渐衰，参看《汉书·元帝纪》。后宫：原指皇帝妃嫔所居的后庭内宫，这里指皇帝的妃嫔、姬妾、宫女等。

②画工：从事绘画的人，画师。图形：画像。

③案：同“按”。图：画人的像。幸：封建时代称被帝王所宠爱为幸。

④减：少于。

⑤王嬙：王昭君之名。《汉书》作“墙”、“墙”。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汉元帝时被选入宫。西晋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故后人又称明妃。

⑥匈奴：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散居大漠南北，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汉时常骚扰北方边境。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元帝遣昭君出塞和亲，号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其子复株鞮若鞮单于复以昭君为妻，卒葬于匈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有昭君墓，世称青冢。《汉书》的《元帝纪》、《匈奴传》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

⑦阏氏（yān zhī 烟支）：汉时匈奴王后的称号。一说匈奴单于与诸王的妻妾皆可称阏氏。

⑧名籍：名册。

⑨重：重视。信：信义、信用。

⑩穷案：穷根究底，追究到底。案，审查、追究。

⑪弃市：《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古代在闹市区处决犯人，陈尸示众，称为弃市。

⑫籍：没收入官。

⑬巨万：形容数量极大。《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费以巨万计。”司马贞《索隐》：“案：巨万犹万万也。”

⑭杜陵：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西汉元康元年（前65）改杜县置，

汉宣帝筑陵于此，乃改名杜陵。毛延寿：汉宫廷画师，事迹仅见《西京杂记》。下文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诸人同此。

⑮为：画。人形：人像。

⑯得其真：逼真。

⑰安陵：汉代县名，属右扶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

⑱新丰：汉代县名，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汉高祖七年（前200），因太上皇思乡，遂在此地按其故乡丰县街市道路的格局筑城，并迁丰县人来此居住，故称新丰。参看第41条。

⑲众势：各种姿势、神态。“众势”或作“亦有”。则上句断自“飞鸟”后，按：似作“众势”于文意为佳。

⑳不逮：不如，赶不上。

㉑下杜：汉代县名，本为周代杜原城，汉宣帝于原上筑陵并置县。

㉒布色：着色，画师对画面色彩色调的设计安排。

㉓差稀：比较少。差：比较、略微。

【译文】

汉元帝的宫女已经很多，不能经常召见她们，就命令画师把宫女们的长相画下来，再依据画像来召幸宫女。宫女们全都贿赂画师，多的十万铜钱，少的也不下五万铜钱，只有王嫱不肯行贿，因而不被元帝召幸。匈奴王到中原来朝觐皇上，想找一个美女作匈奴王后。于是皇上根据宫女们的画像，决定让王昭君出塞和亲。临行时，召见了昭君，昭君的相貌在后宫数第一，对答得体，风度娴静优雅，元帝后悔了。可是名单已经定下来了，元帝觉得与外国来往要注重信用，所以不再换人。过后就穷根究底地追查这件事，宫中的画师全部被杀，弃尸于市。抄没了画师的家，家财都不计其数。画师中有一个杜陵县人毛延寿，他善于画人像，无论长相美丑岁数大小，都画得十分逼真。安陵县的陈敞、新丰县的刘白、龚宽都精于画牛马飞鸟的各种姿态，但画人像美丑不如毛延寿逼真。下杜县的阳望也善于绘画，尤其善于画面着色。樊育也善于画面的着色。这些人同一天被杀，陈尸示众。京城里的画师就稍微少些了。

33. 东方朔设奇救乳母^①

【题解】

在历史上，汉武帝是一个以雄才大略而经常受到歌颂的君王。本段通过汉武帝欲杀乳母、而东方朔设计相救的故事，讽刺了这个圣明皇帝残忍、自私和刚愎自用的一面，同时赞扬了东方朔的机智、勇敢和富于同情心。

【原文】

武帝欲杀乳母^②，乳母告急于东方朔^③。朔曰：“帝忍而愎^④，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⑤”。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邪！”帝怆然^⑥，遂舍之。

【注释】

①《史记·滑稽列传》：“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所记情节与本则略有出入，疑为本则记事之所本。又本则原题“方朔设奇救乳母”。按东方朔复姓东方，名朔，以“方朔”称之，犹称司马相如为“马相如”，不足为训。

②武帝：即汉武帝（前156—前87），名刘彻。汉景帝之子，前140年～前87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是西汉的鼎盛时代。《汉书》

有《武帝纪》。乳母：奶娘。

③告急：在危急时向人求救。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时待诏金马门，官至太中大夫。朔性滑稽诙谐，机智善辩，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机灵巧妙的故事。又工辞赋，传世名篇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汉书》有传。《史记》见《滑稽列传》。

④忍：残忍。愎(bì)：刚愎自用。

⑤设奇：安排奇计。激：使人感动。

⑥怆然：悲伤。

【译文】

汉武帝要杀他的奶娘。当此紧急关头，奶娘向东方朔求救。东方朔说：“皇帝生性残忍，又刚愎自用，旁人为你说情，只会使你死得更快。你快要被押走时，只要不断地回头看我，我自当施展奇计，使皇帝受到感动。”奶娘按照东方朔的话行事，东方朔立在皇帝身边说道：“你只该快快走开。皇帝如今已经长大了，哪里还记得你喂养他时的恩情呢？”武帝听了很难过，就把奶娘放了。

34. 五侯鲭

【题解】

五家大贵族相互勾心斗角，争富比奢，娄护巧妙地利用这一矛盾，渔翁得利。这段故事暴露了封建贵族生活的奢侈与愚蠢的本质。侯鲭、五侯鲭后来成为美味佳肴的代称，侯鲭又转而有杂录丛钞的意思。北宋赵令时著有笔记《侯鲭录》八卷，即用这个典故为题。

【原文】

五侯不相能^①，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辩^②，传食五侯间^③，各得其欢心^④，竞致奇膳^⑤。护乃合以为鲭^⑥，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

【注释】

①五侯：汉成帝河平二年（前 27 年），封舅父王谭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时人称为五侯。不相能：互相瞧不起，不和睦。

②娄护：即楼护，字君卿，齐人，少随父行医长安，出入贵戚家。后改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为人短小精辩，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后官广汉太守，王莽时封息乡侯，列于九卿。详见《汉书·游侠传》。丰辩：能言善辩。

③传食：轮流就食。

④各得其欢心：《汉书·游侠传》：“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宾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护尽入其门，咸得欢心。”

⑤致：送来。膳：饭菜。

⑥鲭（zhēng 征）：同“脍（zhēng 征）”，把鱼肉合在一起烹煮而成的食品。五侯鲭就是把五侯送的饭菜合在一起煮出来的食品。《裴子语林》：“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饷为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

【译文】

五个侯爷彼此瞧不起，门下宾客也不能相互往来。娄护能言善辩，在五个侯爷之间转来转去混饭吃，却能赢得每位侯爷的欢心，五位侯爷争着给他送来珍奇的美味佳肴。娄护就把这些菜肴在一起煮成鲭，世人把它叫做五侯鲭，看成是一道美妙的菜肴。

35. 公孙弘粟饭布被

【题解】

关于公孙弘是否吝啬矫情，《汉书·公孙弘传》（《史记·平津侯列传》略同）也曾谈到：“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与本则所记情节不同，对公孙弘的评价也几乎截然相反，这很可能是信息来源渠道不同所致。

【原文】

公孙弘起家徒步^①，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②。弘食以脱粟饭^③，覆以布被^④。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⑤？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⑥，外衣麻枲^⑦，内厨五鼎^⑧，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⑨。”于是朝廷疑其矫焉^⑩。弘叹曰：“宁逢恶宾^⑪，无逢故人^⑫。”

【注释】

①公孙弘（前200～前121）：字季，菑川薛（今山东滕县南）人。少为狱吏，年四十余始学《春秋公羊传》。元光五年（前130），应贤良文学征，拜博士。弘为人外宽内严，雅好儒术，又熟习文法吏治，深受武帝宠信，元朔初由御史大夫迁任丞相，封平津侯。《史记》、《汉书》有传。起家：离家出来当官。

徒步：步行。《墨子·鲁问》：“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后用以指平

民，因古时平民出行无车，只能依靠徒步。起家徒步：等于说出身平民。

②故人：旧交。高贺：或作“齐贺”，事迹未详。从：随从。

③食：提供膳食，供养。脱粟饭：糙米，粗粮。《史记·平津侯列传》：“食一肉，脱粟之饭。”《索隐》：“脱粟，才脱谷而已，言不精凿也。”

④覆：盖。

⑤何用……为？：还有什么用？

⑥服：穿。貂（diāo刁）蝉：古代王公高官冠上的装饰物，这里喻指华丽贵重的衣服。

⑦衣：穿。枲（xǐ洗）：粗麻。麻枲：指极粗劣的服饰。

⑧五鼎：鼎是古代食器，古代富贵人家皆列鼎而食。《汉书·主父偃传》：“丈夫生不鼎食。”颜注引张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鱼、麋也。诸侯五，卿大夫三”。《校注》：“公孙弘位列丞相，只当三鼎。五鼎而食，言是生活奢侈、僭越。”

⑨示：给人看。这里是做表率的意思。

⑩矫：矫情，虚伪做作。

⑪恶宾：不好侍候、不易接待的宾客。

⑫无逢：或作“不逢”。

【译文】

公孙弘出身平民，后来当上了宰相。老朋友高贺跟着他。公孙弘给高贺吃糙米饭，盖布缝的被子。高贺不满地说：“老朋友发大财当大官又有什么用？糙米饭、布被子，我自家也有。”公孙弘听了很惭愧。高贺告诉人说：“公孙弘里面穿华贵的衣料，外面套着粗麻布做的衣服；里面排列五口鼎大吃大喝，外面却只做一道菜。这样怎么可以给天下人做表率呢？”于是朝廷怀疑公孙弘虚伪造作。公孙弘感慨地说：“我宁愿碰上那些不好侍候的坏客人，也不要再遇到高贺这样的老朋友。”

36. 文帝良马九乘

【题解】

这段文字介绍了汉文帝蓄养的九匹骏马(九逸)及其御者的情况。九逸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从中可以想见它们的风采。

【原文】

文帝自代还^①,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②,一名赤电^③,一名绝群^④,一名逸骠^⑤,一名紫燕骝^⑥,一名绿螭骢^⑦,一名龙子^⑧,一名麟驹^⑨,一名绝尘^⑩,号为九逸^⑪。有来宣能御^⑫,代王号为王良^⑬,俱还代邸^⑭。

【注释】

①文帝:汉文帝(前202~前157),名刘恒,汉高祖刘邦子,初立为代王。周勃、陈平等平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帝。在位期间与民休息,使经济渐次恢复发展,政治稳定,史称其与子景帝二代为文景之治。《史记》、《汉书》有本纪。代:汉初同姓九国之一,都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汉书·文帝纪》:“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代地以出产骏马著名。《韩诗外传》:“代马依北风。”《文选》卷二九曹植《朔风》:“愿骋代马,倏忽北徂。”

②浮云:比喻骏马神态飘逸。

③赤电:赤描写马的毛色,电形容其速度。

④绝群:形容其出类拔萃。

⑤逸骠:飞奔的骏马。骠(piào票):《说文解字》十上:“骠,黄马,发白色”。

⑥紫燕骝:描绘其奔走如飞燕。骝(liú留):黑鬣黑尾的红马。

⑦绿螭骢:螭(lí离),《说文解字》十三上:“螭若龙而黄”。骢(cōng聪),《说文解字》十上:“马青白杂毛也。”

⑧龙子:形容骏马神态非凡,如龙的后代。

⑨麟驹:形容骏马气度像麒麟的后代。

⑩绝尘:形容马奔跑神速。

⑪九逸:九匹骏马。

⑫来宣:御者名,事迹无考。御:驾驭车马。

⑬代王:汉文帝登基前为代王。王良:春秋时晋国人,善于御马。《孟子·滕文公下》:“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淮南子·览冥》:“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

⑭代邸(dǐ底):《汉书·文帝纪》:“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代王谢曰:‘至邸而议之。’”颜师古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音丁礼反。”

【译文】

汉文帝从代国回到京城,带了九匹好马,都是天下的骏马。一匹名叫浮云,一匹名叫赤电,一匹名叫绝群,一匹名叫逸骠,一匹名叫紫燕骝,一匹名叫绿螭骢,一匹名叫龙子,一匹名叫麟驹,一匹名叫绝尘,统称为九逸。有个叫来宣的善于驾驭这些骏马,代王把他叫做王良,与他一起回到了代国设在京城的府邸。

37. 武帝马饰之盛

【题解】

这里记述的汉武帝时候人们对马笼头马鞍等的奢侈讲究,体现了西汉时代劳动人民精湛高超的工艺水平。而这些,是以当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富足为背景和基础的。

【原文】

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鞮^①，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②，白光琉璃为鞍^③。鞍在闇室中常照十余丈^④，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⑤，竞加雕镂^⑥，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⑦，紫金为华^⑧，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以铃铎^⑨，饰以流苏^⑩，走则如撞钟磬^⑪，若飞幡葆^⑫。后得贰师天马^⑬，帝以玫瑰石为鞍^⑭，镂以金银綸石^⑮，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⑯，后稍以熊黑皮为之^⑰。熊黑毛有绿光，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孙有百余双^⑱，诏使献二十枚。

【注释】

①身毒国：古代对印度的音译。详见第17条注①。 鞮：无嚼口的马笼头。

②马瑙石：即玛瑙石，宝石的一种，实为玉髓矿物，质地坚硬，颜色光美，可作器皿，又是华贵的装饰品。勒：有嚼口的马络头。《仪礼·既夕礼》：“纓轡贝勒”。

③琉璃：天然的发光的宝石，亦作璧流离。《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璧流离。”注引孟康：“流离青色如玉。”

④闇(ǎn暗)：同“暗”。

⑤鞍马：马鞍和马。

⑥雕：彩画装饰。 镂(lòu漏)：雕刻。

⑦蜃(shèn)：大蛤蜊。《国语·晋》九：“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注：“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类。” 珂(kē柯)：马笼头上的装饰品。服虔《通俗文》：“凡勒饰曰珂。”

⑧紫金：紫磨金，一种精美的金子。明曹昭《新增格古要论》卷六《紫金》：“古云半两钱，即紫金。今人用赤铜和黄金为之，然世人未尝见真紫金也。”

华：同“花”。

⑨𦨇(hè聂)：铃的一种。

⑩流苏：《文选》卷三汉张衡《东京赋》：“駉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注：“流苏，五采毛杂之以马饰而垂之”。即用各色羽毛或丝线制成的装饰车马帟帐等的穗子。

⑪磬(qìng庆)：石制的敲击乐器。

⑫幡(fān番)葆：车盖上的旗子。幡通“旛”，旗帜。葆：车盖。《礼·杂记》下：“匠人执羽葆御柩。”疏：“葆，谓盖也。”《校注》：“若飞幡葆”前有“动”字。

⑬贰师：地名。在今吉尔吉斯西南部马尔哈马特。西汉时大宛国藏善马于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征，获得善马。见《汉书·李广利传》。天马：骏马。《史记·大宛列传》：“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两仪’，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⑭玟(mīn民)：质次于玉的美石。珣(guī龟)：同“瑰”，玉石。

⑮输(tōu偷)石：黄铜。《玉篇》：“输，石似金也。”按：输是铜矿石的一种，属自然铜。

⑯地：质地，底色。蔽泥：即障泥，垫在马鞍之下，垂于马腹两侧，用以遮挡尘土的马具。

⑰稍：逐渐。黑(pí皮)：《尔雅·释兽》：“黑，如熊，黄白文。”注：“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曰貘熊。”

⑱卓王孙：西汉临邛大富豪，有僮仆八百人，曾招司马相如弹琴，其女卓文君爱相如之才，越礼私奔，王孙怒，不给资财，后乃重修翁婿之好。详《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参看第39条。

【译文】

汉武帝的时候，印度国献上连环状的马笼头，都是用白玉做成的，用玛瑙作马络头的嚼口，闪闪发光的琉璃宝石作马鞍。这种马鞍在黑暗的房间里往往能将十几丈远的地方照亮，就像白天一样。从这以后，长安开始流行马头马鞍的装饰。人们争先恐后给马装饰打扮，有时一匹马身上的饰物就价值一百斤金子。当时人都用南海出产的白蛤蜊作马笼头上的饰物，又用紫磨金制成花儿，

挂在马笼头上。又嫌这些东西不会发出响声,有的人又安装上铃铛,系上彩纼,马走起来就像敲钟击磬一样发出清亮的响声,彩纼像车盖上的旗帜一样在风中飞扬。后来,汉武帝得到了从貳师缴来的骏马,用美丽的玉石作马鞍,用金银黄铜等雕刻成图案,用底为绿色的五彩锦锻作障泥,后来逐渐用熊黑皮作障泥。熊黑毛发着绿光,都有两尺长,价值一百斤金子。这样的障泥卓王孙有一百多双,皇帝下诏命令他献上二十只来。

38. 茂陵宝剑

【题解】

这柄宝剑大约即是在茂陵发现的,献剑的意图不外请赏和颂圣两端。

【原文】

昭帝时^①,茂陵家人献宝剑^②,上铭曰:“直千金,寿万岁^③。”

【注释】

①昭帝:汉昭帝(前94~前74),名刘弗陵,汉武帝少子,前87~前74年在位,由霍光、桑弘羊等辅政,详见《汉书·昭帝纪》。

②茂陵:古县名。汉武帝的陵墓所在,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汉书·武帝纪》:“(后元二年)三月甲申,葬茂陵。”颜师古注引臣瓚曰:“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也。”家人:仆役。《汉书·辕固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注:“家人,言僮隶之属。”这里可能是指看守陵墓的僮隶。

③寿:祝人长寿。

【译文】

汉昭帝的时候，茂陵的仆役献上一柄宝剑，上面的铭文刻着：“此剑值一千斤金子，敬祝皇上万寿无疆。”

39. 相 如 死 渴

【题解】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临邛卓家宴席之一见钟情，后背叛礼教而私奔成都。卓王孙不肯接济。他们生活贫困，就卖酒洗盘以谋生。卓王孙觉得有失他的脸面，只好分一部分家财给他们。《史记》、《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也记载了这一故事，所不同的是，《史》、《汉》谓回到临邛卖酒，而《杂记》则谓在成都。《杂记》对文君美貌和相如死因的叙述，也自成一家之说。本则描写这对才子佳人的这段风流韵事，文笔生动，传诵极广，其中如当垆涤器、犊鼻褌、远山眉、芙蓉面都成了后代文学创作中经常用的典故。

【原文】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①，居贫愁懣^②，以所著鹔鹑裘就市人阳昌贳酒^③，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④：“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⑤！”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著犊鼻褌涤器^⑥，以耻王孙^⑦。王孙果以为病^⑧，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⑨，眉色如望远山^⑩，脸际常若芙蓉^⑪，肌肤柔滑如脂^⑫。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⑬。长卿素有消渴疾^⑭，及还成都^⑮，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⑯。

乃作《美人赋》^⑦，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⑧，传于世。

【注释】

①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成都(今属四川)人,因献赋汉武帝而被任命为郎,又通使邛、笮有功。相如是汉代著名文学家,擅长辞赋创作,著有《子虚》、《上林》、《大人》等赋与《谕巴蜀檄》等,传诵于世。卓文君: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女,卓王孙招相如宴饮弹琴,时文君新寡家居,爱相如之才而私奔,从临邛回到相如的故乡成都。参见《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传》。

②居贫:生活贫困。 愁懣:忧愁郁闷。

③著:穿。 鹇鹇(sù shuāng肃霜):亦作“鹇鹇(shuāng霜)”,水鸟,雁的一种,羽毛可制为裘。《楚辞·大招》:“鸿鹄代游,曼鹇鹇只。”洪兴祖补注:“鹇鹇,长颈绿身,其形似雁。一曰凤凰别名。” 就:向。 市人:市民。 贲(shì世):赊欠。

④抱颈:即抱头。

⑤乃:却,竟然。

⑥犛鼻褌(kūn昆):短裤,一说围裙。《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身自著犛鼻褌。”《集解》引韦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犛鼻矣。称此者,言其无耻也。今铜印言犛组,此其类矣。” 涤:洗。 器:器皿,指碗盘之类。

⑦耻:使人羞愧难堪。

⑧病:耻辱。《仪礼·士冠礼》:“宾对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辞。”注:“病,犹辱也。”

⑨姣好:长相美丽。

⑩眉色:眉间的黛色。此句是眉山这个典故的出处。

⑪脸际:面颊边。

⑫脂:油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礼记·内则》:“脂,膏,以膏之。”《疏》:“凝者为脂,释者为膏。”

⑬悦:喜爱。 越礼:违反礼教。

⑭素:素来。 消渴疾:《素问奇病论》:“脾痺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现代研究认为消渴疾即糖尿病,晚期患者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症状。

⑮及还成都：按《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这是相如夫妻得到卓王孙给的钱物后二次返回成都。此益可证前文“谋于成都卖酒”应是“谋于临邛卖酒”之误。

⑯痼(gù)疾：积久难治的病。

⑰《美人赋》：此赋今存，见《古文苑》、《艺文类聚》卷十七、《初学记》卷十九。赋假设相如游于梁王门下，邹阳向梁王进谏，说相如好色不忠，游于后宫多有不便，相如乃作赋以自解。此赋笔法模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西京杂记》认为作此赋意在自我讽刺，似与全赋主旨不合，恐未足信。

⑱谏(lèi)：哀悼死者的一种文体。陆机《文赋》：“谏缠绵而凄怆”。按卓文君写的这篇谏今已失传。《全汉文》卷五十七据明梅鼎祚《西汉文纪》辑有卓文君《司马相如谏》，严可均考辨其为伪作，系出后人依托。

【译文】

司马相如刚和卓文君一起回到成都的时候，生活贫困，为此发愁苦闷，把自己身上穿的鹔鹕裘衣向市民阳昌赊酒，跟文君借酒消愁。喝过酒，文君抱头痛哭道：“我生来富裕，不愁吃穿，而今竟沦落到用穿的裘衣赊酒喝！”两人就在一起商量在成都开店卖酒。相如亲自扎着围裙洗碗盘，以便让卓王孙感到难堪。王孙果然觉得这是他的耻辱，就给了文君很多财物，文君一下子变成了有钱人。文君长得漂亮，眉毛的颜色仿佛遥望中的远山，两颊边总像盛开的荷花，皮肤细腻光滑，有如油脂。她十七岁就守寡，为人放诞风流，所以爱上了相如的才华，违抗礼教而跟他私奔。相如早就有糖尿病，待到又回到了成都，因贪恋文君的姿色，引发了这个久治不愈的老病症。于是他写了一篇《美人赋》，想以此规劝自己，但终究改不掉对文君的迷恋，最后死于这种病。文君写文章哀悼他，文章在世上流传。

40. 赵 后 淫 乱

【题解】

在封建社会，不仅帝王将相生活糜烂，贵族妇女中也时有淫乱之人。赵飞燕身为皇后，又擅宠于后宫，却如此荒淫无度。这一方面体现了她感情生活的贫乏，另一方面也表明“有子”对她的地位与固宠是多么重要。相比之下，她自身的地位和价值显得多么虚幻可怜，多么无足轻重。

【原文】

庆安世年十五^①，为成帝侍郎^②。善敲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③。赵后悦之^④，白上^⑤，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⑥。常著轻丝履^⑦，招风扇^⑧，紫绋裘^⑨，与后同居处，欲有子，而终无胤嗣^⑩。赵后自以无子，常托以祈祷，别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辎车载轻薄少年^⑪，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无时休息。有疲惫者，辄差代之，而卒无子^⑫。

【注释】

①庆安世：人名，生平不详。

②成帝：汉成帝，见第23条注①。侍郎：官名。秦汉时郎中令的属官，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尚书属官初任称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

③《双凤》、《离鸾》：琴曲名，属杂曲。

④赵后：即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见第25条注①。悦：喜欢。

⑤白:禀告。

⑥绝:极其,极度。 见:被。

⑦轻丝履:面子用丝编织成的轻软的鞋。

⑧招风扇:羽扇名,以轻便招风名。

⑨绋(tí提):一种粗厚光滑的丝织品。

⑩胤(kuāng匡)嗣:子孙,后人。

⑪骈(píng平)车:见第11条注⑤。《飞燕外传》:“赵后飞燕所通官奴燕赤风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即所谓“轻薄少年”之一。

⑫而卒无子:《汉书·外戚传》:“(赵后)姊弟专宠十余年,卒皆无子。”

【译文】

庆安世十五岁,当上成帝的内廷侍从官,他擅长弹琴,能弹奏《双凤》、《离鸾》等琴曲。赵皇后喜欢他,禀告皇上,让庆安世得以进出内庭,极受赵皇后的宠爱。庆安世常常穿着轻软丝面鞋,摇着招风扇,身着紫色丝衣皮袄,和皇后同住一起,想有个孩子,却终究没有生出一个后代。赵皇后因自己没有儿子,常常以祈祷生子为假托,另开一间房屋,除贴身的侍婢外,没人能进去,皇上也不能进到这里。用带帷幔的小车载着轻薄少年,穿上女子衣服,进入后宫,每天达数十人,与赵皇后淫乱通奸,一刻也不停歇。若有疲劳倦怠的,就派人替换,但最终还是生不出儿子。

41. 作新丰移旧社

【题解】

刘邦为取悦太上皇,不惜人力、物力,营建新丰,不仅移来了旧人旧景,而且整个街道、房屋、布局与原来毫无二致,以至出现了“放犬羊鸡鸭于道涂,亦竟识其家”的情景。这是城市建筑规划史上空前的创举,也是令人叹服的奇趣之事。

【原文】

太上皇徙长安^①，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②，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③，酤酒卖饼^④，斗鸡蹴鞠^⑤，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⑥，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⑦。高祖少时，常祭粉榆之社^⑧，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⑨，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⑩，亦竟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⑪。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⑫，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⑬。

【注释】

①太上皇：皇帝的父亲。这里指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徙：移居。

②窃：私下，暗地里。因：依靠，通过。

③屠贩：屠户和商贩。

④酤(gū)酒：卖酒。

⑤斗鸡：使鸡相斗为戏。蹴鞠(cù jū促居)：古代军队中习武的游戏，类似现在的踢足球。蹴：踢。鞠：同“鞠”，一种以柔物实心的皮球。

⑥新丰：见第32条注⑬。

⑦衣冠子弟：指士大夫及官绅子弟。

⑧常：同“尝”，曾经。粉榆：刘邦为丰邑粉榆乡人。初起兵时，曾祈祷于粉榆之社。社：社神，土地神。亦指神庙。

⑨衢：四通八达的道路。栋宇：泛指房屋。栋，屋之正中。宇，屋之四垂。

⑩通涂：大路。

⑪胡宽：工匠名，生平不详。

⑫德：感激。

⑬致：送达。

【译文】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迁居长安后，住在深宫大院中，心里却凄凉悲伤，高兴不起来。高祖刘邦暗地里通过他身边的人去打听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因为太上皇平生所爱好的，都是些干屠户商贩、卖酒卖饼的年轻人，斗鸡踢球，从中取乐。而现在这些全没有了，所以不快活。高祖便营建新的丰邑，迁来丰邑的旧居民充实新丰，太上皇才高兴起来。所以新丰多无赖子弟，这是因为没有士大夫及官绅子弟的缘故。高祖年轻时，曾祭过粉榆乡的社神。到迁移新丰时，社庙也还立在那儿。高祖建好新丰之后，将旧的社庙也一块移来，新丰的大街小巷房屋栋梁，风物景色一概照旧。男女老幼，相携路口，都认得各自的家。把狗羊鸡鸭等放到大路上，也竟然能认得自己的家。这是工匠胡宽所营建的。迁移到新丰来的人都很喜欢新丰与丰邑如此相似，因而感激他，所以竞相给他赏赐馈赠，一个月出头，送来的累计达百斤黄金。

42. 陵寝风帘

【题解】

陵寝的竹帘，昭阳殿的珠帘，真是生前讲究，身后也讲究。

【原文】

汉诸陵寝^①，皆以竹为帘，帘皆为水纹及龙凤之像。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珩佩之声。

【注释】

①陵寝：帝王墓地的寝庙。

②珩(héng)佩：泛指佩玉。珩：佩上部的横玉。

【译文】

汉朝各代帝王墓地的寝庙，都用竹做帘子，帘子上都刻着水纹和龙凤的图像。昭阳殿中用珠子织成帘子，风吹来了就发出响声，如同佩玉摇动的声音。

43. 扬雄梦凤作《太玄》

【题解】

《庄子》上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扬雄著《太玄经》专心致志，极其投入，以至形诸梦寐，惊动神灵，正是这则神秘故事的现代诠释。

【原文】

扬雄读书①，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②。”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之而灭。

【注释】

①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重要著作有《甘泉赋》、《羽猎赋》、《太玄》、《方言》等。其生平详见《汉书·扬雄传》。

②《玄》：此指《太玄经》。《太玄经》也称《扬子太玄经》，模仿《周易》，分八十一首，以拟六十四卦，以“玄”作为宇宙精神本原，集中反映了扬雄的哲学思想。故同“固”。《汉书·扬雄传》：“雄著《太玄》，刘歆讥之曰：‘空自苦！’”

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瓿也。”似为此则所本。

【译文】

扬雄正在读书，听到有人对他说：“不要自找苦吃了，《太玄经》本来就很难流传下去。”忽然间就不见了。扬雄写《太玄经》时，曾梦见口中吐出凤凰，凤凰停在《太玄经》上，一会儿又没有了。

44. 百 日 成 赋

【题解】

司马相如的赋是汉大赋兴盛的顶峰，确实是“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他对盛览提问的回答实可谓创作经验的总结。“赋之迹”、“赋家之心”是辞赋理论批评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研究赋史及文学批评史的学者都十分珍视这条材料，但也有学者认为司马相如这段话是后人伪托的。

【原文】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①，意思萧散^②，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③，错综古今^④，忽然如睡^⑤，焕然而兴^⑥，几百日而后成^⑦。其友人盛览^⑧，字长通，犍犍名士^⑨，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⑩，列锦绣而为质^⑪，一经一纬^⑫，一宫一商^⑬，此赋之迹也^⑭。赋家之心，苞括宇宙^⑮，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

矣^⑩。

【注释】

①司马相如：见第39条注①。《子虚》、《上林》：赋篇名。两篇前后衔接，原作一篇，见于《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传》中，题为《子虚赋》。《文选》则割裂为二篇，以前半题为《子虚赋》，后半题为《上林赋》。赋中写三个假想人物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的相互诘难和议论，从中张扬诸侯国楚、齐的苑囿之盛，铺叙天子游猎之事。

②意思：情意，心思。 萧散：闲散。

③控引：控制。

④错综：交错、综合。

⑤忽：同“惚”，恍惚，神志不清的样子。

⑥焕：光亮，鲜明。这里是指精神振作，神采奕奕。

⑦几百日而后成：几：几乎。王楙《野客丛书》卷五“相如《上林赋》”：“仆谓相如此赋决非一日所能办者，其运思缉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见，因以发挥，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请为天子游猎之赋？是知此赋已平时制下，而非一旦仓卒所能为者。《西京杂记》谓相如为《上林》《子虚赋》几百日而成，此言似可信。”按：骋辞大赋运思缉工皆颇耗费时日，故其制作较淹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张衡研《京》（指《二京赋》）以十年，左思练《都》（指《三都赋》）以一纪。”司马相如“几百日而后成”，并不算太慢，所谓“一旦仓卒所能为”之说，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⑧盛览：人名，生平不详。

⑨牂牁（zāng kē脏柯）：郡名，亦作“牂牁”、“牂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治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辖境包括贵州大部及云南东境和广西北境的一部分。

⑩綦（qí棋）组：丝带。这里比喻华丽的词藻。 文：文彩，色彩。指文章的形式方面，与质相对。

⑪列：排列剪裁。锦绣：锦是织彩为文，绣是刺绣为文，二字相连，比喻美好的事物，这里形容构思巧妙措辞工丽，意近于锦心绣口。质：本质。古代文论中用以指文章的内容、实质方面，与文相对。

⑫经：织物的纵线。纬：织物的横线。经纬在这里比喻赋的结构、章法。

⑬宫、商：古代以宫、商、角、徵、羽为五音，宫商在这里指赋的音韵声调

讲求。

⑭迹：与心相对。指创作经验中易于把握感知，可以传授的方面，如艺术形式、技巧等。而创作中的形象思维、思想感情、意念、灵感等则属于“赋家之心”，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⑮苞括：同“包括”。

⑯《绀珠集》卷二引《殷芸小说》：“扬雄谓‘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叹服不已。其友盛览问：‘赋何如其佳？’雄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成质’。雄遂著《合组》之歌，《列锦》之赋。”所记与此则不同，似因牵涉第82条而误。

【译文】

司马相如写《上林赋》、《子虚赋》时，心情闲散，不再和身外事物发生关系，他挥洒天地万物，铺叙古今人事，时而神情恍惚，仿佛昏昏欲睡，时而精神振奋，又起来接着写，几乎一百天才完成。他的朋友盛览，字长通，是犍为郡的名士，曾问司马相如如何作赋。司马相如回答说：“以丝带般华丽的词藻组成赋的文采，以锦绣般精妙的构思作为赋的内容，纵横交叉，宫商迭错，这便是作赋的技巧。赋家的心囊括宇宙万物，总览世间人物，这乃是在内心所体会出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盛览听后就写了《合组歌》、《列锦赋》，接着告退，终其一生再也不敢谈创作赋的愿望了。

45. 仲舒梦龙作《繁露》

【题解】

蛟龙非寻常之物，董仲舒梦蛟龙作《春秋繁露》，更显出它的不同凡响。这也是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论的具体演绎。

【原文】

董仲舒梦蛟龙入怀^①，乃作《春秋繁露》词^②。

【注释】

①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被汉武帝采纳,为儒学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起了重要作用。著作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②《春秋繁露》:董仲舒著,共十七卷,八十二篇。后人疑其不全出自董之手,其内容推崇公羊学,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杂凑阴阳五行学理论,提倡天人感应的学说。

【译文】

董仲舒梦见蛟龙飞入怀抱,就写成了《春秋繁露》这本书。

46. 读千赋乃能作赋

【题解】

读千赋才能作赋,实则道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功问题,与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殊途同归。

【原文】

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①。”

【注释】

①《意林》卷三引桓谭《新论·道赋》:“扬子云攻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北堂书钞》卷一百二、一百二十二,《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所引与此稍有出入。或为此则所本。

【译文】

有人问扬雄如何写赋，扬雄回答说：“读了一千篇赋，才能写赋。”

47. 闻《诗》解颐

【题解】

匡衡苦读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凿壁偷光的典故亦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激励莘莘学子发愤自强的榜样。匡衡说《诗》，人皆解颐，体现了他高超的解说技巧，这自然是他好学深思持之以恒的结果。

【原文】

匡衡字稚圭^①，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②，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③，而不求偿^④。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⑤。衡能说《诗》，^⑥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⑦。”鼎，衡小名也^⑧。时人畏服之如是^⑨，闻者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履而去^⑩，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返。

【注释】

①匡衡：东海承（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西汉经学家。擅说《诗经》，能创作文学。元帝时，任丞相，封乐安侯。成帝时，为司隶校尉王尊所劾，罢

官。《汉书》有传。

②逮：及。

③佣作：同“庸作”，受雇为人做工。

④偿：报偿。

⑤大学：大学者。《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作“大儒”。

⑥《诗》：特指《诗经》。

⑦解人颐：即使人开颜，欢笑。颐：腮、下颌。

⑧此则故事梗概亦见《汉书·匡衡传》。《传》“无说诗，匡鼎来”句注：“服虔曰：‘鼎犹言当也，若言匡且来也。’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师古曰：‘服、应二说是也。贾谊曰：‘天子春秋鼎盛’，其义亦同，而张氏之说盖穿凿矣。假有其书，乃是后人见此传云‘匡衡来’，不晓其意，妄作衡书云‘鼎白’耳。字以表德，岂人之所自称乎？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乃云匡衡小名鼎，盖绝知者之听。’”今按：颜师古之说，虽似可信，然张晏为曹魏时人，其所言亦必有所本。魏晋时人所见两汉文献中，必有记匡衡少时字鼎者，《西京杂记》此则盖亦钞录汉人旧说，非出自葛洪杜撰。

⑨畏服：敬畏，服膺。

⑩倒屣（xǐ洗）：倒穿着鞋，形容慌乱离去的情状。

【译文】

匡衡字稚圭，学习勤奋，却没有蜡烛。邻居家点着蜡烛，但照不到匡衡家中，匡衡就凿穿墙壁，让烛光透过来，把书对着烛光诵读。乡里有一大户人家，不识字，家境富裕，藏书很多，匡衡就在他家做雇工，但不要什么报酬。主人感到奇怪，问匡衡，匡衡回答说：“希望能得到主人的藏书，全部通读一遍。”主人非常感慨，就把书借给他看。匡衡终于成为一名大学者。他善于解说《诗经》，当时人为他编了顺口溜：“别再讲《诗经》，匡鼎要来了；匡衡讲《诗经》，人人开口笑。”鼎是匡衡的小名。当时人这么敬畏佩服匡衡，听匡衡讲解《诗经》的人都开颜欢笑。匡衡家乡有个人会讲解《诗经》，匡衡跟他一起讨论，对他提出质疑，那人被匡衡挫败折服了，

慌忙中倒穿着鞋跑掉了。匡衡追上说：“先生留步，听我说句话，咱们继续刚才的讨论吧。”那人说：“我已经理屈词穷了。”就离开了，没有回来。

48. 惠生叹息

【题解】

《汉书·朱云传》记载了朱云与五鹿充宗辩论《易》理的前因后果，提到了他的学生严望、严元的名字，其中没有惠庄，这一段文字可以丰富《汉书·朱云传》对此事的描述。也许，它就属于班固删略不录的那些史料吧。

【原文】

长安有儒生曰惠庄^①，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②，乃叹息曰：“蚩栗悞反能尔邪^③？吾终耻溺死沟中^④”遂裹粮从云^⑤。云与言，庄不能对，逡巡而去^⑥，拊心谓人曰^⑦：“吾口不能剧谈^⑧，此中多有。”

【注释】

①惠庄：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朱云：字游，西汉鲁（今山东南部）人，后徙平陵（治所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为人好勇任侠，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从萧望之受《论语》，元帝时与五鹿充宗辩论《易》理，折服之。为博士，迁杜陵令，云性耿直刚烈，终因事废锢，居鄠田教授诸生，卒年七十余，《汉书》有传。折角：在这里意思是挫败锋芒，使人折服的意思。“角”关合“五鹿”字面，隐喻巧妙。五鹿充宗：详见第20条注①。《汉书·朱云传》记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经过如下：“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说，元帝

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幸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斋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挂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

③蚩栗犊：兽角初生时其形如蚩如栗，蚩栗犊即初生牛犊。尔：如此，这样。邪(yé耶)：同“耶”，疑问语气词。

④溺死沟中：这里比喻一生平庸，不能出人头地。

⑤裹粮：携带粮食以备出征或远行。从：师从。

⑥逡(qūn困)巡：迟疑徘徊。

⑦拊(fǔ府)：抚摸，拍。

⑧剧谈：流畅地谈吐。

【译文】

长安有个儒生叫惠庄，听说朱云折服了五鹿充宗的“鹿角”，就叹了一口气说道：“初生牛犊反而能够做到哪！我终究以淹死沟中为耻辱。”就携带了粮食，去拜朱云为师。朱云与他谈论，惠庄回答不上来，迟疑了好久才走开。用手拍着心口对人说：“我的嘴虽然不那么能言善辩，但这心里的学问多着呢。”

49. 搔头用玉

【题解】

白居易《长恨歌》描写杨贵妃死时形象是“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本则解释了玉搔头的由来。

【原文】

武帝过李夫人^①，就取玉簪搔头^②。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③，玉价倍贵焉。

【注释】

①过：访，探望。 李夫人：汉武帝夫人，本以倡进，为武帝宠爱，其兄李延年、李广利皆因而贵幸。生昌邑哀王，早卒，武帝哀念不已，作《悼李夫人赋》。

②就：靠近。 簪：首饰，用以别住发髻，或连冠于发。 搔：抓，挠。

③搔头：簪的俗名。

【译文】

武帝去看望李夫人，他走近李夫人取下她头上的玉簪挠头发。从此以后，宫女们的搔头都用玉石打制。玉的价格成倍上涨。

50. 精弈棋裨圣教

【题解】

博奕之类，古人视为雕虫小技，而围棋等在今日已大为普及，不必再搬出“大裨圣教”的金字招牌来自卫了。

【原文】

杜陵杜夫子善弈棋①，为天下第一②。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③。”

【注释】

①杜陵：见第32条注④。 杜夫子：姓杜，生平不详。夫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

②罗根泽断此句“为天下第一”，按，《西京杂记》第25条有“巧为天下第一”，第31条有“貌为后宫第一”，则此句宜读作“为天下第一”。

③裨：增益。 圣教：儒家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的教导为圣教。

【译文】

杜陵县的杜夫子擅长围棋，是当时全国第一。有人讥笑他浪费光阴，夫子说：“精通棋理，完全可以大大地有益于圣教。”

51. 弹棋代蹴鞠

【题解】

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此则是葛洪钞录刘歆《七略》中兵书略《蹴鞠新书》条下之文，故称刘向为家君。“《世说新语·巧艺篇》注引傅玄《弹棋赋序》曰：‘汉成帝好蹴鞠，刘向以为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棋，’疑其亦本之于《别录》，否则葛洪剽窃傅玄耳。”

【原文】

成帝好蹴鞠^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②。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③，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④，服以朝觐^⑤。

【注释】

①成帝：见第23条注①。蹴鞠：见第41条注⑤。

②至尊：极其尊贵。此指帝王。

③家君：称自己的父亲为家君。本书伪托刘歆所撰，这里家君是刘歆称其父刘向。弹棋：古代博戏，两人对局，黑白子各六枚，以先弹中对方六枚者为胜，魏改用十六子，唐改用二十四子，其术至宋已失传。

④青羔裘：黑色羊羔皮衣。

⑤朝觐(jìn晋)：臣子朝见君王。

【译文】

成帝喜欢踢球，群臣认为踢球太伤身体，不适宜于皇上。成帝说：“我喜欢这种游戏。可以选择与此类似但不伤身体的进献上来。”我父亲制作了弹棋献上去，成帝大为高兴，赐给他黑色羊羔皮衣和紫色丝鞋，父亲穿着去朝见皇上。

52. 雪 深 五 尺

【题解】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齐楚地太雪，深五尺。”但不记元封二年雪深五尺一事，不知何故。莫非本则所记就是元鼎二年那次灾害天气？

【原文】

元封二年^①，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蹇缩如猬^②，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三^③。

【注释】

①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元封为汉武帝的年号。

②猬：刺猬。

③三辅：指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长安近畿，三辅所辖地区亦称三辅。

【译文】

元封二年，天气极冷，积雪深达五尺，野地里的鸟兽都冻死了，牛马全蹇缩得像刺猬，京畿地区的人民十有三被冻死。

53. 四 宝 宫

【题解】

桂宫又名四宝宫，其得名缘由披露于此。

【原文】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①，设于桂宫^②，时人谓之四宝宫。

【注释】

①七宝床：用多种宝物装饰的床。杂宝、厕宝、列宝诸词意思与七宝大同小异。杂、厕：杂置。桉(àn按)：同“案”，几案，矮长桌。

②桂宫：西汉宫殿名，武帝时建，在未央宫北，亦称北宫，周回四十余里。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参见《三辅黄图》二《汉宫》及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

【译文】

汉武帝造了一张用多种宝物装饰的床、一张镶着宝物的几案、一个嵌着宝物的屏风、一个饰着宝物的帷帐，陈设在桂宫里，当时人称四宝宫。

54. 河决龙蛇喷沫

【题解】

瓠子口黄河决堤是汉初一大水害。蛟龙从九子等描写反映

了古人对凶猛水势的惊恐心态和非科学的理解。

【原文】

瓠子河决^①，有蛟龙从九子^②，自决中逆上入河，喷沫流波数十里。

【注释】

①瓠(hù)户子：瓠子河，是古代连接黄河与大野泽(故址在今山东巨野、郓城间)的一条河流。它流入黄河的入口处名瓠子，亦称瓠子口(故址在今河南濮阳南)。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瓠子口黄河于此决口，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殃害民居。元封二年(前109年)，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决河，又亲临其地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河，并作《瓠子歌》以纪其事，其中有“延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之句，见《史记·河渠书》。

②蛟龙：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形状似龙蛇，故称蛟龙。从：跟从。九子：相传龙生九子，皆不成龙，各有所好，至于其名字又说法不一。

【译文】

瓠子口黄河决堤时，有蛟龙后面跟着九子，从决口中逆流而上，游入瓠子河，喷出的水沫激荡着波浪，直到几十里远。

55. 百 日 雨

【题解】

《汉书》的《文帝纪》及《五行志》对这次霖雨都无记载。

【原文】

文帝初，多雨，积霖至百日而止^①。

【注释】

①霖：久下不停的雨。《左传·隐公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译文】

文帝初年，多雨，有一次连日下雨，下了一百天才停下来。

56. 五日子欲不举

【题解】

《史记·孟尝君列传》“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司马贞《索隐》引《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说患伊蒂普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人有恋母弑父的倾向，而患有男一种情结的人有恋父弑母的倾向。在中国这一传统习俗中，五月五日生下的小孩似乎都是这两类病的患者。

【原文】

王凤以五月五日生^①，其父欲不举^②，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③，不则害其父母^④。’”其叔父曰^⑤：“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敕其母曰：‘勿举。’其母窃举之^⑥。后为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⑦。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

【注释】

①王凤(?—前22):西汉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字孝卿,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初为卫尉,袭父爵为阳平侯。成帝时,以外戚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把持朝政,权倾中外。

②其父:据《汉书·元后传》,王凤父王禁,字稚君,少学法律于长安,为廷尉史,以其女政君之故封为阳平侯,位特进。永光二年(前42年)卒,谥顷侯。 举:抚养。

③及:到。 户:门。

④不(fǒu否):同“否”。

⑤叔父:《汉书·元后传》:“婕妤立为皇后,禁位特进,禁弟弘至长乐卫尉。”王凤叔父盖即王弘。

⑥“昔田文以此日生”四句:田文,战国四公子之一,袭其父田婴的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称薛公,号孟尝君。齐湣王时为相,门下食客三千。一度入秦为相,后又因事奔魏,任魏相。田婴:战国时齐威王少子,初为将,参与马陵之役,旋为齐相,初封彭城(今江苏徐州);后封于薛,称薛公,号靖郭君。 敕(chì赤):嘱咐,告诉。 窃:偷偷地,暗中。按:《史记·孟尝君列传》:“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⑦大家(gū姑):同“大姑”,古代对妇女的敬称。

【译文】

王凤生于五月五日,他的父亲不想抚养他,说:“世代相传的谚语曾说:‘抚养五月五日生下来的孩子,长到房门那么高时就会害了自己,否则就会害他的父母。’”他的叔父说:“当年田文在这一天降生,他的父亲田婴告诫他母亲说:‘不要抚养这孩子!’他的母亲偷偷把田文养大了。后来田文成了孟尝君,尊称他母亲为‘薛公大家’。根据过去的这件事来推断,这并非不吉利。”就把王凤养起来了。

57. 雷火燃木得蛟龙骨

【题解】

文中所述雷火之大，令人惊叹，实为自然界之奇观。

【原文】

惠帝七年夏^①，雷震南山^②，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数十亩地，草皆焦黄。其后百许日，家人就其间得龙骨一具^③，蛟骨二具^④。

【注释】

①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惠帝：见第11条注①。

②南山：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市南。参见第14条注①。

③家人：见第38条注②。

④蛟：同“蛟”，传说中的一种龙。一说即今海鲨。

【译文】

惠帝七年夏天，雷电击中终南山，大树数千棵，都被火烧到树梢，树下几十亩地，草都被烧得焦黄。过了一百来天，有一个僮仆在草丛间拾到龙骨一副，蛟骨二副。

58. 酒脯之应

【题解】

刘邦当上皇帝，仍没忘记当年的佳肴。只是在大泽广野中，

大快朵颐，与在深宫禁苑受人侍候，风味恐怕也不太一样吧。

【原文】

高祖为泗水亭长^①，送徒骊山^②，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鹿肚、牛肝各一。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后即帝位，朝晡尚食，常具此二炙^③，并酒二壶。

【注释】

①泗水：亭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亭长：秦汉时每十里为一亭，设一名亭长，掌管治安、诉讼等事。汉高祖刘邦秦末曾当过泗水亭长。

②徒：服劳役的人。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又名蓝田山。秦始皇时征天下苦役，兴建陵墓，刘邦送徒往骊山服苦役，途中徒役多逃亡，刘邦便放走徒役，后来也起兵反秦。参见第15条注②

③朝晡(bū pū)：早晚。晡：泛指晚间。尚食：官名，专门掌管帝王的膳食。具：准备饭菜酒席。炙：烧烤的肉，此处泛指酒菜。《校注》于“尚食”后断句，恐非是。

【译文】

高祖刘邦当泗水亭长时，送徒役去骊山，将要与老熟人离别而去了，役卒赠给高祖二壶酒、鹿肚、牛肝各一份。高祖和乐意跟随的人一块喝过酒吃过肉，然后离去。后来刘邦登上皇位，早晚两餐，掌管皇帝膳食的官员常准备好这两样菜，还有二壶酒。

59. 梁孝王宫园

【题解】

兔园又名梁园，其豪奢拟于天子。在《史记·梁孝王世家》之

外,《西京杂记》又提供了关于这座著名园囿的一些宝贵描述。

【原文】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①,作曜华宫^②,筑兔园^③。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④。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⑤。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⑥,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⑦。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钩其中^⑧。

【注释】

①梁孝王:名刘武,汉文帝子,初封代王,淮阳王,后为梁王,在七国叛乱中,距吴楚有功,为大国,深得文帝及窦太后宠幸。大治宫室,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杰,游说之士。卒,谥孝王。详见《史记·梁孝王世家》。苑囿(yòu又):畜养禽兽的园子。

②曜(yào)华宫:宫室名,在睢阳城北。

③兔园:梁孝王所建园囿。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为其游乐及招延宾客之所,当世名士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皆曾为其座上客。《史记·梁孝王世家》称为东苑,《三辅黄图》卷三作兔园,《古文苑》卷三汉枚乘《梁王兔园赋》亦称兔园。

④肤寸 古代以一指宽为一寸,四指为肤,肤寸比喻微小。岫(xiù秀),山峰。

⑤凫:野鸭。渚(zhǔ主):小洲,水中的小块陆地。

⑥延亘:锦延。《史记·梁孝王世家》司马贞《索隐》引《西京杂记》,此句作“连亘七十余里。”

⑦《史记·梁孝王世家》张守节《正义》录《括地志》引《西京杂记》,此句“怪”作“异”,“毕备”前有“靡不”二字。

⑧弋(yì义):射猎。

【译文】

梁孝王喜欢营建宫殿园囿，以此为乐。他营造了曜华宫，修建了兔园。兔园中有座百灵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中有栖息着鹤和鸭的沙洲。兔园中的各座宫殿楼台彼此相连，绵延几十里，各种奇怪的果树，珍奇的禽兽，无奇不有。梁孝王每天和宫女、宾客一起，在园中射猎钓鱼。

60. 鲁恭王禽斗

【题解】

《史记·鲁恭王世家》、《汉书·鲁恭王传》都说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在这里也得到佐证。

【原文】

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①，养孔雀，鸚鵡^②，俸谷一年费二千石^③。

【注释】

①鲁恭王：名刘余，汉景帝子，初立为淮阳王，后为鲁王，好宫室苑囿狗马，晚年好音乐，为人口吃，不喜辞辩，曾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壁中得古文经传，卒谥恭（《史记》作共）。

②鸚鵡：见第13条注⑤

③俸谷：作为俸禄发给官员的稻谷。这里指禽鸟的粮食饲料。石（dàn旦）：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

【译文】

鲁恭王喜好斗鸡、斗鸭和斗鹅、斗雁，他养了孔雀，鸚鵡，饲养禽鸟的粮食饲料一年就要花去二千石。

61. 流 黄 簟

【题解】

《世说新语·德行》记王恭从会稽带回了六尺竹簟。据此则看来，早在西汉时代这个地方就以产簟著名了。

【原文】

会稽岁时献竹簟供御^①，世号为流黄簟。^②

【注释】

①会稽：郡名，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顺帝时移治山阴（今浙江绍兴），西汉辖境甚大，相当于今苏南、浙江省大部 and 福建省。 岁时：一年中的季节。 簟（diàn）：竹席。

②流黄：褐黄色。

【译文】

会稽郡每年到季节就献上竹席供皇帝使用，世人称为流黄簟。

62. 买 臣 假 归

【题解】

与众所周知的朱买臣休妻的故事一样，这则故事讽刺了趋炎附势的世风。《汉书·朱买臣传》：“拜为会稽太守，买臣衣故衣，怀

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描写得比这一段更生动，更富有戏剧性。

【原文】

朱买臣为会稽太守^①，怀章绶^②，还至舍亭^③，而国人未知也^④。所知钱勃^⑤，见其暴露^⑥，乃劳之曰：“得无罢乎^⑦？”遗与纨扇^⑧。买臣至郡^⑨，引为上客^⑩，寻迁为掾史^⑪。

【注释】

①朱买臣(?~前115)：西汉吴县(今属江苏)人，字翁子，武帝时为会稽太守，曾官主爵都尉，因与张汤相倾轧，为武帝所杀。《汉书》有传。 会稽：见第61条注①。

②怀：怀揣。 章绶：章：官印。 绶：系印的丝带。汉太守银印青绶。

③舍亭：客馆，行人停留宿食之处。

④国人：居住在都城的人，这里指住在城里的人。

⑤钱勃：人名，生平事迹未详。

⑥暴露：露天而居，无所屏蔽。

⑦罢(pí皮)：同“疲”，疲乏。

⑧遗(wèi味)：赠送。 纨(wán丸)扇：细绢织成的圆扇。

⑨郡：指郡邸，郡守的府第。

⑩上客：尊贵的客人。

⑪寻：不久。 迁：升。 掾(yuàn院)史：副官佐贰吏。汉代郡国长官有权任命掾史。

【译文】

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怀里揣着官印绶带，回到客馆，而郡城的人都不知道这一消息。他的好朋友钱勃看到他住在露天的地方，就慰劳他说：“你该不会很累吧？”并送给他一把细绢织的圆扇。朱买臣到了郡斋，把钱勃请来待作贵宾，不久又把他提拔为下属官员。

63. 篆术制蛇御虎^①

【题解】

东海黄公御虎，后来为虎所杀的故事亦见张衡《西京赋》：“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取以为角抵之戏，表明东海黄公御虎故事是早期戏曲的重要题材。这条材料是戏曲史家所经常征引的。

【原文】

余所知有鞠道龙^②，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③，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④，以绛缯束发^⑤，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⑥，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⑦。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⑧，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⑨。

【注释】

①篆(籙)录：道教秘文。篆术：即道教法术。

②余：或即刘歆，因为《西京杂记》的作者旧说是刘歆。如果《西京杂记》只是葛洪杂抄汉晋间诸书而成，那么“余”当指本则原出书的作者，详情无考。鞠道龙：人名，事迹无考。

③东海：郡名，郡治在今山东刻城县。 黄公：人名，生平不详。

⑤赤金：铜。

⑤绛：深红色。 缯(zēng)：丝织物的总称。

⑥羸(léi)惫：衰弱疲惫。

⑦赤刀：疑当作“赤金刀”，各本皆脱“金”字。 厌：同“压”，镇压。

⑧三辅：见第52条注③。

⑨角抵：古代的一种技艺表演，相传起源于战国，类似今之摔跤。在汉代，角抵演变为百戏的一种，其中杂以乐舞杂技，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简单表演，是戏曲的雏形。

【译文】

我有个朋友叫鞠道龙，擅长幻化的法术，他跟我说了一段古时的事情：有东海郡人叫黄公的，年轻时会法术，能制服大蛇抵御猛虎。他佩带着铜刀，用深红色的丝带扎着头发，站起来能变出云雾，坐下来能变出山河。到他衰老时，力气衰退，身体疲惫，饮酒过度，不能再表演这套法术了。秦朝末年，在东海郡发现了一只白虎，黄公就带着铜刀前去镇压。由于法术没能成功，就被老虎吃掉了。三辅民间习俗根据这件事编成戏耍，汉代帝王也拿这件事作为角抵戏的题材。

64. 淮南与方士俱去

【题解】

淮南王刘安畏罪自杀，《史记·淮南王列传》、《汉书·淮南王传》已言之凿凿。而《论衡·道虚》：“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看来，淮南王刘安成仙而去的传说，在汉代颇为流行。《汉武故事》及葛洪《神仙传》也有淮南

王刘安成仙的说法。

【原文】

又说：淮南王好方士^①，方士皆以术见^②，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③，嘘吸为寒暑^④，喷嗽为雨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

【注释】

①淮南王：即刘安（前179～前122），好文学，曾奉武帝命作《离骚传》，又好神仙方术，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写《鸿烈》一书，即现在所传的《淮南王》，元狩元年（前122年）有人告其谋反，下狱后自杀。方士：方术之士，指古代求仙、炼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人。后泛称医、卜、星相之流为方士。

②见：谒见，求见。

③撮：聚合，集拢。

④嘘吸：呼吸。

【译文】

鞠道龙又说：淮南王刘安喜爱方士，方士们都凭借法术求见。于是就有人在地上一画变成江河的，堆土就变成山峰岩石的，呼吸之间寒暑变迁，喷嚏咳嗽就下雨起雾。淮南王最终也和方士们一起飞升而去。

65. 扬子云载轺轩作《方言》

【题解】

扬雄作《方言》，不满足于书本材料，更着力进行直接调查，历

时二十七载,这种“好事”,实属精神可嘉。

【原文】

扬子云好事^①,常怀铅提槧^②,从诸计吏^③,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④,以为裨补《輶轩》所载^⑤。(亦洪意也)^⑥。

【注释】

①扬子云:即扬雄,见第43条注①。

②怀铅提槧(qiǎn欠):铅:铅粉笔。槧:木板,都是古人记录文字的用具。扬雄《答刘歆书》自述其作《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资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二十七岁于今矣。”

③计吏:汉代郡国负责年终进京呈报有关户口、赋税等簿籍的官吏。

④殊方:异域,他乡。绝域:极远的地域。

⑤裨(bēi碑)补:增补。輶(yóu由)轩:本意为使臣所乘的轻车。《风俗通·序》:“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这里是《方言》一书的省称。扬雄所作《方言》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原为十五卷,今本十三卷,其体例仿《尔雅》,类集古今各地同义词语并注明通行范围,其材料来源于古代典籍和直接的调查,是考察汉代语言分布及古代词汇的重要材料。

⑥亦洪意也:此当是葛洪小注滥入正文。洪即葛洪。《校注》释“洪意”为“宏图”,恐不足信。

【译文】

扬雄喜欢揽事,常怀揣着铅粉笔和木板,向进京呈报户口赋税等簿籍的各地官吏调查他乡异域的各种方言,以此来增补《方言》一书中所记载的材料。(这也是我的意思)。

66. 邓通钱文侔天子

【题解】

就是这个“富侔人主”的邓通，后来却落得不名一文，贫困而死。他靠为文帝吮痈而得宠，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暴发户，到了皇帝没有痈可吮的时候，他的富贵生涯也就到头了。

【原文】

文帝时，邓通得赐蜀铜山^①，听得铸钱^②。文字肉好^③，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侔人主^④。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⑤，故有吴钱，微重，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

【注释】

①邓通：西汉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因擅濯船为黄头郎。后因为文帝吮痈得宠，赐予蜀郡严道铜山，可自己铸钱。景帝立，被没收入官，通客死人家，其事详见《史记》及《汉书》中《佞幸传》。铜山：指严道铜山。

②听：听任。

③文字：指铜钱上铸的文字。肉好（hào浩）：铜钱四周圆形的边称肉，中间的孔称好。

④侔（móu谋）：相等。

⑤吴王：即刘濞（前215—前154），汉高祖刘邦之侄，封吴王。景帝三年（前154年）串通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发动叛乱，兵败东逃，为东越人所杀。《汉书·荆燕吴传》：“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译文】

文帝时，邓通得到皇上赐给的蜀郡铜山，听任他铸造钱币。钱币上铸的文字和圆边方孔，都与皇帝铸的钱币相同。所以邓通财富与皇帝不相上下。当时吴王刘濞也有一座铜山铸钱，所以有吴钱，稍微重些，钱上铸的文字和圆边方孔与汉朝的钱币没有什么两样。

67. 俭 葬 反 奢

【题解】

“厚葬之事，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汉书·杨王孙传》），实在劳民伤财。杨王孙受黄老归真自然思想的影响，遗嘱裸葬，本意固佳，但掘地七尺，费力许多，则未免有违其本意了。

【原文】

杨贵^①，字王孙，京兆人也^②，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③。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

【注释】

①杨贵：《汉书·杨王孙传》：“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遂羸葬。”按：本传不言其名贵。

②京兆：汉代行政区划名，为三辅之一，即现陕西西安市以东至华县之地，后来因此称京都为京兆。

③终南山：见第14条注①。

【译文】

杨贵，字王孙，是京兆人，活着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优裕，死后裸葬在终南山。他的子孙们挖土敲石，挖到七尺深，把尸体放下去，上面又盖了石块，想要节俭却反而更浪费了。

68. 介 子 弃 觚

【题解】

班超投笔从戎，张骞立功西域，历来受人崇敬，傅介子也正是这样一位志士。

【原文】

傅介子年十四^①，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②：“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③！”后卒斩匈奴使者^④，还拜中郎^⑤。复斩楼兰王首^⑥，封义阳侯。

【注释】

①傅介子(?~前65)：汉时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人，昭帝元凤年中，曾出使大宛，以计斩楼兰王，被封为义阳侯。《汉书》有传。

②觚(gū 孤)：古人用以书写的木简。《急就篇》一：“急就奇觚与群异。”注：“觚者，学书之桡，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之属。……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谓之觚。”

③散(sǎn 伞)儒：不自检束的儒者。《荀子·劝学》：“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

④匈奴：见第32条注⑥。

⑤中郎：官名，担任宫中护卫、侍从，属郎中令。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长官亦称中郎将，省称中郎。

⑥楼兰：汉西域城国，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地处西域通道，今尚存古城遗址。元封三年（前108）归汉，王为安归（一作尝归）。元封四年（前77）楼兰贵族联合匈奴杀汉官员。“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齐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介子遂斩王尝归首。”（《汉书·西域传上》）。

【译文】

傅介子十四岁，喜欢学写字，曾扔掉木简，感慨地说道：“大丈夫应当在远疆建功立业，怎能在这儿坐着当个散漫的儒生！”后来终于斩杀匈奴使者，回来授官中郎。后来又砍下楼兰王的首级，被封为义阳侯。

69. 曹 敞 收 葬

【题解】

曹敞平时是一个为人不齿的“轻薄”之人，但他的品格在关键时刻闪现出光辉，与那些“更易姓名以从他师”的弟子相比，显然要高尚得多。

【原文】

余少时，闻平陵曹敞在吴章门下①，往往好斥人过，或以为轻薄，世人皆以为然。章后为王莽所杀②，人无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从他师。敞时为司徒掾③，独称吴门弟子，收葬其尸，方知亮直者不见容于冗辈中矣④。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在龙首山南幕

岭上^⑤。

【注释】

①平陵：县名，汉昭帝死，葬于平陵，故置平陵县。故址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曹敞：《汉书·云敞传》：“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葬秉政，自号安汉公。……葬长子宇……与吴章谋，夜以血涂葬门，若鬼神之戒，冀以惧葬。……事发觉，葬杀宇，……章坐要斩，磔尸东市门。初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葬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敞时为大司徒掾，自劾吴章弟子，收抱章尸归，棺敛葬之，京师称焉。”与本则所记相合。故《校注》“疑曹敞系云敞之误。”其实这可能是小说家故为异说。吴章：字伟君，平陵人，治《尚书》，王莽时官至博士，徒众甚多，后为王莽所杀。

②王莽（前45～23）：字巨君，新王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23年在位，汉末成帝时封为新都侯，元始五年（公元5年）毒死平帝，次年立年仅二岁的刘婴为太子，初始元年（8年）称帝，改国号新，史称“新莽”。更始元年（23年）新王朝在农民军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长安被农民军所杀。

③司徒掾：司徒的属官。司徒原为周代六卿之一，秦废，改置丞相。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列为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之一。

④亮直：忠诚、耿直。容：容忍。冗（rǒng）辈：冗，庸劣之徒。《校注》从郭本、万历本、日本宽政本改作“凡辈”。

⑤龙首山：见第1条注②。

【译文】

我年轻时，听说平陵曹敞在吴章门下，常常喜欢指责别人的错误，有时觉得他为人轻薄，当时世人都这样认为。吴章后来被王莽杀害，没有人敢去为他收葬，吴章的弟子都改名换姓，转入其他经师门下。曹敞当时担任司徒的属官，只有他自称是吴章弟子，为他收尸。这时人们才知道忠诚耿直的人不会被凡庸之辈所容忍。平陵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为他树了一块碑在吴章的墓旁，在龙首山南面的幕岭上。

70. 文帝思贤苑

【题解】

本则标题，卢文弨抱经堂本作“文帝思贤馆”，今据正文改为“思贤苑”。此事亦见《三辅黄图》卷四《苑囿·思贤苑》。

【原文】

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①。苑中有堂隍六所^②。客馆皆广庀高轩^③，屏风帟褥甚丽。

【注释】

①太子：名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西京杂记》及余嘉锡《辩证》误读此句，乃谓此书误以文帝为太子。

②堂隍：即堂皇，广大的殿堂。

③庀(wǔ 午)：高堂下周围的廊屋厢房。 轩：堂前屋檐下的平台。

【译文】

文帝为太子建了思贤苑来招纳宾客。苑中有六所宽大的殿堂。客馆都有宽阔的廊屋高大的平台，里面的屏风帟帐被褥很华丽。

71. 广陵死力

【题解】

按《汉书·武五子传》记载，广陵王觐觐帝王位，屡使女巫诅

咒当朝，事情败露后，自缢而死，与本则所记“为兽所伤，陷脑而死”不同。这大概就是史家和小说家的两种说法。

【原文】

广陵王胥有勇力^①，常于别囿学格熊^②。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绝脰^③。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

【注释】

①广陵王胥：汉武帝子，名胥，卒谥厉王。《汉书·武五子传》：“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所谓“为兽所伤，陷脑而死”，可能即是由此引发的传说。

②囿(yòu 又)：畜养禽兽的园地。 格：打击，抗拒。

③脰(dòu 斗)：颈项。

【译文】

广陵王刘胥勇敢有力气，常在别的园囿中练习与熊格斗。后来便能赤手空拳与熊搏斗，熊没有不被他打断颈项的。刘胥后来被猛兽所伤，脑袋被咬破而死掉了。

72. 辨《尔雅》

【题解】

关于《尔雅》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论。从本则来看，《尔雅》的作者之辨古已有之。文中列出的三种观点，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原文】

郭威^①，字文伟，茂陵人也^②。好读书，以谓《尔雅》周公所制^③，而《尔雅》有“张仲孝友”^④，张仲，宣王时人^⑤，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尝以问扬子云^⑥，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⑦，以解释六艺者也^⑧。”家君以为^⑨：“《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⑩’，《尔雅》，小学也^⑪。”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⑫。”《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⑬。

【注释】

①郭威：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茂陵：古县名，详第38条注②。

③《尔雅》：书名。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秦汉间经师编辑旧文，递相增益而成，不是出于一时一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篇，今本三卷，十九篇。前三篇解释语辞，后十六篇专门解释名物术语。周公：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文王子，武王弟，姓姬名旦。辅助武王灭纣，建周王朝。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后又东征，平武庚管叔蔡叔。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出自周公。张揖《上〈广雅〉表》亦谓《尔雅》为周公所作：“昔在周公践阼，理政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义。”

④“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尔雅·释训》：“张仲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诗经·小雅·六月》：“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毛传》：“张仲，贤臣也。”郑笺：“张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⑤宣王：周宣王（？～前782），西周国王，姬姓，名靖（一作静）。厉王之子，公元前828～前782在位。其时代后于周公300余年。

⑥扬子云：即扬雄，详第43条注①。

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游、夏：子游、子夏，都是孔子弟子。《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俦（chóu）：同辈，伴侣。

⑧六艺：指儒家的六部经书：《诗》、《书》、《礼》、《乐》、《易》、《春秋》。郑玄《五经异义》：“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旨，盖不误也。”

⑨家君：见第51条注③。

⑩《外戚传》：书篇名。外戚是帝王的母族、妻族。《史记》有《外戚世家》，《汉书》有《外戚传》，此处所指不详，《校注》推测是向、歆父子续司马迁《史记》所作的史书中的一篇。史佚：周初史官。

⑪小学：文字训诂学的专称。隋唐以后小学类又分为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三类。

⑫“《记》言”二句：《大戴礼记·小辨》：“（鲁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子曰：‘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卢辨注：“尔，近也，谓依于雅颂。”此“尔雅”非书名甚明，本则谓《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实为断章取义。鲁哀公：春秋末鲁国国君，前494～前468年在位。

⑬足（jù 具）：增补。

【译文】

郭威，字文伟，是茂陵人。他喜欢读书，认为《尔雅》是周公所写的，但《尔雅》提到“张仲孝友”，张仲是周宣王时候的人，《尔雅》不是周公所作，是很显然的。我曾向扬雄问过此事，扬雄说：“是孔子的门徒子游、子夏之辈所记下来的，用来解释六经的。”家父认为《外戚传》中称“周初史官史佚用《尔雅》教他儿子”，《尔雅》是小学。又《大戴礼记》中谈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可见《尔雅》很早就出现了。以前那些传授学问的人都说是周公所作，“张仲孝友”之类，是后人添加的。

73. 袁广汉园林之侈

【题解】

本则描述了袁广汉私人园林的豪侈，奇树异草，奇兽怪禽，假山流水，重阁长廊，可谓应有尽有。

【原文】

茂陵富人袁广汉^①，藏镪巨万^②，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③，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牝牛、青兕^④，奇兽怪禽，委积其间^⑤。积沙为洲屿^⑥，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鵲，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⑧，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⑨。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⑩。

【注释】

①袁广汉：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镪(qiǎng 抢)通“纆”，钱贯(穿钱的绳子)，引申为钱。 巨万：见第32条注⑬。

③北邙(máng 忙)山：即北芒岩，又称“北邙坂”，在汉长安城北，今咸阳北至兴平一带。洛阳城东北亦有北邙山，非此处所指。

④牝(máo 毛)牛：牛的一种，产自西藏，其尾毛细长。 兕(sì 似)：雌性犀牛。

⑤委积：积聚。

⑥洲屿：水中沙洲。

⑦鵲(kǒu 扣)：待母哺食的幼鸟。

⑧徘徊：回旋往返的样子。

⑨移晷(guǐ 鬼)：日影移动，指时间长久。

⑩上林苑：苑名。故址在今陕西蓝田、长安、户县、周至等县境。参看第28条及其题解。

【译文】

茂陵县的富人袁广汉，家财不计其数，家里僮仆有八九百人。他在北邙山下，建造了一座园林，东西四里，南北五里，阻遏流水使其注入园中。园内架石为山，高十余丈，连绵几里。还饲养了白鸛、紫鸳鸯、牦牛、黑色的雌犀牛等，各种奇禽怪兽，聚集在园中。又堆聚沙土建成水中沙洲，激荡流水掀起波浪，园中招来了江鸥海鹤，它们怀胎生下小鸟，遍布到整座园林。奇树异草，无不种植。园中屋宇都回旋相连，重阁长廊，在里面行走，很久都走不到头。袁广汉后来有罪被诛，园林被没收为官家园林，园中的鸟兽草木，都移植到上林苑中。

74. 五柞宫石麒麟

【题解】

本则记五柞宫得名由来与石麒麟的神异之处。

【原文】

五柞宫有五柞树^①，皆连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②，观前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③，刊其胁为文字^④，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也^⑤。

【注释】

①五柞(zuō 作)宫：西汉离宫，建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故址在今

陕西周至县东南。因有五柞树，故名。

②青梧观：宫观名，因为有梧桐，故名。

③骐驎：即麒麟，传说中的兽名，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有尾。

④刊：雕刻。 肋：胸部两侧。

⑤属(zhǔ)：连接。

【译文】

五柞宫中有五柞树，都有两人合抱那么粗，树顶枝叶上的阴影覆盖数十亩。这个宫的两边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棵梧桐树。树下有两只石雕的麒麟，石麒麟的胸部两侧刻有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的遗物。麒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的那只前左脚断了，断的地方有深红色像血样的东西，父老们都说它有神灵，都是含血连筋的。

75. 咸阳宫异物

【题解】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并大造宫殿，广收天下宝物。这里列举了几种咸阳宫中所藏的宝物，如青玉五枝灯、璠玕乐、昭华琯、方镜等。

【原文】

高祖初入咸阳宫①，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②，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③。复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④，各有

所执，皆缀花彩，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⑤，则众乐皆作⑥，与真乐不异焉。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⑦，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珣之乐⑧”。玉管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⑨，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琯⑩。”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⑪，人直来照之⑫，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⑬。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⑭，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⑮，羽并将以东⑯，后不知所在。

【注释】

①高祖：见第1条注①。 咸阳宫：战国时秦孝公建都咸阳，故址在今咸阳市东北二十里。始皇统一六国后，迁豪富十二万户于此，并大造宫殿，咸阳宫为其皇宫。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亡，宫为项羽焚毁。

②蟠螭(fán lí 烦离)：盘曲的龙。“下”字原无，据《殷芸小说》及《初学记》卷二五所引补。

③焕炳：明亮。 列星：众星。 盈室：《校注》改作“盈盈”。按：盈盈意为姣好或清澈，于文意不顺。

④琴筑笙竽：都是古代的乐器。

⑤纽：提，拉。

⑥作：兴起。

⑦徽：系琴弦的绳子，后称琴面上指示音节的标志为徽。

⑧璠珣(fán yú 繁鱼)：鲁国的美玉。以璠珣名乐，喻其美好。

⑨隐辚(lìn lín)：车声。 相次：交相连接。

⑩琯：古代的乐器，即玉管。昭华原为美玉名，这里用作玉管的名字。

⑪洞明：透明。《校注》据《初学记》等作“有明”。

⑫直：面对。

⑬历然：清晰的样子。

⑭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前246年~前210年在位。前238年亲政，镇压嫪毐叛乱，免吕不韦职，任用李斯等人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自称始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统治，巩固统一的措施。焚书坑儒，实行专制主义，他死后不久即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⑮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秦二世元年(前209)跟从叔父项梁在吴(苏州)起义。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击败，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杀。此句与《史记·项羽本纪》所记相同：“(沛公)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

⑯将：携带。

【译文】

汉高祖刘邦刚攻进咸阳市，在宫中库房里走了一圈，里面的金玉珠宝，说也说不完。其中让人尤为惊异的，有一种青玉五枝灯，这个灯高七尺五寸，下面做了一条盘曲的龙，用龙嘴衔着灯，灯点燃时，龙身的鳞甲都在颤动，闪闪发亮，如同众多星星挤在屋内。还铸造了十二个铜人，坐着都有三尺高，围坐在一筵席四周，琴筑笙竽等，铜人的手里各着一件乐器，都点缀着彩色花纹，神情庄重，就像活人一样。筵席下有二只铜管，上口高达数尺，从筵席后出来，其中一只管是空的，另一只管内有绳子，粗如手指，让一个人吹空管，一个人拉绳，各种乐器就一齐演奏起来，与真的乐器演奏没有两样。有一把琴长六尺，上面安着十三根弦，二十六个琴徽，都用各种宝物装饰着，琴上刻着：“璠琦之乐”。还有一支玉管长二尺三寸，有六个孔，吹起玉管，仿佛看见车马穿过山林，听见车马前后相接驶过的隐隐鳞鳞的声音。吹奏停止，就再也看不见了。玉管上刻着：“昭华之琯”。有一枚方镜，宽四尺，高五尺九寸，里外透明，人对着镜子照，影子就倒现出来。用手抚摸着心口来

照,就能看见肠胃和五脏,清晰得无任何遮挡。人体内如有疾病,就捂着心口来照,能知道病在哪里。又说女子如有邪心,照了镜子,就会胆张心动。秦始皇经常用这面镜子照宫女,胆张心动的就杀了。高祖把这些宝物全部封藏好等待项羽来,项羽全部带着东去,后来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76. 鲛鱼荔枝

【题解】

尉佗在高祖称帝后,与汉朝和平相处,双方可谓礼尚往来。

【原文】

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①,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②。

【注释】

①尉佗:即南越王赵佗,见第26条注④。 鲛鱼:海鲨。

②蒲桃锦:见第18条注①。

【译文】

尉佗进献给高祖海鲨、荔枝,高祖用蒲桃锦四匹回赠他。

77. 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①

【题解】

本则所记汉宫乐事及风俗在《飞燕外传》、《搜神记》等书中都能找到佐证。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条材料是后人杜撰的,那么,长命

丝缕、重九插茱萸饮菊花酒、三月上巳祓禊等传统习俗，早在汉初就已经形成了。

【原文】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②，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③。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尝以赵王如意为言^④，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⑤，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⑥。又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竟为妖服^⑦，以趣良时^⑧。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⑨，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⑩。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⑪。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⑫。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受^⑬。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⑭，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⑮。九月九日，佩茱萸^⑯，食蓬饵^⑰，饮菊花酒^⑱，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⑲，出池边盥濯^⑳，食蓬饵，以祓妖邪^㉑。三月上巳^㉒，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戚夫人死，侍儿皆复出为民妻也。

【注释】

①《校注》：“卢本原标目作《高帝侍儿言宫中乐事》，今依正文改‘高帝’为‘戚夫人’。”今从之。此条亦见《搜神记》卷二，题为“贾佩兰说宫内事”。

②戚夫人：见第8条注①。贾佩兰，人名，他处无考。

③扶风：即右扶风，汉代京畿行政区划名，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

之一,其址在今陕西长安县以东。 段儒:人名,生平事迹无考。

④以赵王如意为言:以赵王如意为话题,这里指戚夫人想让高祖废太子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参看第10条注①。

⑤击筑:见第8条注①。

⑥《大风诗》:即《大风歌》。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称帝后,回到故乡与父老乡亲纵酒尽欢,席中刘邦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后来人们称此为《大风歌》。

⑦妖服:艳丽的服装。

⑧良时:良辰,佳日。

⑨灵女庙:疑即神女庙。古代神、灵二字相通。

⑩《上灵》:当是娱神或祭神的乐曲名。

⑪《赤凤凰来》:古琴曲名。据蔡邕《琴操》,此曲传为周成王所作。《飞燕外传》:“十月十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女庙。是日吹埙击鼓,连臂踏地,歌《赤凤凰来》曲。”又《搜神记》卷二载此节,此句后有“乃巫俗也”四字。

⑫于阗(tián 田):汉代西域国,又名于寘,在现新疆和田县一带。于阗乐泛指西域少数民族音乐。

⑬相连受:受同“绶”,丝带。

⑭雕房:雕饰有花纹的房子。

⑮北辰星:北极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古人认为北极星为众星拱卫,是天星中地位最尊贵的。

⑯茱萸(zhū yú朱鱼):植物名。生在川谷中,其味香浓。古代风俗九月九佩带此物避邪。《太平御览》三二晋周处《风土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

⑰蓬饵:用蓬蒿制作的饼子。蓬:即蓬蒿,又名飞蓬。饵:糕饼。

⑱菊花酒:九月九日饮菊花酒可以驱邪避祸及延年益寿,参看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引《风俗通》。

⑲上辰:农历每月上旬的辰日。

⑳盥濯(guàn zhuó贯浊):盥,洗手。濯,洗去污垢。

㉑祓(fú弗):古代除灾祈福的仪式。

㉒上巳:农历每月上旬的巳日。三月上巳是古代节日,人们在水滨举行祭礼,以香草泡水洗濯沐浴以驱邪祛恶,免除灾病。汉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三月初三,魏以后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定为巳日。

【译文】

戚夫人的侍女贾佩兰，后来出宫嫁给扶风人段儒做妻子。她说在皇宫里的时候，看见戚夫人侍奉汉高祖，曾谈到赵王如意的事情，高祖在那儿思考，但好半天也不言语，唉声叹气，神色凄切悲伤，却想不出什么好方法来，就让戚夫人击筑，高祖唱起《大风》歌来相和。又说在皇宫里的时候，曾经用弦管乐器伴奏歌舞一起娱乐，大家竞相穿上艳丽的服装，来度过这美好的时光。十月十五日，大家一齐进灵女庙，用小猪黍米酒祭神，吹笛击筑，唱《上灵》之曲。然后又相互手拉着手，以脚踏地为节拍，唱《赤凤凰来》歌。到了七月七日，大家来到百子池，演奏于阗的乐曲。演奏完以后，拿彩色丝线相互牵着，叫做相连绶。八月四日，从雕房北门出去，到竹林下面下围棋，胜的人整年有福，败的人整年有病。要取丝线，向北极星祈求长命后，才能免去疾病。九月九日，佩带茱萸，吃蓬蒿饼，喝菊花酒，能使人长寿。菊花开放的时候，将茎、叶一起采来，掺进黍米酿酒，到第二年的九月九日，酒才算熟了，可以喝了，所以称它为菊花酒。正月的第一个辰日，出去到水池边洗涤污垢，吃蓬蒿饼，举行仪式以去邪除妖。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在流水边演奏音乐。就这样过完一年。戚夫人死后，她的侍女都嫁出去给平民做妻子。

78. 何武葬北邙

【题解】

何武为人仁厚，王嘉刚直严毅，面对邪恶势力，二人都宁折不挠，死后毗邻而穴，这是对他们共同的高风亮节的肯定。

【原文】

何武葬北邙山薄龙坂^①，王嘉冢东北一里^②。

【注释】

①何武(?~8):字君公,蜀郡郫县(今属四川)人,西汉末年,历任廷尉、大司空等官。封汜乡侯,哀帝时与丞相孔光拟定限田、限奴婢等方案,遭贵族反对,后来被王莽诬陷,自杀。《汉书》有传。北邙山:见第73条注③。薄龙坂:《校注》:“清王谟辑辛氏《三秦记》:‘长安城北有始平原,长数百里,其人井汲草居,井深五十丈,谓之北芒岩。何武葬于北芒薄龙坂。’《长安志》一四所引亦作‘龙薄坂’。但诸本皆作‘薄龙坂’。”坂,山坡。

②王嘉:字公仲,西汉末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汉哀帝时为丞相,封新甫侯,因力主革除弊政,忤犯贵幸董贤等人,后被捕下狱,死。《汉书》有传。王嘉死后,皇帝追悔,乃征何武为御史大夫,以孔光继王嘉为相。

【译文】

何武葬在北邙山上的薄龙坡,王嘉墓东北一里的地方。

79. 生 作 葬 文

【题解】

“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在这篇独特的墓志里,杜邳表达了对生死的旷达的胸怀。这也是最早的一篇自撰墓志。

【原文】

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①,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邳②,立志忠款③。犬马未陈④,奄先草露⑤。骨肉归于后土⑥,气魄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⑦。封于长安北郭⑧,此焉宴息⑨。”及死,命刊石⑩,埋于墓侧,墓前种松柏树五株,至今茂盛。

【注释】

①杜子夏：杜邳，字子夏，本魏郡繁阳（今河南内黄县东北）人，武帝时徙茂陵。大司马卫将军王商除邳主簿，以为腹心，举侍御史，哀帝即位，迁为凉州刺史，数年以病免，后又举方正直言，未拜，病卒。邳专治文字学，多藏书。《汉书》有传。

②魏郡：郡名。汉高帝十二年（前195）置，治所在邳县（今河北临漳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北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成安、广平、河南滑县、浚县、内黄及山东冠县、馆陶等县地。

③忠款：忠诚。

④犬马：古代臣子对君上的自卑之称。陈：陈述，表达。犬马未陈是说臣下对君上尚未尽到忠诚。

⑤奄：突然。先草露：先于草尖上的露珠陨落。古人常用露珠比喻生命的短暂和时光的短促。

⑥后土：古代称土地之神为后土，此处与皇天相对，指土地。

⑦化：死的委婉说法。

⑧封：聚土作坟墓。郭：外城。

⑨宴息：安息。

⑩刊：刻。

【译文】

杜子夏葬在长安城北四里，临死的时候，他作了一篇文章，写道：“魏郡杜邳，立志忠诚。尚未尽忠效力，却忽然先于草露而亡身。骨肉埋葬于大地，魂魄随处飞扬。死后何必要葬在故乡呢？坟墓建在长安的北外城，就在这里安息了。”并交代死后刻石，埋在墓的旁边，墓前种了五棵松柏，到今天依然茂盛。

80. 《淮南鸿烈》

【题解】

《淮南鸿烈》是古代一部哲学著作，它以道家思想为主，揉合

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的思想观点，一般认为是杂家著作。本则记此书书名之由来及其含义。

【原文】

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①。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②。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皆挟风霜^③。”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④。

【注释】

①淮南王安，见第64条注①。《鸿烈》：即《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其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注本有东汉高诱《淮南鸿烈解》。

②“鸿，大也……言大明礼教”句：高诱《淮南子叙》：“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

③风霜：这里比喻峻厉之气。

④扬子云：即扬雄，见第90条注①。《校注》据《汉魏丛书》等本，以为此句后尚有“字直百金”四字。按：此于上文文气不顺，疑因牵涉下条误入之衍文。下条“亦”字，疑即后人因本条此处之衍文误增。

【译文】

淮南王刘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是大的意思，烈，是明的意思，是弘扬并阐明礼教的。称为《淮南子》，又称作《刘安子》。自称“字中都挟带着峻厉之气。”扬子云认为两种说法与原书都不尽相符。

81. 公 孙 子

【题解】

按本则所记,《公孙子》属法家,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所著录的《公孙弘》十篇的学术流派不同。

【原文】

公孙弘著《公孙子》^①,言刑名事^②,亦谓字直百金。

【注释】

①公孙弘:见第35条注①。《公孙子》:《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公孙弘》十篇,现已失传,疑即此书。

②刑名事:即刑名之学。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法家的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强调循名责实,崇上抑下,尊君卑臣,以巩固地主政权的统治。

【译文】

公孙弘著《公孙子》,讲刑名之学,亦有人称之为一字值百金。

82. 长卿赋有天才

【题解】

《汉书·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可与本则相印证。“作赋甚弘丽温雅”,即“时人皆称典而丽”之一例。扬雄称相如赋“不似从人

间来”，乃“神化所至”，与第44条《百日成赋》中所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观点一样，反映了古人对奇妙的艺术创作和形象思维的某种理解。

【原文】

司马长卿赋^①，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②。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③，故雅服焉^④。

【注释】

①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字长卿。见第39条注①。

②加：超过。

③逮：及。

④雅服：很佩服。

【译文】

司马相如的赋，当时的人都称赞它典雅而华丽，即使是诗人的作品，也不过如此。扬雄说：“相如的赋不像是人间产生出来的，莫非是神灵化育所造成的吗？”扬雄学相如作赋，但赶不上他，所以对相如很佩服。

83. 赋 假 相 如

【题解】

伪作伪画，古已有之，至今未衰。伪作者因之成名或借此渔利，由此也可以看出自古以来世人盲目崇拜名人的心理。

【原文】

长安有庆虬之^①，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②，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

【注释】

①庆虬(qiú求)之：人名，生平事迹未详。

②《清思赋》：赋篇名，今佚。

【译文】

长安有个叫庆虬之的人，也善于写赋，曾写过一篇《清思赋》，当时人并不重视它，就假托是司马相如所作，于是很被世人看重。

84. 《大人赋》

【题解】

献赋是两汉赋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约始于武、宣之世，当时的“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班固《两都赋序》）。这类赋多以劝颂为主，着眼于“润色鸿业”，即使有讽谏，也是劝百讽一，《大人赋》就是其中的一篇。

【原文】

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①。”遂作《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匹。

【注释】

①《大人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

【译文】

司马相如要向皇上献赋，不知道要写些什么，梦中见一个穿黄衣的老翁对他说：“可以写《大人赋》。”相如就写了《大人赋》，讲神仙的事，进献给皇上。皇上赐给相如锦缎四匹。

85. 《白头吟》

【题解】

这里记载了相如与文君婚后的一段轶事。

【原文】

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①，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②，相如乃止。

【注释】

①聘：娶。

②卓文君：见第39条注①。《白头吟》：乐府楚调曲名。今存古辞，写男有二心，女来决绝，表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故称《白头吟》。考其风格，不类汉诗。《玉台新咏》卷一最早记载此篇，列为古乐府六首之一。《宋书·乐志》称为古辞《白头吟》，《乐府诗集》卷四十一亦载，皆不言为卓文君所作。疑此系后世假托者。

【译文】

司马相如将娶茂陵县一户人家的女儿为妾，卓文君写《白头吟》，来表示自己与相如决绝之心，相如就没有娶妾。

86. 樊哙问瑞应

【题解】

瑞应说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巧妙编造的一种政治神话。但本则关于“目眊得酒食”等的记载，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民间习俗和信仰的材料。

【原文】

樊将军哙问陆贾曰①：“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②，岂有是乎？”贾应之曰：“有之。夫目眊得酒食③，灯火华得钱财，干鹊噪而行人至④，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⑤，大亦宜然。故目眊则咒之⑥，火华则拜之，干鹊噪则馁之⑦，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大宝⑧，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从得之哉？瑞者，宝也，信也⑨。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

【注释】

①樊将军哙：即樊哙（？～前189），沛县（今属江苏）人。汉初将领。少时以屠狗为业，后随刘邦起义，为其部将，以军功封贤成君。灭秦后，曾在项

羽所设鸿门宴上,斥责项羽,救走刘邦。建汉后,任左丞相,封舞阳侯。《史记》、《汉书》皆有传。 陆贾:汉初政论家,辞赋家。楚人。官至太中大夫。他自己有一套关于治国安邦的见解,对汉初政治曾发生过影响。著有《新语》十二篇。又有赋三篇,今不传。

②瑞应:古代迷信认为天降祥瑞以应人君的德行。

③瞬(shùn顺):目动,俗称眼跳。

④干鹊:即喜鹊。

⑤征:迹象,征兆。

⑥咒:祷告,祝告。

⑦餵(wēi喂):哺食,饲。

⑧大宝:最宝贵的事物,后通指帝位。《周易·系辞下》:“圣人之位曰大宝。”

⑨信:凭据,信物。

【译文】

樊哙将军问陆贾说:“自古以来,君主都说受命于天,说有瑞应,莫非真有这一回事吗?”陆贾回答说:“有的。眼皮跳,就会有酒饭吃;灯花闪,便会获得钱财;喜鹊吱吱喳喳叫,表示有客人到了;蜘蛛聚到一块,表示诸事吉利。即然这些小事都有征兆,大事也应当是这样。所以,眼皮跳就祷告,灯花闪就拜谢,喜鹊叫就喂食给它,蜘蛛聚在一堆,就听之任之。何况这天下最宝贵的东西,皇帝的宝座,不是有天命怎么能得到呢?祥瑞,就是宝物,就是凭据。天用宝物作凭据,与人的德行相对应,所以称为瑞应。没有天命,没有宝物作凭据,只凭借力量是不能够得到的。”

87. 霍妻双生

【题解】

关于双生子孰长孰幼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现代人一

般的看法似乎都与霍光相同。

【原文】

霍将军妻一产二子^①，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者为兄，后生者为弟。今虽俱日^②，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时霍光闻之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③，曰囂^④，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⑤，则以囂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囂亦当为弟。昔许釐公一产二女^⑥，曰妣^⑦，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⑧，一男一女，男曰贞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茜并生二男^⑨，滕公一生二女^⑩，李黎生一男一女^⑪，并以前生者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⑫。

【注释】

①霍将军：即霍光。霍将军妻即霍显。详第18条注①。

②俱日：同日。

③殷王祖甲：商代第二十二代国王，武丁之子，祖庚之弟。

④囂：原作“囂”（yín银），卢本据《竹书纪年》改作“囂”，今从之，下同。

⑤“以卯日生囂”二句：古代以天干地支纪日，卯、巳是十二地支中的两个。卯日在巳日前两天。

⑥许釐公：原作许釐庄公。按：许为周时诸侯国名，姜姓，后为楚灭。釐公庄公皆是许国国君，釐公为庄公子。今据卢本以“庄”为衍文删却。

⑦妣：一本作“妖”。

⑧唐勒：战国楚辞赋家，后于屈原，而与宋玉同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四篇。

⑨郑昌时、文长茜(qiàn欠)：人名，生平不详。“并生”一作“并一生”。

⑩滕公：即夏侯婴(?~前172)，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少与汉高祖善，从起兵，任太仆，封汝阴侯。夏侯婴曾任滕县(今属山东)令，楚人称令为公，故当时称为滕公。《汉书》有传。

⑪李黎：人名，生平无考。“生”一作“一生”。

⑫霍氏：指霍光妻霍显。

【译文】

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一胎生下两个儿子，弄不清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有的说：“先生下来的是哥哥，后生下来的是弟弟。这时即使是同一天出生的，也应当认为先生下来的是哥哥。”有的说：“在上面的应当是哥哥，在下面的应当是弟弟。在下面的先生下来，这时应当认为先生下来的是弟弟。”当时霍光听了这话，说：“从前商代国王祖甲一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作囂，一个叫做良。在卯那一天生下囂，在巳那一天生下良，就认为囂是哥哥，良是弟弟。如果认为在上面的是哥哥，囂也应当是弟弟。从前许国釐公一胎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叫做玆，一个叫做茂。楚国大夫唐勒一胎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叫贞夫，女的叫琼华，都认为先生下来的年长。近代郑昌时，文长茜都是一胎生了二个男孩，滕县令夏侯婴一胎生了两个女孩，李黎一胎生了一男一女，都认为先生下来的年长”。于是霍光妻子也认定先生下来的是哥哥。

88. 文章迟速

【题解】

枚皋和司马相如同为西汉著名的赋家，但一个轻慢好谈笑，一个朴拙口讷，才性不同，为文一迟一速，也各有千秋。扬雄对此作了一番客观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原文】

枚皋文章敏疾^①，长卿制作淹迟^②，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③，枚皋时有累句^④，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⑤，用枚皋；廊庙之下^⑥，朝廷之中，高文典册^⑦，用相如^⑧。”

【注释】

①枚皋：字少儒，淮阴（今属江苏）人，西汉辞赋家。其父枚乘，亦是著名的辞赋家。武帝时，枚皋曾为郎，以下笔敏捷闻名，有赋一百数十篇。今多不传。《汉书》有传。

②长卿：即司马相如，见第39条注①。淹迟：迟缓。此事参看第44条《百日成赋》条。

③温丽：柔和华丽。

④累句：病句。

⑤檄(xí习)：古代用来征召、声讨的文书。

⑥廊庙：廊，殿四周的廊；庙，太庙；都是古代君臣议政的地方，因此也称朝廷为廊庙。

⑦高文典册：指诏令制诰等公文。

⑧《汉书·枚皋传》：“（皋）为文疾，受诏则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

【译文】

枚皋写文章敏捷快速，而司马相如作文则很迟缓，两人的文章都很受当时的赞誉。但长卿文章从头到尾柔和华丽，枚皋却常有病句，由此可知，写得快就不能好好推敲了。扬雄说：“在行军作战的途中，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飞递书信，驰送檄文，要用枚皋；在庙堂之下，朝廷之中，写作诏令制诰等大文章时，要用相如。”

89. 真算知死

【题解】

嵩真的神算术令人惊叹，真假相成，虚实相生。作者设置的多算了一个筹码，因而相差一天的细节，使这段描写更增添了艺术的真实感。

【原文】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①，并明算术^②，皆成帝时人。真尝自算其年寿七十三，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③，书其壁以记之。至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真算时，长下一算^④，欲以告之，虑脱有旨^⑤，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⑥。”真又曰：“北邙青陇上孤楨之西四丈所^⑦，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椁^⑧，即以葬焉。

【注释】

①安定：郡名。西汉元鼎三年（前114）置。治所在高年（今宁夏固原），辖境相当今甘肃景泰、靖远、会宁、平凉、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固原等县地。 嵩真：人名，生平事迹不详。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本、《太平广记》卷二一五所引皆作“皇甫嵩真”。 玄菟：郡名，汉末元帝元

封四年(前107)置,治所在沃沮城(今朝鲜咸镜道境内),辖境相当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朝鲜咸镜道一带。 曹元理: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算术:推算之术。

③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绥和,汉成帝年号。 脯(bū)时:申时,即下午三点至五点。

④长下一算:多算了一个筹码。算,同“筭”,古代计数用的筹码。

⑤脱:倘或,或许。 旨:意图,意思。

⑥校:通“较”。校一日,意为相差一天。

⑦北邙:见第73条注③。 榿(jǐ贾):树名。即榿,一名山楸,古人常用此木做棺槨,或种植于墓前。 所:表示大概的数目。

⑧槨:套在棺外的大棺,即外棺。

【译文】

安定郡的嵩真、玄菟郡的曹元理,都通晓推算之术,他们都是汉成帝时的人。嵩真曾自己推算他的年寿是七十三岁,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申时死,他把这一时间写在墙壁上以便记住。到绥和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申时嵩真死了。他的妻子说:“我看见嵩真推算时,多算了一个筹码,想将此告诉他,又怕他或许有其他的意思,就不敢说了,现在果然相差了一天。”嵩真又说:“北邙山青陇坡上一棵孤零零的榿树往西大约四丈远的地方,挖地深七尺,我想葬在这个地方。”到嵩真死后,人们照他说的去挖那块地,挖到古时候的一副空外棺,就用这副外棺安葬了他。

90. 曹算穷物

【题解】

曹元理的神机妙算与嵩真又有所不同,他不但算得精确,而且充满机智,难怪后人只能传其算法,而不能得其玄妙。

【原文】

元理尝从其友人陈广汉^①，广汉曰：“吾有二困米^②，忘其石数^③，子为计之。”元理以食筯十余转^④，曰：“东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⑤。”又十余转，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门^⑥。后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困不差圭合^⑦。元理后岁复过广汉^⑧，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⑨！”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片^⑩，元理复算，曰：“藩蔗二十五区^⑪，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亩^⑫，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⑬。”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肴蔎^⑭，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馈之偏邪^⑮？”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头^⑯，厨中荔枝一斛^⑰，皆可为设。”广汉再拜谢罪，自入取之，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南季传项瑀，瑀传子陆，皆得其分数^⑱，而失玄妙焉。

【注释】

①元理：即上条提到的曹元理。 陈广汉：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困(qūn浚)：圆形的谷仓。

③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④筯(zhù助)：同“箸”，食具，俗称筷子。

⑤升、合(gě葛)：都是容量单位，《汉书·律历志》：“十合为升，十升为斗。”

⑥署：题写。

⑦圭合：古代以六十四黍为圭，《后汉书·律历志上》：“量有轻重，平以权

衡”，《注》引《说苑》：“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圭是古代容量最小的单位，圭合比喻极其微量。

⑧后岁：明年，次年。 过：拜访，探望。

⑨剥面皮：撕掉脸皮，形容羞愧难当，没脸见人。

⑩脯(fǔ府)：干肉。

⑪藟(zhū朱)蔗：甘蔗。《文选》张衡《南都赋》：“若其园圃，则有蓼莪藟荷，藟蔗姜蠡。”《注》引《汉书音义》曰：“藟蔗，甘柘也。”柘含《南方草木状·草类》：藟蔗，一曰甘蔗。”

⑫蹲鸱(chī吃)：大芋头，因其形似蹲伏的鸱鸢，故名。

⑬将：养。 “万”或作“百。”

⑭果蓏(luǒ裸)：瓜果。蓏是瓜类等蔓生植物的果实。 肴藪(sù速)：鱼肉和蔬菜，藪是蔬菜的总称。

⑮供饷：供奉。 偏：《学津讨原》本等作“褊”，意为气量狭小，亦可通。

⑯俎(zǔ阻)：切肉用的砧板。 狔(tūn屯)：同“豚”，小猪。

⑰厨：同“橱”，碗橱，解作“厨房”也通。 枰(pán盘)：同“盘”，盘子。

⑱南季、项瑄、项陆：均为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分数：法则。

【译文】

曹元理曾来看他的友人陈广汉，广汉说：“我有两圆仓的米，忘记它们具体的石数了，你替我算算看。”元理用筷子转了十来圈，说：“东边的圆仓里米有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转了十来圈，说：“西边的圆仓里米有六百九十七石八斗。”便用大字把数字题写在谷仓门上。后来米出仓时，量得西边圆仓有米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当中有一只老鼠，大到有一升重，东边的圆仓的米与元理算的丝毫不差。曹元理次年又来拜访陈广汉，广汉把米的重量告诉他，元理用手拍着床说：“竟然不知道老鼠与米是不同的，还有什么脸见人！”陈广汉为他拿来酒，几片鹿肉干，元理又算了算，说：“甘蔗二十五片，应该能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根。大芋头三十七亩，应该能收六百七十三石，一千头牛能生出二百头小牛犊，一万只鸡能养出五万只小鸡。”羊猪鹅鸭，都能说出数目，瓜果鱼肉蔬菜等，他都知道在哪儿，这才说：“这样大的一份家业，怎么招

待客人却这么心胸狭小呢？”广汉很惭愧说：“有仓卒而来的客人，没有仓卒的主人。”元理说：“砧板上蒸好的小猪一头，碗橱里荔枝一盘，都可以摆上来。”广汉又一次拜揖谢罪，自己进去拿出来这些东西，主客整日尽欢。曹元理推算之术后来传给南季，南季传给项瑯，项瑯又传给儿子项陆，他们都学到了推算的法则，但没有学到它的精深奥妙之处。

91. 因献命名

【题解】

本则记述了大将军卫青之子命名及改名的前后经过，可补史传之阙文。

【原文】

卫将军青生子^①，或有献骝马者^②，乃命其子曰骝，字叔马。其后改为登^③，字叔升。

【注释】

①卫青(?~前106)：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卫皇后之弟，西汉名将，为汉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元朔二年(前127)，他率军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套地区。元狩四年(前119)，又和霍去病共同打败匈奴主力；他前后七次出击匈奴，为清除边患，保卫汉朝作了贡献。三子伉、不疑、登皆以其军功封侯。《史记》、《汉书》皆有传。

②骝(guā瓜)马：身黄嘴黑的马。

③登：卫登，卫青幼子。元朔五年(前124)四月丁未以卫青功封发干侯，元鼎五年(前112)坐酎金免。参看《汉书·卫青传》、《外戚恩泽侯表》。

【译文】

卫青将军生得一子，有人来献上驹马，就给他儿子取名叫驹，字叔马。后来改名为登，字叔升。

92. 董贤宠遇过盛

【题解】

历代佞臣之所以能够飞扬跋扈或奢侈无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有皇帝作靠山。一旦这座靠山崩溃，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会比董贤好多少。这种人靠佞幸博得的浮华最煊赫，其实也最虚假。

【原文】

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①，重五殿，洞六门，柱壁皆画云气华荫，山灵水怪，或衣以绀锦，或饰以金玉^②。南门三重，署曰南中门，南上门、南便门^③。东西各三门，随方面题署，亦如之。楼阁台榭，转相连注^④，山池玩好，穷尽雕丽。

【注释】

①哀帝：汉哀帝刘欣（前26～前1），元帝庶孙。三岁嗣立为定陶王，十八岁立为太子，在位仅六年。《汉书》有《哀帝纪》。董贤（前23～前1）：字圣卿，云阳（陕西淳化西北）人，汉哀帝之佞臣，官至大司马，封高安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筑第宅，造冢墓，靡费无数。哀帝死，治办丧事不力，畏罪自杀。参看《汉书·佞幸传》。

②“重五殿”等六句：《汉书·佞幸传》：“又以（董）贤妻父为将作大匠，弟为执金吾。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土木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绀锦。”颜师古曰：“重殿谓有前后殿，洞门谓门相当也。皆僭天子

之制度者也。”按：重五殿，即前后五重殿，洞六门即六重两两相对的门。

华：同“花”。蒨(wǔ伟)：花。 绡锦：见第6条注①。

③南便门：一本作“南更门”。

④连注：连接在一起。

【译文】

哀帝为董贤在北阙下盖了一幢大宅第，前后殿五进，两两相对的门六重，殿中柱子墙壁上都画着云气花卉，山神水怪，有的用厚锦包着，有的用金玉装饰。南边有三重门，题名为南中门、南上門、南便门。东西两面各有三重门，根据其方向题写名字，也像南面的门一样。楼阁亭台，逶迤宛转，互相连接，假山水池和各种赏玩之物，极尽雕饰华丽之能事。

93. 三 馆 待 宾

【题解】

战国时代盛极一时的养士之风，在汉初尚有子遗，公孙弘开东阁，营三馆，即是一例。在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己亥杂诗》）的同时，难道不应该吁请人们献出一颗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热心肠吗？

【原文】

平津侯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①。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②，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馆，以待国士^③。其有德任毗赞^④、佐理阴阳者^⑤，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列、将军二千石者^⑥，居翘材之馆。其有一介之善^⑦，一方之艺，居接士

之馆。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⑨。

【注释】

①“平津侯自以布衣为宰相”四句：平津侯：即公孙弘，见第35条注①。

阁(gé阁)：小门。或本作“閤”。卢文弨校刊《抱经堂丛书》本：“《尔雅》曰：‘小閤谓之阁。’颜师古注《汉书》云：‘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掾史官属也。’旧本作‘閤’，讹。《汉书》俗本亦有讹者，皆不可从。”今按：阁、閤二字后多混用，卢说稍嫌拘泥。《汉书·公孙弘传》：“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宾馆，开东阁以延贤人，参与谋议。”

②钦：钦慕。

③翘材：材能突出。

④国士：一国中才能出众的人。

⑤毗(pí皮)赞：辅佐。

⑥佐理阴阳：意为协助调谐阴阳之气。古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化生，所以调谐阴阳二气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⑦九列：即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各代所列九卿不尽相同。汉代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秩皆二千石。“列”或作“烈”。将军：官名。春秋时卿通称将军，战国时此为武官名。汉代置大将军、骠骑将军，位仅次于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位次上卿。秩皆二千石。

⑧一介：形容少量。

⑨“而躬自菲薄”三句：《汉书·公孙弘传》：“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可与本则所记参证。

【译文】

平津侯公孙弘布衣出身，自从当上宰相后，就在东边开了个小门，营建了客馆，用来招徕天下的贤能之士。第一所客馆叫钦贤馆，用来接待最有贤德的人；第二所叫翘材馆，用来接待最有才华的人；第三所叫接士馆，用来接待国中有才能的人。那些贤德胜任辅佐君王或协助调谐阴阳关系的人，住在钦贤馆；那些才能够得上担任九卿、将军等二千石官秩的人，住在翘材馆；那些有某

点优点，有一技之长的人，住在接士馆。但公孙弘自己却过得很俭省，所得的俸禄，都用来奉养招待这些人。

94. 闽越鹏蜜

【题解】

闽越远离中原，所产之物均属稀罕，参阅第26条、第76条。

【原文】

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①，蜜烛二百枚^②，白鵀黑鵀各一双^③。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

【注释】

①闽越王：汉高祖五年（前202），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辖今福建省境，后为汉武帝所灭。亦称“闽粤”、“东粤”。“闽越王”或本作“南越王”，则是指赵佗。参看第26条注④。高帝：即汉高祖刘邦。石蜜：亦称崖蜜、岩蜜，野蜂在高山岩穴间所酿的蜜，色青，味微酸。又，交趾人称蔗糖也叫石蜜。斛(hú)：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

②蜜烛：即蜡烛，用从蜂巢中提制的蜡制成。

③白鵀(xián)黑鵀：鸟名，长得像山鸡，各呈白、黑色，产于我国南部，是一种名贵观赏鸟类。

【译文】

闽越王献给高祖野蜂蜜五斛，蜡烛二百根，白鵀、黑鵀各一双。高帝很高兴，送闽越王的使者回去时回赠了很多东西。

95. 滕公葬地

【解题】

古代墓志中常称墓地为佳城，其典即出于此。晋张华《博物志》七《异闻》：“汉滕公薨，求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踣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之。”记此事背景在夏侯婴死后，与本则不同，就故事情节及其描写而言，似乎不如本则曲折生动。

【原文】

滕公驾至东都门^①，马鸣，踣不肯前^②，以足跑地久之^③。滕公使士卒掘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烛照之，有铭焉。乃以水洗写其文^④，文字皆古异，左右莫能知。以问叔孙通^⑤，通曰：“科斗书也^⑥。”以今文写之^⑦，曰：“佳城郁郁^⑧，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注释】

①滕公：即夏侯婴，见第87条注⑩。东都门：汉代长安城北头第一门为宣平门，俗称东都门，是汉代长安东城出入的重要门户。

②踣(jú)：曲，屈。一说同“蹢”，徘徊不进的样子。

③跑：用脚刨地。

④写：同“泻”，洗泻即冲洗。

⑤叔孙通：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博学，通时变，曾为秦博士。秦末为项羽部属，后归刘邦，任博士，称稷嗣君。汉王朝建立后，定立朝章典礼，皆出其手，被称为“汉家儒宗”，后任太子太傅。《史记》、《汉书》有传。

⑥科斗书：即蝌蚪书，又名蝌斗文，古代的一种字体，因其头粗尾细，形状如蝌蚪而得名。

⑦今文：汉代称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为今文，以前所用的篆书等字体叫古文。

⑧佳城：见本则题解。 郁郁：阴森幽寂的样子。

【译文】

滕公夏婴侯驾车来到东都门，马叫了起来，弯着腿不肯向前走，用脚在地上刨了好久。滕公命令士兵们挖开马脚刨过的地面，挖到约三尺深的地方，得到一副石棺，滕公用蜡烛照看，上面有铭文，就用水冲洗清上面的铭文，文字都很古怪，旁边没有人认得。去问叔孙通，叔孙通说：“是蝌蚪文。”用当代通行的字体隶书写出来，便是：“这个好地方阴暗幽寂，三千年后始见天日，啊滕公就葬在这个墓室。”滕公说道：“唉呀，老天！我死后就要葬在这里吗？”死后他便葬在那里。

96. 韩 嫣 金 弹

【题解】

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春秋时代荒淫无道的晋灵公喜欢玩弹弓，常常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的惊恐狼狈神态，从中取乐。韩嫣也喜欢玩弹弓，而且以金为丸，出手之阔，令人惊愕。这两件事虽然相去数百年，但一样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空虚、没落的灵魂。

【原文】

韩嫣好弹①，常以金为丸②，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

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

【注释】

①韩嫣：字王孙，善骑射，聪慧，为汉武帝所爱幸，官至上大夫，因骄妄奸佞为太后嫉恨，赐死。参看《汉书·佞幸传》。弹(tán谈)：用弹弓发射弹丸。

②丸：弹丸。

【译文】

韩嫣喜欢用弹弓射弹丸，常常用金子做成弹丸，每天要丢掉十几颗金弹丸。长安人因此编了顺口溜说：“如果苦于饥寒，跟去捡金弹丸。”京都的小孩们，每次听说韩嫣出来射弹丸了，就跟着他，从远处看弹丸落到什么地方，就去捡起来。

97. 司马良史

【题解】

司马迁撰《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不朽的丰碑。这部名山之作在汉代就得到刘向、扬雄等大学者的高度赞扬。本则作者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也给予崇高的评价。

【原文】

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①，先达称为良史之才^②。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③；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④。及其序屈原、贾谊^⑤，辞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

【注释】

①司马迁(约前145或135~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早年曾遍游大江南北,采集传说,了解风土人情。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前108)继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因替李陵降匈奴作辩解,得罪武帝下狱,遭受屈辱的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著书,完成《太史公书》,后称《史记》。《史记》共一百三十篇,是我国最早的通史,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止于汉武帝,首尾三千年,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体裁分为本纪、世家、列传、八书(记制度沿革)、十表(世事的来龙去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史学著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对部分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在文学史上亦有很高的地位。后人注释有南朝宋裴骅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参看《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

②先达:前辈。此指刘向、扬雄等人。《汉书·司马迁传》:“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良史:优秀的史官。

③“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二句:伯夷:商末孤竹君的长子。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后来两人都投奔到周,反对周武王进军伐商。武王灭商后,他们又逃到首阳山,坚持不下山,不食周粟,最后死去。《史记·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如何哉?’”《史记·太史公自序》:“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④“为《项羽本纪》”三句:本纪在《史记》中为历代帝王之传,因项羽在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曾拥有与刘邦相抗衡的实力,故司马迁将他列入《本纪》。《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⑤及其序屈原、贾谊:序:按次序编列。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楚人。楚怀王时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后遭谗被放,目睹国势日蹙,忧愤欲绝,沉于汨罗江而死。屈原是我国第一个大诗人,所作的《离骚》等楚辞作品对后世文学影响尤大。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属河南省)人,汉初政论家、文学家。文帝初召为博士,官至大中大夫,因得罪权贵,被贬长沙,渡湘水,作赋吊屈原,并自伤遭际。后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堕马死,他自伤失职,郁郁而死。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写为《屈原贾生列传》,

即因屈、贾同有怀才不遇之经历,同时亦饱含作者对自己所遭厄运的悲愤。《史记·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译文】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辈称他为优秀的史官。他把伯夷列于列传的第一篇,是因为伯夷为人善良却得不到好报;他写《项羽本纪》,是因为项羽曾坐在高位上,不是因为他有德行。还有他把屈原、贾谊两人合传,文章气势起伏跌宕,悲而不伤,也是近代伟大的人才。

98. 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①

【题解】

汉初藩邸沾染战国余风,颇有养士之习。聚集在梁孝王门下的文人尤多,作赋是他们所进行的文学活动之一,保留在《西京杂记》中的这几篇赋是值得珍视的赋史资料。它们题材不同,写法各异,而都归结到对梁王的颂扬。

【原文】

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②,集诸游士^③,各使为赋。

【注释】

①本则及以下七小则原为一条,标题作“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今分为八段,并以赋家及所作赋名为小标题,而序号上仍标作一条。

②梁孝王:见第59条注①。忘忧之馆,梁孝王所筑宫室名。

③集诸游士:《汉书·梁孝王传》:“(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

【译文】

梁孝王在忘忧馆游乐，招集了好多游士，让他们各自写赋。

枚 乘《柳 赋》

【题解】

《柳赋》借柳生发，描写宴饮之乐，抒发忠诚之忧。汉惠帝名刘盈，有人据这篇赋中“盈满六庖”一句，不避汉惠帝讳，认为这七篇赋是后人所作，恐怕也未必。因为汉初避讳制度还不像后代那么严格，还可以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礼记·曲礼下》）

【原文】

枚乘为《柳赋》^①，其辞曰：

“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②，叶萋萋而吐绿^③。出入风云，去来羽族^④。既上下而好音^⑤，亦黄衣而绛足^⑥。蜩螗厉响^⑦，蜘蛛吐丝。阶草漠漠^⑧，白日迟迟^⑨。于嗟细柳^⑩，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⑪，御群英而玩之^⑫。小臣瞽聵^⑬，与此陈词^⑭。于嗟乐兮！于是樽盈缥玉之酒^⑮，爵献金浆之醪（梁人作蒲蔗酒，名金浆）^⑯，庶羞千族^⑰，盈满六庖^⑱。弱丝清管^⑲，与风霜而共雕，铨铄啾唧^⑳，萧条寂寥，俊义英旄^㉑，列襟联袍^㉒。小臣莫效于鸿毛^㉓，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撩^㉔。”

【注释】

①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曾为吴王刘濞郎中,梁孝王门客,以辞赋见称于时。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入京,死于途中。有赋九篇,今存《七发》等三篇。《汉书》有传,近人辑有《枚叔集》。

②逶迤(wēi yí威移):弯曲而长的样子。

③萋萋:茂盛的样子。《抱经堂丛书》本等作“萋微”。

④羽族:鸟类。

⑤既上下而好音:指燕子。语出《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上下其音。”

⑥黄衣:黄色的羽毛,此指黄鹂。绛足:深红色的鸟足。

⑦蛎螳(tiáo táng条唐):蝉。厉响:尖利的鸣叫。

⑧漠漠:密布的样子。

⑨迟迟:阳光和暖的样子。《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采芣祁祁。”朱熹《诗集传》:“迟迟,日长而暄也。”

⑩于嗟,感叹词。亦写作“吁嗟”。

⑪渊穆:深沉静美。

⑫御:统领。群英:指群臣。玩:玩赏。

⑬瞽瞍(gǔkǔ古愧):眼瞎,耳聋。这是作者称自己无所见闻的自谦之词。

⑭与:参与。

⑮樽:酒器。缥(piǎo殍)玉之酒:一种颜色清白带有轻黄的美酒。

⑯爵:酒器。醪(láo劳):醇酒。落蔗:即甘蔗,见第90条注⑪。

⑰庶羞:众多精美的食物。千族:千种。

⑱六庖:《校注》:“六庖,指君王的厨房。”

⑲弱丝清管:等于说“丝管清弱”。形容丝竹管弦之声纤细轻扬。

⑳铨铨(cānghuāng仓皇)啾啾:象声词。《古文苑》卷三章樵注:“铨铨,大音;啾啾,小音,并寂然无闻。”

㉑俊义英旄:才华杰出品德卓越的人士。旄,一本作髦,二字通用。

㉒列襟联袍:等于说比肩接踵,形容人数众多,比比皆是。

㉓鸿毛:形容微小。

㉔增景:增光,添光彩。边撩:柳树的末梢,比喻细微。

【译文】

枚乘写了一篇《柳赋》，它的词句是这样的：

“在那忘忧馆里，有一株枝条飘垂的柳树。树枝曲折延伸带些紫色，树叶茂盛竞相吐放翠绿。风云在树枝间进出穿行，鸟类在枝叶间来来去去。有的跳上跳下叫声悦耳动听，有的是黄色的羽毛深红的鸟足。蝉儿尖利地鸣叫，蜘蛛悠闲地吐丝。阶前的绿草密布，阳光灿烂和煦。啊，细弱的柳条，在风中飘飏着轻盈的丝缕。君王的风度静穆沉美，他率领群臣玩赏着柳树。小臣我哪里有什么见识，眼睛耳聋，却有幸把这样的文会参与。我是多么快乐啊！于是酒樽中灌满了轻黄色的美酒，酒爵上献来了金浆醇醪（梁国人做的甘蔗酒，叫金浆）。美味佳肴种类繁多，把君王的厨房堆满了。清幽纤细的管弦乐声，像风霜一样突然停止了喧嚣。大声铃铎小声啾唧，都只剩下萧条和寂寥。比肩接踵，到处都是俊杰英豪。小臣我不能尽绵薄之力，只会尽情享用这美酒佳肴。即使河清海枯，也无能为君王增光一丝一毫。”

路乔如《鹤赋》

【题解】

这篇赋采用了拟人的写法。赋中的那只白鹤，象征一方面感激藩王的恩遇，一方面又不愿为了物质享受而舍弃精神自由的贤士。这种矛盾心理在当时藩国蓄养的门客中有一定代表性。

【原文】

路乔如为《鹤赋》^①，其辞曰：

“白鸟朱冠，鼓翼池干^②。举修距而跃跃^③，奋皓翅之翾翾^④。宛修颈而顾步，啄沙磧而相欢^⑤。岂忘赤霄之上^⑥，忽池籞而盘桓^⑦。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⑧。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⑨，赖吾王之广爱，虽禽

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⑩，凭朱檻而为欢^⑪。”

【注释】

①路乔如：人名，梁孝王门客，生平事迹不详。

②池干：池岸。干，原作“于”，据《津逮秘书》等本改。

③距：脚爪。

④翾翾(zhǎn 盍)：《古文苑》卷三路乔如《鹤赋》章樵注：“在干反(zān 簪)，飞动貌。”《抱经堂丛书》本以为“翾翾”是“翾翾(zhǎn)”之误，形容迅飞的样子。

⑤沙磧(qì 气)：沙滩地欢；《抱经堂丛书》本以为当作“谨”，为喧哗之意。

⑥赤霄：天空。

⑦池籞(yù 御)：禁苑，周围以篱落隔绝，禁人往来。

⑧梁：原作“梁”，形近而误。

⑨笼樊：樊笼，鸟笼。

⑩腾骧(xiāng 香)：奔跃，飞腾。

⑪檻：这里指鸟笼的栏杆。

【译文】

路乔如写了一篇《鹤赋》，文章是这样的：

“这只白鸟有红色的头顶，它展开翅膀在池岸边。举起脚爪跃跃欲飞，奋起洁白的翅膀疾速飞上天。俯下修长的脖子边走边顾盼，在沙地里啄食追逐喧闹。难道它忘了那宽阔的蓝天，只在这禁苑中逗留盘桓？喝着清冽的溪水却不能高飞，吃着稻谷却于心不安。由此可知野禽自有野性，还没摆脱樊笼的拘牵。仰仗着君王您博大的爱心，即使禽鸟也感受您的恩典。它正奔跃着边叫边舞，靠着红色的栏杆尽情寻欢。”

公孙诡《文鹿赋》

【题解】

这篇赋通过对文鹿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梁孝王知遇之恩的

感激之情。

【原文】

公孙诡为《文鹿赋》^①，其词曰：

“麇鹿濯濯^②，来我槐庭^③。食我槐叶，怀我德声^④。质如绡縠^⑤，文如素綦^⑥。呦呦相召，《小雅》之诗^⑦。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⑧。”

【注释】

①公孙诡：齐（今山东北部）人，梁孝王门客，诡计多谋，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曾与羊胜等合谋刺杀汉朝大臣爰盎，遭追捕，藏匿梁王后宫，后被迫自杀。事见《汉书·梁孝王传》。文鹿：身上有花纹的鹿。

②麇（yōu悠）鹿濯濯：语出《诗经·大雅·灵台》。麇鹿，母鹿。濯濯，肥美的样子。

③槐庭：种着槐树的庭院。

④德声：德音，美名。

⑤绡（xiāo香）：浅黄色。縠：通“褥”，褥子。

⑥素：白色。綦（qí棋）：通“棋”。

⑦“呦呦相召”二句：指《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以鹿鸣呦呦之声来召唤嘉宾。呦呦（yōuyōu幽幽）：鹿鸣的声音。

⑧“叹丘山之比岁”二句：是感慨隐居山林多年，今天终于为梁王所知遇。丘山，指隐居的山林。比岁，连年。

【译文】

公孙诡写了一篇《文鹿赋》，文章是这样的：

“那母鹿长得多么肥美，它来到我种了槐树的庭院中。它爱吃槐树的叶子，它怀念我美好的名声。鹿毛像浅黄色的被褥，花纹像纵横交错的白色棋盘。呦呦的鹿鸣声召唤着宾客，使人想起

《小雅》中的那个诗篇。可叹我隐居山林这么多年，总算有了被梁王知遇的今天。”

邹阳《酒赋》

【题解】

这篇赋铺叙各色醇酒和宴饮之乐，篇终归结到对梁孝王的称颂，曲终奏雅，是汉赋中习见的笔法。

【原文】

邹阳为《酒赋》^①，其词曰：

“清者为酒，浊者为醴^②；清者圣明，浊者顽呆^③。皆曲渚丘之麦^④，酿野田之米。仓风莫预^⑤，方金未启。嗟同物而异味，叹殊才而共侍。流光醲醲^⑥，甘滋泥泥^⑦。醪酿既成^⑧，绿瓷既启。且筐且漉^⑨，载茜载齐^⑩，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其品类，则沙洛淥酃^⑪，乌程、若下^⑫，高公之清^⑬。关中白薄^⑭，清渚紫停^⑮。凝醲醇酎^⑯，千日一醒^⑰。哲王临国，绰矣多暇^⑱。召幡幡之臣^⑲，聚肃肃之宾^⑳。安广坐，列雕屏，綃绮为席，犀璫为镇^㉑。曳长裾^㉒，飞广袖，奋长缨^㉓。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㉔。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㉕，四座之士，皆若哺梁肉焉。乃纵酒作倡^㉖，倾碗覆觞^㉗。右曰官申，旁亦徵扬^㉘。乐只之深^㉙，不吴不狂^㉚。于是锡名餌^㉛，祛夕醉^㉜，遣朝醒^㉝。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

【注释】

①邹阳：齐人，多谋善计，擅长辞赋。初从吴王刘濞，曾劝濞勿起兵反叛，后为梁孝王客，为羊胜等人谗忌下狱，邹阳于狱中上书梁王，申诉冤屈。释放后，拜为上客，景帝时官至弘农都尉。《汉书》有传。

②醴：带糟的甜酒。

③顽呆(ái 皑)：愚顽，痴愚。古人常把清酒、浊酒分别比作圣人和贤人，就是从邹阳此赋中引申出来的。

④曲(qū 区)：酒母。这里作动词，意为酿酒。埭(dì 计)丘：野田，泛指种植稻麦的田地。

⑤仓风：《校注》：“仓风，即苍风。《诗经·王风·黍离》：‘悠悠苍天’。《经典释文》：‘苍’，本亦作‘仓’。《尔雅·释天》谓‘春为苍天’。则‘苍风’乃指春风，与下句‘金’指秋对举，二句合言酒酿造过程。”这两句是说不使春风透过酒瓮，到了秋天也不打开酒瓮。

⑥醅(yì 义)：醇酒清得发亮的样子。

⑦泥泥：这里指酒的滋味醇美。

⑧醪酿：酿酒。

⑨篴：竹制滤酒器，这里用作动词。漉(lù 鹿)：过滤。

⑩茜(suō 缩)：原作“簪”，据《抱经堂丛书》本改，茜，通“缩”，以青茅滤去酒糟。《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郑注：“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说文解字》引《左传》，“缩”作“簪”。齐：同“剂”，调配。此句一本作“载簪载茜”，或谓簪、茜皆是滤酒之义。

⑪沙洛：一种美酒名。录酈(lù líng 录灵)：也都是美酒的名称。

⑫乌程、若下：是两种有名的醇酒。乌程，原作“程乡”，《初学记》二六引作“乌程”，今从《校注》改为“乌程”。

⑬高公之清：高公所酿的清酒。高公所指未详。

⑭白薄：酒名。

⑮青渚紫停：形容醇酒的颜色清碧晶莹。

⑯凝：浓。醉：醇酒。一说为苦酒。酎：见第8条注①。

⑰千日一醒：形容醇酒劲力极强，使人喝了一醉千日。晋张华《博物志》中记载有刘玄石在中山酒家买酒喝，其后沉醉一千天的故事。

⑱绰矣：舒缓悠闲的样子。

⑲皤(pó 婆)皤：形容鬓发斑白。

⑳肃肃：恭敬的样子。

㉑犀：犀牛角。璊(qú渠)：一种玉。镇：压席之物。

㉒曳：拖，拉。裾：衣服的大襟。

㉓纓：系在脖子上的帽带。

㉔莞(wǎn完)尔：微笑的样子。

㉕劳：慰勉。

㉖倡：通“唱”。

㉗覆：倒。觴：古代喝酒用的器具。

㉘“右曰宫中”二句：宫、徵(zhǐ只)都是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申，舒展。这两句是说身边演奏起了音乐，音调抑扬。

㉙只：语气助词。《诗经·尔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诗经·周南·樛木》：“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㉚吴：大声说话。《诗经·周颂·丝衣》：“不吴不敖。”《毛传》：“吴，诤也。”

㉛锡：赐。餌：糕饼，也泛指食物。

㉜祛(qū驱)：除去。

㉝醒(chēng程)：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

【译文】

邹阳写了一篇《酒赋》，文章是这样的：

“清澄的称做酒，浑浊的称做醴。清澄的就像一个人圣贤明智，浑浊的就像一个人蠢笨无知。酒曲都采用潁丘的麦子，酒料选用野田的稻米。不让春风透进酒瓮，直到秋天也不轻易开启。感慨同样的东西却能做出不同的滋味，可叹各种人才都聚集在一起。酒色清冽泛着亮光，甘美的滋味令人入迷。醇酒既然已酿好，就把绿色的瓷瓮开启。用竹筐一遍遍过滤，一边滤酒一边调配。百姓饮酒寻求欢乐，君子饮酒讲究礼仪。讲到酒的类别，则有沙洛淶酈，乌程、若下，高公酿的酒纯清。关中的白薄酒，颜色清碧晶莹。这些经过多次酿制的醇厚美酒，喝过的人大醉一千天还不醒。贤明的君王治理藩国，时间充裕悠闲雍容。召集白发苍苍的老臣，会聚神情恭敬的嘉宾。安设宽敞的坐位，展列雕饰的画屏，用丝绸铺作席子，用犀牛角和宝玉作席镇。抽动长长的衣

襟，飞扬起宽大的衣袖，摆动脖子上系的长长的帽缨。英俊伟岸的宾客，微笑着各自就席。君王靠着玉几案，倚着玉屏风，举手作一下抚慰的姿势，四座的宾客，都仿佛吃到了美味佳肴，于是就纵情饮酒，放声歌唱，碗里倒满，杯中喝光。左右演奏，乐声抑扬。深深沉浸在欢乐中，不高声喧哗，也不举止轻狂。于是君王赐下名贵的食物，驱除黄昏的醉意，清除早晨酒后昏沉沉的感觉。祝我王长寿亿万年，常与日月争光。”

公孙乘《月赋》

【题解】

这篇赋从描写月光落笔，以月光比喻君子之德，暗寓君子当以此自勉，注重进德修身。

【原文】

公孙乘为《月赋》^① 其辞曰：

“月出皦兮^②，君子之光。鸛鸡舞于兰渚^③，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④。猗嗟明月^⑤，当心而出。隐员岩而似钩^⑥，蔽修堞而分镜^⑦。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炎日匪明^⑧，皓璧非净。躔度运行^⑨，阴阳以正。文林辩囿^⑩，小臣不佞^⑪。”

【注释】

①公孙乘：梁孝王门客，其名不见于《史记》、《汉书》，生平事迹不详。

②月出皦(jiǎo脚)兮：《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毛传》：“皎，月光也。”郑笺：“皎，本又作‘皦’。”《古文苑》卷三《月赋》章樵注：“以月之明比君子之德。”

③鸛(kūn昆)鸡：一种黄白色像鹤的鸟。兰渚：长有兰草的小沙洲。

④“君有礼乐，我有衣裳”两句：《古文苑》卷三《月赋》章樵注：“梁王宴乐群士，众宾从梁王游，各由其道，不愆礼度。”意思是说君臣之间相处以礼义为原则。

⑤猗嗟：感叹词，表示赞美。《诗经·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

⑥员：员峭，意为挺拔、高耸。

⑦修：长。堞：城堞，城墙上齿状的矮墙。分镜：比喻圆月被分隔成两半。章樵注以为此二句与下二句都是以月光比喻君德，为小人蒙蔽，则君德必亏，加强修养，君德才会如明月高照。

⑧匪：同“非”。

⑨躔(chán)度：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经行的轨迹。

⑩文林辩囿：形容文士辩才众多。

⑪不佞：不才。章樵注：“于群英之中因月进言，自愧非材佞口辩也。”

【译文】

公孙乘写了一篇《月赋》，文章是这样的：

“月亮出来多么皎洁，君子修德正像这月光。鷗鸡起舞在长着兰草的沙洲，蟋蟀鸣叫于西堂。君王以礼乐招徕宾客，我也不逾礼节地陪侍君王。那是多么美丽的明月啊，出现于天的中央，被高耸的山岩遮去的就像一只钩，被长长的城堞掩蔽的又像一面破裂的明镜。只要稍稍升起增添光辉，就能高悬天际把庭院辉映。与月亮相比，炽热的太阳算不上明亮，洁白的玉璧算不得明净。她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阴阳历日根据她来调正。当着这么多文士辩才为月作赋，小臣我深感才华不行。”

羊胜《屏风赋》

【题解】

这篇赋通过铺叙梁孝王屏风装饰之美，以表现称颂梁孝王的主题。

【原文】

羊胜为《屏风赋》^①，其辞曰：

“屏风鞬匝②，蔽我君王。重葩累绣③，沓璧连璋④。
饰以文锦，映以流黄⑤。画以古列⑥，颀颀昂昂⑦。藩后
宜之⑧，寿考无疆⑨。”

【注释】

①羊胜：齐（今山东北部）人，梁孝王门客，曾与公孙诡合谋刺杀汉朝大臣爰盎等人，遭追捕，匿梁王宫中，后被迫自杀。

②鞬（gé格）匝：围绕的样子。

③葩：花。这句是说屏风上重叠绣着很多花。

④沓璧连璋：这句是说屏风上镶嵌着很多玉饰。沓、连都形容多。璧、璋都是玉。

⑤流黄：褐黄色。

⑥列：同“烈”，烈士。古列，一本作“古烈”。

⑦颀（yóng咏）颀：庄重敬顺的样子。昂昂：志气高昂的样子。

⑧藩后：藩王，诸侯王，这里指梁孝王。

⑨考：年老，年纪大。

【译文】

羊胜写了一篇《屏风赋》，文章是这样的：

屏风重重围绕，遮掩着我们的君王。上面重叠绣着许多花的图案，镶嵌着一连串的玉璧圭璋。用有花纹的锦锻装饰，衬托的底色是褐黄。画上古贤烈士的图像，他们敬顺庄重，志气高昂。我们的君王最适宜用这样的屏风，祝他万寿无疆。”

邹 阳《几 赋》

【题解】

从这篇赋的铺叙中可以看出，这张几确实非同寻常，因此作

者希望“君王凭之，圣德日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节还交代了忘忧馆诸士聚会作赋的结局。

【原文】

韩安国作《几赋》^①，不成，邹阳代作，其辞曰：

“高树凌云，蟠纡烦冤^②，旁生附支。王尔公输之徒^③，荷斧斤^④，援葛藟^⑤攀乔枝^⑥，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⑦，聒者磨砢^⑧。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离奇仿佛，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日跻^⑨。”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

【注释】

①韩安国(?—前127)：字长孺，梁国成安(今河南临汝县东南)人，初为梁孝王中大夫。武帝时任御史大夫，后为卫尉，以病死。《史记》、《汉书》有传。

②蟠纡(yū迂)：盘曲，屈曲。纡，同“纡”。烦冤：婉转回旋的样子。

③王尔：古巧匠名。公输：指公输班，即鲁班，春秋时鲁国的巧匠。“输”原作“舒”，据《汉魏丛书》、《津逮秘书》等本改。

④斤：斧子类的工具。

⑤藟(léi雷)：藤蔓。

⑥乔：高。

⑦眇：瞎了一只眼睛。

⑧砢(lóng龙)：磨。

⑨跻(jī机)：升、登。

【译文】

韩安国写《几赋》，写不出来，邹阳代他写了一篇，赋是这样

写的：

“有一棵树高耸入云，树干曲曲折折盘旋上升，旁边生出一个枝杈。一些像王尔鲁班那样的能工巧匠，扛着斧头，拉着葛藤，拽着高高的树枝爬上树，登上高不可测的树顶，砍下这段木头带回来。让瞎了一只眼的工匠把木头削直，让耳朵聋了的工匠把木头磨光。齐国献来了宝贵的斧头，楚国献来了著名的工匠。于是才造成了这张几。它形状离奇，就好像巨龙盘踞，骏马回旋，好像凤凰飞去，鸾鸟回归。君王倚靠着这张几，他的圣明贤德也将日益完美。”

邹阳、韩安国罚酒三升，赐给枚乘、路乔如绢，每人五匹。

99. 五 侯 进 王

【题解】

梁孝王深受窦太后及文景二帝的宠爱，景帝有一次酒后甚至说要把皇位传给他。梁孝王也由此生出非分之想。景帝拜梁孝王五子为列侯一事，《史记》、《汉书》均不见记载，但揆以当日形势，应当说是可信的。至于“分梁国为五”，则是以推恩为掩护而采取的旨在削弱藩国，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政治行动。

【原文】

梁孝王入朝^①，与上为家人之宴^②，乃问王诸子，王顿首谢曰^③：“有五男。”即拜为列侯^④，赐与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国为五，进五侯皆为王^⑤。

【注释】

①梁孝王：见第59条注①。

②上：皇上，这里指梁孝王之兄、汉景帝刘启。

③顿首：头叩地而拜。

④列侯：秦制，爵位分二十级，彻侯位最高。汉承秦制，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侯为通侯，或称列侯，参阅《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⑤“王薨”三句：薨(hōng轰)：古代称侯王死叫做薨。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译文】

梁孝王进朝，皇上把他当作家里人设便宴招待，皇上就问孝王子女的情况。梁孝王叩地而拜回答说：“有五个男孩。”皇上当即封他们为列侯，赐给衣裳器玩服饰等。梁孝王死后，又把梁国分为五个部分，五侯都进封为王。

100. 河间王客馆

【题解】

河间王刘德为招徕人才建宫修馆，与平津侯“三馆待贤”（第93条）一样，反映了汉初藩王权门求贤养士的风气。

【原文】

河间王德筑日华宫^①，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②。

【注释】

①河间王德：即河间献王德，汉景帝子，修学好古，被服儒术，山东儒

者多从而游。参阅《汉书·景十三王传》。日华宫：河间王刘德所建宫名。《三辅黄图》三《曜华宫》后：“日华、曜华宫，营构不在三辅，然皆汉之诸王所建。”

②逾：超过。

【译文】

河间王刘德建造日华宫，设置客馆二十几处，用来接待学士。自己的生活标准不超过宾客。

101. 年少未可冠婚

【题解】

在对待刘贾加冠完婚这件事上，窦太后老而固执，汉景帝居中调停，梁孝王小心翼翼，婉转陈辞。本则通过对话塑造了三个生动的人物形象。

【原文】

梁孝王子贾从朝^①，年幼，窦太后欲强冠婚之^②。上谓王曰：“儿堪冠矣^③。”王顿首谢曰：“臣闻《礼》二十而冠，冠而字^④，字以表德。自非显才高行，安可强冠之哉^⑤？”余日，帝又曰：“儿堪室矣^⑥。”王顿首谢曰：“臣闻《礼》三十壮有室，儿年蒙悼^⑦，未有人父之端^⑧，安可强室之哉^⑨？”余日，贾朝，至闾而遗其舄^⑩，帝曰：“儿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⑪。

【注释】

①梁孝王子贾：《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梁孝王传》记孝王有五子：

买、明、彭离、定、不识。此处“贾”或即“买(賈)”之误。从朝:跟从朝见皇上。

②窦太后(?~前135或前129):汉文帝皇后。清河观津(今河北衡水东)人,吕后时为代王(文帝)姬。代王入为皇帝,她被立为后。景帝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喜好黄老之学。参看《汉书·外戚传》。冠: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加冠的礼仪,结发戴冠。

③冠:原作“弁”,是“弁”之讹。《学津讨原》本作“弁”,今据上下文改从《汉魏丛书》作“冠”。

④“臣闻《礼》二十而冠”二句:《礼》:《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今本为东汉郑玄注本。字:表字。古代男子二十岁加冠礼,冠后取字。《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

⑤此下原有“帝曰:‘儿堪冠矣。’”六字。《抱经堂丛书》本卢文弨校云:“各本有‘帝曰儿堪冠矣’六字,乃衍文。下文亦重‘帝曰儿堪室矣’。本亦有不重者。今案:两处皆不当有,去之为净。”罗根泽先生校本亦从卢说,以此二句为衍文,今删去。

⑥室:娶妻。《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有室。”郑玄注:“有室,有妻也。”

⑦蒙悼:等于说蒙稚,意为年幼,幼稚。蒙,童蒙。悼,年幼者。《礼记·曲礼上》:“七年曰悼。”

⑧端:开头,引申为缘由。

⑨此下原有“帝曰:‘儿堪室矣。’”六字,系衍文,今删去。理由见注⑤。

⑩阂(kǔn掘):门槛。舄(xì戏):鞋。

⑪白:告诉。

【译文】

梁孝王的儿子刘贾跟着孝王朝见皇上,年纪还小,窦太后想强行给他加冠完婚。皇上对孝王说:“孩子可以加冠了。”孝王叩头拜谢说:“我看《礼记》上说二十才行加冠礼,行加冠礼后起字,字用来表明品德。不是才华卓越德行高深的人,哪能强行给他加冠呢?”过了几天,皇上又来说:“孩子可以娶妻成家了。”孝王叩头拜谢说:“我看《礼记》上说到三十岁壮年后才娶妻成家,小儿年轻幼稚,没有为人父的样子,怎能强行让他娶亲呢?”没几天,刘贾上朝,走过一道门槛时把鞋走掉了,皇上说:“这孩子确实还小。”就

告诉太后说还不能给他加冠完婚。

102. 劲 超 高 屏

【题解】

江都王刘非确是古代的跳高好手。

【原文】

江都王劲捷^①，能超七尺屏风^②。

【注释】

①江都王：江都易王刘非，汉景帝子。景帝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七国叛乱中击吴有军功，徙封江都王，治故吴国。二十七年卒，子建嗣。此处江都王当指刘非。史称其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参看《汉书·景十三王传》。

②超：一跃而上，跳过。七尺：《校注》：“汉代七尺，大约相当于今之一公尺七十左右。”

【译文】

江都王刘非矫健敏捷，能跳过七尺高的屏风。

103. 元后燕石文兆

【题解】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娥氏之女简狄吞了天上降下的玄鸟（燕子）的卵而生育了商的始祖契。本

则所记燕石文兆也带有这种受命于天、天人感应的观点。

【原文】

元后在家^①，尝有白燕衔白石，大如指^②，坠后绩筐中^③。后取之，石自剖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④。后为皇后，常并置玺笥中^⑤，谓为天玺也。

【注释】

①元后：汉元帝皇后，成帝生母，名王政君，王禁女，父兄子侄皆贵显。《汉书》有《元后传》。

②指：《抱经堂丛书》本作“卵”。

③绩筐：针线筐。

④宝录：珍藏。录，收藏。《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录”作“篆”。

⑤玺笥(sì)：收藏印玺的盒子。

【译文】

元后在家，曾有一只白燕口里衔着白石，白石有手指那么大，掉在元后的针线筐中。元后拿出来，白石便自己断成两半，中间有字写着：“母天地”。元后把它合上，便又像原来那样合起来了，就把它珍藏起来。元后后来当上了皇后，常将它一起放在印盒里，认为是天然的宝印。

104. 玉虎子

【题解】

便器也是玉制的，可见宫廷器物之考究。

【原文】

汉朝以玉为虎子^①，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②，行幸以从^③。

【注释】

①虎子：小老虎。

②侍中：官名。秦时为丞相属官。两汉沿之，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地位逐渐贵重。

③行幸：皇帝出行亲临。

【译文】

汉代朝廷用玉做成小老虎，作为便器，让侍中拿着，皇帝出行时跟在身边。

105. 紫 泥

【题解】

汉制，天子的印玺都用紫泥作封泥。这就是一个例证。

【原文】

中书以武都紫泥为玺室^①，加绿绋其上^②。

【注释】

①中书：官名，中书令之简称。汉武帝时以宦者充任，掌传宣诏命。

武都：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西和西南。 玺室：印盒。

②绋(tí提):粗厚丰滑而有光泽的丝织品。

【译文】

中书令用武都县的紫泥作印盒的封泥,用一种绿色的丝布蒙在上面。

106. 日 射 百 雉

【题解】

射雉一事琅邪人最为擅长,东晋以后,这种技艺逐渐失传。《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曾对此道展示了艺术的描绘。这段文字也提供了有关这一习俗的一些具体材料。

【原文】

茂陵文固阳^①,本琅邪人^②,善驯野雉为媒^③,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④,为茅障以自翳^⑤,用觥矢以射之^⑥,日连百数。茂陵轻薄者化之^⑦,皆以杂宝错厕翳障^⑧,以青州芦苇为弩矢^⑨,轻骑妖服,追随之道路,以为欢娱也。阳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马好之^⑩,以为上客。

【注释】

①茂陵:见第38条注②。 文固阳: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琅邪:郡名,西汉治所在今山东诸城,辖境相当今山东半岛东南部。

③雉(zhì制):野鸡。 媒:鸟媒,抓活鸟以诱他鸟前来,伺机捕捉。

④三春:春季的三个月,古代农历正月称孟春,二月称仲春,三月称季春,合称三春。

⑤翳(yì义):掩蔽。

⑥雉(huà话)矢:箭名。

⑦化:改变。“化”,《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作“从”。

⑧错厕:相杂交错。

⑨青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山东德州市、齐河县以东,马颊河以南,济南市、临朐、安丘、高密、莱阳、栖霞、乳山等县以北以东和河北吴桥县地。

⑩董司马:指董贤,二十二岁官至大司马,见第92条注①。

【译文】

茂陵县的文固阳,本来是琅邪人,擅长驯养野鸡作鸟媒,用来射猎野鸡。每到三春之月,他就用茅草做成的屏障来遮住自己,用雉矢箭射野鸡,每天可连射几百只。茂陵的轻薄少年把他的这套办法改变了,都用各种宝物装饰互相交杂做成遮蔽,用青州的芦苇做成弓箭,骑着轻快的马儿,穿着妖艳的服装,在道路上追来赶去,从中取乐。文阳固死后,他的儿子也擅长此事,董司马喜欢他,把他待作上宾。

107. 鹰 犬 起 名

【题解】

本则反映了西汉人爱好犬马的风俗习惯。

【原文】

茂陵少年李亨^①,好驰骏狗,逐狡兽^②,或以鹰鹞逐雉兔^③,皆为之佳名。狗则有修毫、厘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鹞、孤飞

鹞。杨万年有猛犬④，名青驳，买之百金。

【注释】

①李亨：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骏狗：大猎狗。 狡：凶暴、狂戾。

③鹞(yào)：鸟名，猛禽的一种，比鹰稍小。

④杨万年：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译文】

茂陵少年李亨，喜欢赶着大猎狗，追逐猛兽，有时用鹰鹞追逐野鸡兔子，给这些鹰犬都起了好听的名字。猎狗有修毫、厘睫、白望、青曹等名字。鹰的名字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类，鹞的名字则有从风鹞、孤飞鹞等。杨万年有一条凶猛的猎犬，叫青驳，买它花了一百斤金子。

108. 长 鸣 鸡

【题解】

本则记述了长鸣鸡的三大奇特之处：报晓准时、长鸣、善斗。

【原文】

成帝时，交趾越雋献长鸣鸡①，伺鸡晨②，即下漏验之③，晷刻无差④，鸡长鸣则一食顷不绝⑤，长距善斗⑥。

【注释】

①交趾：郡名，汉武帝时置，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

部、中部。东汉末改为交州。越雋(suǐ髓)：郡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治所在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辖境相当今云南丽江及绥江两县间金沙江以东、以西，祥云、大姚以北和四川木里、石棉、甘洛，雷波以南地区。

②伺：等候。晨：鸡鸣报晓。《尚书·牧誓》：“牝鸡（母鸡）无晨。”鸡晨，原作“晨鸡”，据《津逮秘书》本改。

③漏：漏壶。古代的计时器，《说文》：“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引申为时刻。

④晷(guǐ轨)：按照日影测定时刻的仪器。晷刻：时刻。

⑤鸡长鸣：原作“长鸣鸡”，据《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等本改。

⑥距：鸡爪。

【译文】

汉成帝的时候，交趾郡和越雋郡献来了一种长鸣鸡，等到它一报晓，就关住漏壶来检验，时间一点也不差。鸡长声啼叫，能持续一顿饭的功夫也不停，鸡爪很长，善于相斗。

109. 陆 博 术

【题解】

陆博是古代的一种博戏。许博昌对此很有研究，整理出一套口诀技巧，还有专著，可谓陆博之高手，可惜这种博戏，今已失传。

【原文】

许博昌①，安陵人也②，善陆博③。窦婴好之④，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又曰：“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

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⑤。法用六箸，或谓之究，以竹为之，长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经》一篇^⑥，今世传之^⑦。

【注释】

①许博昌：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安陵：古县名。汉惠帝在此筑安陵，并置县。治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③陆博：六博。古代的一种博戏，共十二个棋，六黑六白，两方相博，各有六棋，具体博法不详。

④窦婴(?~前131年)：字王孙，观津(今河北衡水东)人，窦太后之侄。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为大将军，平乱后，封魏其侯。武帝初年为丞相，推崇儒术，反对黄老学说，后因罪被杀。《史记》、《汉书》有传。

⑤“其术曰”以下十句：“方畔揭道张”四句与“张道揭畔方”四句是进行博戏时的口诀。揭：高举，掀起，显露。屈，摧折。究，即竹筷。方、畔、道、张、玄、高可能即是六根竹筷的名称，详情待考。

⑥《大博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不载。今已失传。

⑦“之”原无，据《抱经堂丛书》本补。

【译文】

许博昌，安陵人，擅长陆博这种游戏。窦婴喜好陆博，常与许博昌在一起。许博昌的陆博技巧是：“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还有：“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当时三辅地区的儿童都能背诵这些口诀。博法是用六根筷子，有人称之为究的。用竹片做成，长六分，有时用二根筷子。许博昌还著有《大博经》一篇，今天还在世上流传着。

110. 战假将军名

【题解】

有名的垓下之战，刘邦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将项羽团团围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虚张声势与攻心战术是刘邦获胜的关键。但本条所记之事不见于史传，恐不可信。

【原文】

高祖与项羽战于垓下^①，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皆假为名。

【注释】

①垓下：在今安徽省灵璧县南沱河北岸。公元前 202 年，楚汉两军在此决战，项羽被刘邦击溃。史称垓下之战。

【译文】

高祖刘邦与项羽在垓下决战，声称有孔将军为左军，费将军为右军，都是假托其名。

111. 东方生

【题解】

魏晋士人喜欢长啸，以此发泄胸中的郁闷，如诗人阮籍等。性格放达的东方朔，也许正是他们的先驱。

【原文】

东方生善啸①，每曼声长啸②，辄尘落瓦飞③。

【注释】

①东方生：即东方朔。参看第33条注②。生，先生的省称，指有才学的人。《史记·儒林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索隐》：“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

②曼：长。 啸：蹙口作声，类似于吹口哨。

③此句原作“辄尘落帽”，今据《抱经堂丛书》本改。

【译文】

东方先生很会打口哨，每次长声打哨时，就有尘土从屋梁上震落下来，瓦片从房顶飞起。

112. 古 生 杂 术

【题解】

本则也涉及戏剧的起源问题，可与第63条合读，相互发明。至于古生这一类人，恐怕历代都有，今天也不曾绝迹。

【原文】

京兆有古生者①，学纵横、揣摩、弄矢、摇丸、樽蒲之术②，为都掾史四十余年③，善诋谩④。二千石随以谐谑⑤，皆握其权要，而得其欢心。赵广汉为京兆尹⑥，下车而黜之⑦，终于家。京师至今俳戏皆称古掾曹⑧。

【注释】

①京兆：见第67条注②。 古生：古先生，生平不详。

②纵横：合纵、连横的缩语。纵横家为九流之一，其术擅长审时度势，权事制宜，游说人主。陆贾《新语·辨惑》：“因其刚柔之势，为作纵横之术。”《校注》：“纵横，古代的一种智力游戏，将自一至九的九个自然数，排列于分成九格的正方形内，使同一行（纵）、同一列（横）几个数的和相等”，似乎也说得通。揣摩：揣测、估摸他事或他人的用意，这也是纵横家常用的手段。王充《论衡·答佞》：“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古生用纵横、揣摩这一套来处世，所以八面玲珑。弄矢：古代的一种杂戏，从摇丸的情形推测，弄矢是将众多的箭头投向空中，以手相接，不致落空。摇丸：即弄丸，古代的一种杂戏，把很多的丸子相继抛向空中，用手去接，不使落空。

樗(chū初)蒲：古代的一种博戏，以掷骰子决胜负。

③都掾史：汉代的州郡长官都有掾属，辅助长官处理治安司法方面的事务。

④诌(tuó驼)谰：欺罔，欺诈。一说诌(dàn旦)，通“诞”，诌谰意为荒诞不经，诙谐戏谑。

⑤二千石：见第4条注②。

⑥赵广汉(?~前65)：字子都，西汉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宣帝时任颍川太守，为人正直，曾诛杀豪强，后升任京兆尹，执法刚正，因而侵犯了贵戚大臣，终被杀害。参看《汉书·赵广汉传》。京兆尹：官名，汉太初元年(前104)改右内史置，职掌相当于郡太守。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辖境约当现在陕西秦岭以北、西安以东、渭河以南地区。

⑦下车：这里指初到任。黜(chù处)：贬，废免。

⑧俳戏：杂戏，滑稽剧。

【译文】

京兆有个古先生，学纵横、揣摩、弄矢、摇丸、樗蒲等杂术，当都掾史四十多年，善于欺上罔下，俸禄二千石一级的官吏都能随意开玩笑打趣，他全掌握了这些人的机要，并能讨这些人的欢心。

赵广汉当上京兆尹，刚到任就罢免了古先生，他最后死于家中。京郡到今天还把滑稽戏之类都称作古掾曹。

113. 娄敬不易旃衣

【题解】

刘敬以戍卒身分通过同乡虞将军求见高祖刘邦，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此事亦见《史记》、《汉书》本传。刘敬不易旃衣的用意大概只是让刘邦看到他的真实性情和本来面目吧。

【原文】

娄敬始因虞将军请见高祖^①，衣旃衣^②，披羊裘。虞将军脱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则衣帛见。敬本衣旃，则衣旃见。今舍旃褐^③，假鲜华，是矫常也。”不敢脱羊裘，而衣旃衣以见高祖^④。

【注释】

①娄敬：即刘敬，汉初齐（今山东北部）人，高祖五年（前202）求见高祖，建议入都关中，赐姓刘，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后封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又建议与匈奴和亲，以清除边患，定计迁六国贵族后裔及豪强大族入关中，削弱关东旧贵族豪强势力。《史记》、《汉书》有传。《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刘敬》三篇，现有清马国翰辑本。虞将军：《史记》、《汉书》的《刘敬传》称其为“齐人虞将军”，此外无考。

②旃（zhān沾）：同“毡”。旃衣，粗毛织的衣服。

③褐：粗毛或粗麻织的短衣，多为贫穷人所穿。旃褐即上文的旃衣。

④“衣旃衣”：第二个“衣”字原脱。今据《津逮秘书》、《抱经堂丛书》本等补。

【译文】

娄敬当年靠虞将军的引见求见高祖，身穿着粗纺上衣，披着羊皮袄。虞将军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娄敬穿，娄敬说：“我本来穿着绸织衣服，就穿着绸织衣服去拜见；我本来穿着粗纺上衣，就穿着粗纺上衣去拜见。现在要我脱下粗纺的衣服，换上鲜艳华丽的衣着，这是装模作样。”他不肯脱下羊皮袄，还是穿着粗纺上衣去见高祖了。

卷 五

114. 母 嗜 雕 胡

【题解】

顾翱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以至太湖中自然长起许多雕胡。这则故事的积极意义在于激励天下人“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诗经·大雅·既醉》）。

【原文】

会稽人顾翱^①，少失父，事母至孝^②。母好食雕胡饭^③，常帅子女躬自采撷。还家，导水凿川，自种供养，每有赢储^④。家亦近太湖，湖中后自生雕胡，无复余草，虫鸟不敢至焉，遂得以为养。郡县表其闾舍^⑤。

【注释】

①会(kuài快)稽：郡名，见第61条注①， 顾翱：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事：侍奉。

③雕胡：菰米，参看第13条注①。

④赢储：盈余。

⑤表：标榜，表彰。 闾舍：居住的地方。

【译文】

会稽人顾翱，少年时失去父亲，侍奉他的母亲极为孝顺。他

的母亲喜欢吃菰米饭，顾翱就经常带领着子女亲自去摘采。回到家里，引水挖河沟，自己种植菰米以奉养母亲，常常还有盈余。他的家也靠近太湖，后来湖中自然生长出了菰米，不再有其它杂草，鸟虫也不敢飞来，于是就以湖中菰米奉养母亲。郡、县在他的住处作了标记来表扬他。

115. 琴弹《单鹄寡鳧》

【题解】

此条寥寥数语，从一个侧面细节的描写，证实了刘道强的艺术功力。

【原文】

齐人刘道强^①，善弹琴，能作《单鹄寡鳧》之弄^②，听者皆悲，不能自摄^③。

【注释】

①刘道强：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单鹄寡鳧》：琴曲名，大约是写丧偶之悲的。 弄：小曲。

③自摄：自持。

【译文】

齐人刘道强，擅长弹琴，会弹《单鹄寡鳧》的曲子，听的人都感到悲伤，不能自持。

116. 赵 后 宝 琴

【题解】

此条记载了赵飞燕所持宝琴的装饰和她弹奏的琴曲名。

【原文】

赵后有宝琴①，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象②。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③。

【注释】

①赵后：即汉成帝皇后赵飞燕。见第35条注①。

②隐起：隐约突出。一说：“隐起，器物上所刻凹入之图象或文字。”（《校注》第213页）。螭（chī吃）：传说中无角的龙。鸾：凤凰之类的神鸟。列女：同“烈女”。

③《归风》、《送远》，均为琴曲名。操：琴曲。

【译文】

赵皇后有一只宝琴，叫做“凤凰”，琴上都用黄金、白玉雕刻出隐约凸起的龙凤螭鸾和古代贤人烈女的图像。她善于弹奏《归风》、《送远》等琴曲。

117. 邹长倩赠遗有道

【题解】

邹长倩赠公孙弘之物可谓礼轻情意重，他信中所言更是语重

心长。每个赠物都是一个富含人生哲理的象征，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原文】

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士所推^①，上为贤良^②。国人邹长倩以其家贫^③，少自资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释所着冠履以与之^④，又赠以刍一束、素丝一襪、扑满一枚^⑤，书题遗之曰：“夫人无幽显^⑥，道在则为尊。虽生刍之贱也^⑦，不能脱落君子^⑧，故赠君生刍一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⑨。五丝为纆，倍纆为升，倍升为紼，倍紼为纪，倍纪为纆，倍纆为襪^⑩。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勋，效名节，亦复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为也。故赠君素丝一襪。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窍而无出窍^⑪，满则扑之。土，粗物也；钱，重货也。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⑫，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欤？故赠君扑满一枚。猗嗟盛欤^⑬！山川阻修，加以风露。次卿足下^⑭，勉作功名。窃在下风^⑮，以俟嘉誉。”（弘答烂败不存。）

【注释】

①公孙弘：见第35条注①。元光五年：当是元光元年（前134）之误，说详王楙《野客丛书》卷二“董仲舒公孙弘”条。国士：国中才能出众的人。

②贤良：即贤良方正，亦称贤良文学，汉代取士选官科目之一。

③国：指公孙弘故乡菑川国，治所在今山东寿光南。邹长倩：人名，

生平事迹不详。

④释：脱。

⑤刍(chú除)：喂牲口的草。 毳(suì遂)：丝缕的一种 计量单位。 扑满：蓄钱的器物，用土制成，有入口无出口，钱装满后要摔破取出，故名扑满。

⑥幽：幽滞，不得志。 显：显达，显耀。

⑦生刍：新割的草，青草。

⑧脱落：轻慢，不以为意。

⑨“诗人所谓”二句：指《诗经·小雅·白驹》：“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诗意是赞美人的美德。《后汉书·徐穉传》：“及(郭)林宗有母丧，穉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徐穉的用意与邹长倩一样。

⑩缀(niè聂)、升、絨(shì试)、纪、纁(zōng宗)：均为古代丝缕的计算单位。

⑪窍：孔，洞。

⑫聚敛(liǎn脸)：搜刮财货。

⑬猗嗟盛欤：感叹词。

⑭次卿：当是公孙弘字，《汉书》本传不载，而《史记》本传载弘“字季”。

⑮窃：谦词，私自。 下风：风向的下方，比喻处下位或劣势。这里是自谦之辞。

【译文】

公孙弘在元光元年(前134)被菑川国中才能出众的士人推举为贤良文学。菑川国人邹长倩觉得他家境贫寒，没有什么收入，就脱下衣裳给他穿上，脱下身上所戴的帽子、穿的鞋子送给他，又赠给他青草一把，白色的丝一毳，扑满一枚，送去时又附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一个人不管是幽滞，还是显达，只要有道就是尊贵的。即使他像新割下来的青草一样卑贱，也不能因此就轻慢君子。所以送给您新割下来的青草一把。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五缕丝为一缀，两缀为一升，两升为一絨，两絨为一纪，两纪为一纁，两纁为一毳。这是从少到多，从细微到显著

的道理。士人建功立业，弘扬名声节操，也正是这样，不要以为小善无足轻重就不去施行。所以送给您白色的丝一襌。扑满是用土制成的器物，用来储蓄钱财。它有入口却没有出口，钱积满了就摔破它。土是粗糙的东西；钱是贵重的财物。只知收入而不付出，只知积蓄而不能散发出来，所以摔破它。有的士人搜刮钱财却不会散财消灾，就将遭到扑满那样破败的命运，这难道不应该引以为诫吗？所以送给您扑满一枚。这是多么重大的事啊！山川阻隔，前路迢迢，加上要风餐露宿，次卿足下，愿您奋发努力立功扬名。不才我在这里等待着您有一天美名远扬。”（公孙弘的回信腐烂破碎，已不存在了。）

118. 大驾骑乘数

【题解】

这一条记西汉皇帝出行的车驾、仪仗等，其中可能掺入附益了一些后世的史料，如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二就认为“其大驾卤簿，杂入晋制。”但我们从中仍可瞥见西汉帝国声威赫赫的影象，同时对于考察西汉的乘舆仪仗制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文】

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①，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轡^②，大将军陪乘^③，名为大驾^④。

司马车驾四^⑤，中道^⑥。

辟恶车驾四^⑦，中道。

记道车驾四^⑧，中道。

靖室车驾四^⑨，中道。

象车鼓吹十三人^⑩，中道。

式道候二人^⑪，驾一。(左右一人。)

长安都尉四人^⑫，骑。(左右各二人。)

长安亭长十人驾^⑬。(左右各五人。)

长安令车驾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⑭，驾一。(三分。)

京兆尹车驾四^⑮，中道。

司隶部京兆从事^⑯，都部从事别驾一车。^⑰。(三分。)

司隶校尉驾四，中道。

廷尉驾四^⑱，中道。

太仆、宗正引从事^⑲，驾四。(左右。)

太常、光禄、卫尉^⑳，驾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贼曹属、仓曹属、户曹属、东曹掾、西曹掾^㉑，驾一。(左右各三。)

太尉驾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㉒，驾一。(左右。)

司徒列从^㉓，如太尉王公骑。(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㉔。)

中护军骑^㉕，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㉖。)

步兵校尉、长水校尉^㉗，驾一。(左右。)

队百匹^㉘。(左右。)

骑队十。(左右各五。)

前军将军。(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②⑨}。)

射声 翊军校尉^{③①}，驾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骁骑将军、游击将军^{③②}，驾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黄门前部鼓吹^{③③}，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四。

前黄麾骑^{③④}，中道。

自此分为八校^{③⑤}。(左四右四。)

护驾御史骑。(左右^{③⑥}。)

御史中丞驾一^{③⑦}，中道。

谒者仆射驾四^{③⑧}。

武刚车驾四^{③⑨}，中道。

九旂车驾四^{④①}，中道。

云罕车驾四^{④②}，中道。

皮轩车驾四^{④③}，中道。

圜戟车驾四^{④④}，中道。

鸾旗车驾四^{④⑤}，中道。

建华车驾四^{④⑥}，中道。(左右。)

虎贲中郎将车驾二^{④⑦}，中道。

护驾尚书郎三人^{④⑧}，骑。(三分。)

护驾尚书三^{④⑨}，中道。

相风乌车驾四^{⑤①}，中道。

自此分为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骑^{④⑨}。(左右。)

典兵中郎骑^{⑤⑩}，中道。

高华^{⑤⑪}，中道。

羣罕^{⑤⑫}。(左右。)

御马^{⑤⑬}。(三分。)

节十六^{⑤⑭}。(右八左八。)

华盖^{⑤⑮}，中道。

自此分为十六校。(左八右八。)

刚鼓^{⑤⑯}，中道，金根车^{⑤⑰}。

自此分为二十校，满道。

左卫、右卫将军^{⑤⑱}。

华盖。(自此后糜烂不存。)

【注释】

①輿(yù)玉驾：车驾，指皇帝出行的车马、舆服、仪仗、器械等。祠：春祭，引申为祭祀。甘泉：甘泉宫，位于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秦始皇始建，汉武帝增广而成。汾阴：县名，属河东郡，在今山西万荣县，因处汾水之南，故名，武帝时于此得宝鼎，改元元鼎元年(前116)，并举行祭礼，迎宝鼎至甘泉。本则所记盖即此次出行。

②太仆：官名。秦汉时为九卿之一，掌管舆驾车马和牧畜事务。辔(pèi)：马缰绳。执辔意为驾御。

③大将军：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为将军的最高称号，汉代大将军位仅次于丞相，职位甚高。

④大驾：帝王出行车驾，按规模大小，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别，大驾以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陪乘，属车八十乘。参看《后汉书·舆服志上》、《三辅黄图》六《杂录》。

⑤司马:武官名。汉代大将军、将军、校尉的属官,都有司马。《校注》:“依以下所记‘辟恶车’等,疑‘司马车’当作‘司南车’。司南车即指南车,古天子大驾出行,以司南车为先导。参阅《晋书·舆服志》。”

⑥中道:古代帝王出行车驾分左、中、右三行,中间的即为中道。

⑦辟恶车:一种意在避除邪恶的车。《古今注》:“辟恶车,秦制也,桃弓苇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⑧记道车:亦称记里车,一种特制的记录里程的车辆,上有二层,皆有木人。车行齿轮转动,每行一里,下层木人则击鼓一记,行十里,上层木人击钟一次。

⑨靖室车:靖室令乘的车。靖室令:官名,负责皇上出门时清扫道路。

⑩象车:大象驾的车为象车。鼓吹:乐名,指用鼓钲箫笛等合奏的乐曲,出自北方少数民族,本是军中之乐,后来用于享宴及大驾出游时。

⑪式道候:官名,属中尉,有左、中、右候三人,六百石。皇帝出行时,在前边清道,回宫时,负责持麾到宫门,宫门始开。

⑫都尉:官名,秦统一六国后,建三十六郡,置郡守、丞、尉。尉掌管军事,维持地方治安,秩比二千石。汉景帝中二年(前148)更名为都尉。

⑬亭长:见第58条注①。

⑭掾史:汉代中央及州县皆置掾史,分属各部曹,佐理长官处理事务。

⑮京兆尹:见第112条注⑥。

⑯司隶:官名,《周礼》属秋官,负责抓捕盗贼,管理奴隶、俘虏,武帝征和四年(前89),置司隶校尉,领兵千余人。后罢其领兵,察管三辅、三河、弘农七郡,自三公外,无不纠弹。哀帝时改称司隶。东汉复称司隶校尉。从事:官名,汉代三公及州郡长官的僚属,皆称从事史,简称从事,如司隶属下的部郡国从事史,主管文书,察举非法,事权颇重。

⑰都部从事别驾:亦称都官从事别驾,官名,司隶校尉的属官,主察百官之犯法者。

⑱廷尉:官名,秦置,汉景帝时改称大理,武帝时复称廷尉,掌管刑狱,是九卿之一。

⑲宗正:官名,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由皇族担任,是九卿之一。

⑳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改名太常,为九卿之一,掌管郊庙礼乐等事宜。光禄:官名,秦置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光禄勋,掌管宫廷侍卫,是九卿之一。卫尉:官名,秦时始置,汉代为九卿之一,掌管宫门警卫。汉景帝时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又恢复旧名。

②④太尉:官名,秦始置,金印紫绶,掌管军事,汉沿之,地位与丞相相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省,元狩四年改为大司马,东汉光武帝复名太尉,后代亦多沿置。都督:官名,为军事长官或地方军政长官,据已知的文献材料,官魏文帝时始置。令史:官名,汉代设有兰台令史,尚书令史等,掌文书,此职位次于郎。贼曹属、仓曹属、户曹属、东曹掾、西曹掾:官名,都是太尉府的掾属,贼曹主管盗贼之事,仓曹主管仓谷事务,户曹掌管民户、祀祠、农桑等事务。东曹主管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西曹主管府吏署用。据《后汉书·百官志》及《宋书·百官志上》记载,这似乎反映的是东汉的官制。

②⑤舍人:官名,秦汉有太子舍人,为太子官属。又战国至汉初,王公贵族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通称舍人。《汉书·高帝纪》:“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后遂以为私属官号。”此指后者。祭酒:官名,汉平帝时置六经祭酒,秩上卿,后置博士祭酒,为五经博士之首。

②⑥司徒:官名,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一,掌管国家土地和民众教化。

②⑦戟(jǐ):古兵器名,合戈、矛为一体,可以直刺横击。王公达官出行时持戟作仪仗。

②⑧中护军:官名,隶属于大将军,掌管军政军赋,此官名似始见于东汉。

②⑨戟、楯、弓、矢、鼓吹:都是仪仗的一部分。楯(duàn),古兵器名,同“盾”,即盾牌。

②⑩步兵校尉:官名,汉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掌管上林苑门屯兵,东汉与屯骑、越骑、长水、射声为五校尉,皆掌宿卫兵,秩比二千石,职任清显。大驾出巡,五校尉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后汉书·百官志四》。长水校尉:官名,汉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掌管长水(今陕西蓝田县西北)及宣曲观(在汉长安县昆明池西)所屯胡骑。

②⑪队:古代军事的编制,一百人为一队。

②⑫前军将军:武官名,汉代将军名号繁多,有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有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位次上卿;又有骁骑将军、游击将军等杂号将军。

②⑬射声:即射声校尉,官名,汉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掌管弓弩部队。

翊(yì)军校尉:官名,掌管宫门宿卫。《晋书·舆服志》:“射声校尉在左,翊军校尉在右,并驾一。各卤簿左右为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按:沈钦韩所谓“其大驾卤簿,杂入晋制”,此即一例。

②⑭骁骑将军、游击将军:见本条注②⑫。

②黄门: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的省称。与侍中一起主管门下诸事,侍从皇帝左右。

③黄麾:皇帝仪仗所用的黄色旌旗,根据所处位置不同,又有前黄麾和后黄麾之分。

④校:本指军营,后称军队之一部为一校。

⑤护驾:舆驾出行时侍从官携带车驾注册,以督促整肃车骑。《后汉书·舆服志上》:“每出,一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御史:官名,汉代御史掌管纠察执法,位列三公,权位甚重。

⑥御史中丞:官名,汉制为御史大夫之佐吏,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权位颇重。

⑦谒者仆射:官名,谒者为郎中令之佐吏,掌管通接宾客之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

⑧武刚车:古代的一种有巾有盖的战车,战斗或仪仗中常用作先驱。

⑨九旂(lù流):旗名,《礼记·乐记》:“龙旗九旂,天子之旌也。”旂:旌旗下的垂饰物。九旂车:竖着九旂旗的车子。《后汉书·舆服志上》:“乘舆法驾……属车三十六乘,前驱有九旂、云罕、凤凰、闾戟、皮轩、鸾旗,皆大夫载。”旂,原作“灋”,今据《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本改。

⑩云罕:也作“云罕”,旗名。乘舆出行时用作前导。云罕车:即竖着云罕旗的车子。

⑪皮轩车:用虎皮装饰的车,乘舆出行时用作前驱。

⑫闾(xī西)戟:长戟。闾戟车:插着长戟的战车,乘舆出行时用作前驱。

⑬鸾旗:天子车上的旗,赤色,用羽毛编成,上绣鸾鸟(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大驾出则鸾旗车先行。

⑭建华车:古代的兽车。《晋书·舆服志》:“建华车,驾四,凡三乘,古之兽车也。”《通典·礼·建华车》亦言:“晋制,建华车二乘,驾四马,大驾分在左右行。自是无闻。”此亦“《西京杂记》掺入晋代史料之证。”(《校注》第234页)

⑮虎贲中郎将:官名。掌管宫中宿卫及君王出入侍卫之事。

⑯尚书郎:官名,东汉始设尚书台,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尚书属官初任者称郎中,满一年者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

⑰尚书:官名,秦时为少府属官,掌殿内文书,职位很低。汉成帝时置尚

书五人，群臣章奏，皆经尚书，位卑而权重。东汉后权位更重。

④⑧相风乌：古代候风器，作成铜乌摸样，以观测风向。

④⑨殿中御史：官名，掌管殿中供奉之事。

⑤⑩典兵：掌管军事。 中郎：官名，秦属郎中令，汉属光禄勋，掌管宫殿宿卫侍值。

⑤⑪高华：高贵的望族，名门望族。

⑤⑫罩罕(bì hǎn必喊)：天子车上的大旗，舆驾出行时，用作仪仗前驱。

⑤⑬御马：仪仗所用的马，亦称仪马。

⑤⑭节：符节，古代使臣执符节以为凭信，亦用于卤簿，为仪仗之一。

⑤⑮华盖：帝王显贵车上所用的伞盖，因有各种花纹，故称华盖。

⑤⑯刚鼓：仪卫之一，具体形制不详。

⑤⑰金根车：祥瑞之车，秦汉以金饰车，称为金根车，是乘舆车驾之一，大驾出行，则御凤凰车，以金根车为副车。

⑤⑱左卫、右卫将军：即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卫将军，汉代将军名，分左、右，掌管禁卫，位次上卿。此句《津逮秘书》、《汉魏丛书》、《抱经堂丛书》等本皆作“左卫将军，右卫将军”。

【译文】

汉朝皇帝车驾出行去甘泉宫汾阴祭祀时，预备了千乘万骑，由太仆驾车，大将军陪乘，名字叫大驾。

司马乘的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辟恶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记道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靖室令乘的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象车、鼓吹乐队十三人，在中间一列。

式道侯二人，坐的车一匹马驾御。(左右列各一人。)

长安都尉四人，骑马。(左右列各二人。)

长安亭长十人驾车。(左右列各五人。)

长安令的车三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京兆掾史三人，一匹马驾车。(分三列。)

京兆尹的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司隶校尉部属京兆从事、都官从事别驾一车。(分三列。)

司隶校尉的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廷尉的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太仆、宗正带着从事，四匹马驾车。(分左右两列。)

太常、光禄、卫尉，四匹马驾车。(分三列。)

太尉属下的都督令史，贼曹的属官，仓曹的属官、户曹的属官、东曹掾属、西曹掾属，一匹马驾车。(左右列各三人。)

大尉的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太尉舍人、祭酒，一匹马驾车。(分列左右。)

司徒的随从，像太尉王公的随从一样骑马。(令史、持戟吏也是各八人，鼓吹乐队一部。)

中护军骑马，在中间一行。(左右列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乐队各一部。)

步兵校尉、长水校尉，一匹马驾车。(分列左右。)

马队一百匹。(分列左右。)

骑兵十队。(左右列各五队。)

前军将军。(左右列各三行，戟楯、刀楯、鼓吹乐队各一部，七人。)

射声校尉、翊军校尉，三匹马驾车。(左右列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乐队各一部，七人。)

骁骑将军、游击将军，三匹马驾车。(左右列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乐队各一部，七人。)

黄门侍郎前部鼓吹乐队，左右列各一部，十三人，四匹马驾车。

前黄麾骑马，在中间一列。

从这里开始分为八校。(左右各四校。)

护驾御史骑马。(分列左右。)

御史中丞的车一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谒者仆射的车四匹马驾御。

武刚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九旂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云罕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皮轩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阼戟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鸾旗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建华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分列左右。）
 虎贲中郎将的车二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护驾尚书郎三人，骑马。（分三列。）
 护驾尚书三人，在中间一列。
 相风乌车四匹马驾御，在中间一列。
 从这里开始分为十二校。（左右各六校。）
 殿中御史骑马。（分列左右。）
 典兵中郎骑马，在中间一列。
 名门望族，在中间一列。
 罽毼旗。（分列左右。）
 御马。（分三列。）
 符节十六副。（左边八副，右边八副。）
 华盖，在中间一列。
 从这里开始分为十六校。（左边八校，右边八校。）
 刚鼓，在中间一列。金根车。
 从这里开始分为二十校，列满道路。
 左卫将军、右卫将军。
 华盖。（在这之后腐烂不存。）

119. 董仲舒天象

【题解】

古人认为不管自然万物，还是社会人事，都包含有阴阳这两

个相互对立的因素、成份或力量，它们的相互作用可以说明宇宙的运动变化乃至社会政治秩序的变革。董仲舒即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雨雪雷电雾雹等自然现象的形成原理及其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穷究天人之际，阐述天人感应的学说，论析颇详。这种自然观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及政治哲学的意味，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可靠性与精确度。

【原文】

元光元年七月^①，京师雨雹^②。鲍敞问董仲舒曰^③：“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仲舒曰：“阴气胁阳气^④。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⑤，朝夕不息。阳德用事^⑥，则和气皆阳。建巳之月是也^⑦，故谓之正阳之月。阴德用事^⑧，则和气皆阴，建亥之月是也^⑨，故谓之正阴之月。十月阴虽用事，而阴不孤立，此月纯阴，疑于无阳^⑩，故谓之阴月，诗人所谓‘日月阳止’者也^⑪。四月阳虽用事，而阳不独存，此月纯阳，疑于无阴，故亦谓之阴月。自十月已后，阳气始生于地下，渐冉流散^⑫，故言息也^⑬，阴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纯阳用事。自四月已后，阴气始生于天上，渐冉流散，故云息也，阳气转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纯阴用事。二月八月，阴阳正等，无多少也。以此推移^⑭，无有差戾^⑮。运动抑扬，更相动薄^⑯，则熏蒿歊蒸^⑰，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⑱，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

虚，若方若圆。攢聚相合^{①⑨}，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于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②⑩}。雹，霰之流也^{②⑪}，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②⑫}，开甲散萌而已^{②⑬}；雨不破块^{②⑭}，润叶津茎而已^{②⑮}；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②⑯}；雾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②⑰}；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②⑱}。云则五色而为庆^{②⑲}，三色而成霱^{③⑰}；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③⑱}。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③⑲}。政多纰缪^{③⑰}，则阴阳不调。风发屋^{③⑰}，雨溢河，雪至牛目^{③⑰}，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侵沴之妖也^{③⑰}。”

敞曰：“四月无阴，十月无阳，何以明阴不孤立，阳不独存邪？”

仲舒曰：“阴阳虽异，而所资一气也。阳用事，此则气为阳；阴用事，此则气为阴。阴阳之时虽异，而二体常存。犹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纯阴也；加火极热，纯阳也。纯阳则无阴，息火水寒，则更阴矣；纯阴则无阳，加火水热，则更阳矣。然则建巳之月为纯阳，不容都无复阴也^{③⑰}，但是阳家用事^{③⑰}，阳气之极耳。荠菱枯^{③⑰}，由阴杀也。建亥之月为纯阴，不容都无复阳也，但是阴家用事，阴气之极耳。荠菱始生，由阳升也。其著者，葶苈死于盛夏^{④⑰}，款冬华于严寒^{④⑰}，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故知

阴不得无阳，阳不容都无阴也。”

敞曰：“冬雨必暖^②，夏雨必凉，何也？”

曰：“冬气多寒，阳气自上跻^③，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气多暖，阴气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

敞曰：“雨既阴阳相蒸，四月纯阳，十月纯阴，斯则无二气相薄，则不雨乎？”

曰：“然则纯阳纯阴，虽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

敞曰：“月中何日？”

曰：“纯阳用事，未夏至一日；纯阴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④、夏至、冬至，其正气也。”

敞曰：“然则未至一日，其不雨乎？”

曰：“然。颇有之，则妖也。和气之中，自生灾沴，能使阴阳改节，暖凉失度。”

敞曰：“灾沴之气，其常存邪？”

曰：“无也，时生耳。犹乎人四支五脏^⑤，中也有时，及其病也，四支五脏皆病也。”

敞迁延负墙^⑥，俛揖而退^⑦。

【注释】

①元光：汉成帝年号，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

②雨(yù玉)：动词，下、降落。

③鲍敞：人名，生平无考。董仲舒：见第45条注①。

- ④ 胁：逼迫。
- ⑤ 周回：轮回，运转。
- ⑥ 阳德：阳气。用事：执政，当权，这里为支配、控制之意。
- ⑦ 建巳之月：夏历四月。夏历以十二地支纪月，十一月建子，四月建巳。
- ⑧ 阴德：阴气。
- ⑨ 建亥之月：夏历十月。
- ⑩ 疑于：近于，几乎。
- ⑪ “日月阳止”：出自《诗经·小雅·杕杜》，意思是时光已到了十月，阳指十月，止是句尾语气助词。
- ⑫ 冉：渐渐。
- ⑬ 息：滋生，生长，与“消”相对。
- ⑭ 推移：循环，变迁。
- ⑮ 差愿（tè特）：差错。
- ⑯ 更相动薄：互相激荡。薄，迫，逼迫。
- ⑰ 熏蒿歊（xiāo消）蒸：都是形容气蒸腾的样子。
- ⑱ 噫：（yì意）：呼气。
- ⑲ 攒（cuán攢）聚：聚集。
- ⑳ 霰（xiàn线）：雪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霰者，阴胁阳也；霰者，阳胁阴也。”
- ㉑ 霰，霰之流也：《埤雅·释天·霰》：“阳散阴为霰，阴包阳为霰。”
- ㉒ 鸣条：风吹树枝发出响声。条，树枝。
- ㉓ 甲：种子的外壳。萌：植物的芽。
- ㉔ 块：土块。
- ㉕ 津：润泽。
- ㉖ 宣示：显现。
- ㉗ 浸淫：浸渍。湿润。被泊：覆盖，弥漫。
- ㉘ 凌殄（tiǎn舔）：清除，消灭。
- ㉙ 庆：指庆云，五色云，古代视为祥瑞之喜气。
- ㉚ 霭（yù喻）：指霭云，一种彩云，古代以为祥瑞。
- ㉛ 膏：肥沃的。
- ㉜ 时：应时，合时。
- ㉝ 纰（pī批）缪：错误。
- ㉞ 发：掀翻。

③⑤至：同“窒”，窒碍，堵塞。

③⑥浸(Jìn今)：阴阳二气相侵所形成的征象不祥的云气，古人以为妖氛。
 沴(lì力)：天地四时之气及常而产生的灾害不祥之气。

③⑦容：应当。

③⑧但：只是。

③⑨荠(jǐ济)：荠菜。菱(líng凌)：菜藻，荠菱，一作“荠麦”。

④⑩葶苈(tíng lì亭历)：草名，亦作“亭历”、“丁历”，或名狗荠，又称葶菜。

④⑪款冬：植物名，又作款东、颰冻，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名，花蕾可入药。

④⑫雨，据《抱经堂丛书》本作“雪”，按下段仲舒所答，有“上蒸成雪”云云，似当作“雪”。又《抱经堂丛书》本“冬”前有“然则”二字。

④⑬跻(jī机)：登，升。

④⑭朔旦：阴历每月初一日。

④⑮四支：四肢。

④⑯迁延：退却的样子。负墙：背墙而立。古时与尊者谈话结束，便退至墙边肃立，以示逊让尊敬之意。

④⑰俛：同“俯”。揖(yī衣)：行拱手礼。

【译文】

汉武帝元光元年七月，首都下起了冰雹。鲍敞问董仲舒说：“冰雹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气使它生成的呢？”

董仲舒回答说：“是阴气逼迫阳气造成的。天地间的气，阴阳各占一半，二者和合在一起，轮回运转，从早到晚不曾停止。当阳气为主导时，和合的气中，就都是阳气，这就是地支排序为巳的那个月份（四月），所以把这个月称为正阳之月。当阴气为主导时，和合的气当中就都是阴气，这就是地支排序为亥的那个月份（十月），所以把这个月称为正阴之月。十月虽然阴气为主导，但阴气并不是孤立的，这个月份纯为阴气，几乎没有阳气，所以称它为阴月，诗人所说的“时光已到阳月了”就是这个意思。四月阳气虽然为主导，但阳气也不是孤零零地存在的，这个月纯为阳气，几乎没有阴气，所以也称它为阴月。从十月以后，阳气开始在地下滋生，

并逐渐流播扩散,所以说是在生长;而阴气反而变得收敛了,所以说是在消歇。阳气夜以继日地滋生,就到了四月,纯粹阳气占了主导地位。从四月以后,阴气开始在天上生成,并逐渐流播扩散,所以说是在生长,而阳气反而变得收敛了,所以说是在消歇。阴气不分昼夜地滋生,就到了十月,纯粹阴气反占了主导地位。二月和八月,阴阳二气势均力敌,不多也不少。阴阳二气就是按照这一规律循环往复,没有出过差错。它们上下高低来回运动,相互激荡,气不断地蒸腾着,风雨云雾雷电雪雹就这样产生了。阴阳气往上冲,就变成了雨,往下压就形成了雾。风是它们呼出的气,云是它们产生的气雾,雷是它们相互搏击时的声音,电是它们相互搏击时的火光。阴阳二气开始蒸腾的时候,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实,又好像是虚的,好像方,又好像是圆的。它们聚集起来结合在一起,积到一定重量,就变成雨点从空隙的地方落下来。风大,二气结合的速度就快,所以雨点落下来就大,但却稀稀拉拉的。风小,二气结合的速度就慢,所以雨点落下来就小,但却密密麻麻的。寒冷的月份,雨点在天上凝结起来,还很轻很小,被风一吹,就变成了雪。寒气有高下之别,上层暖和,下层寒冷,上层的气就聚集起来变成大雨,下层的气就凝结为冰雪雪珠。冰雹,是雪珠一类的东西,阴气突然往上冲,雨就凝结成冰雹了。在太平盛世,刮风不会把树枝吹得劈里啪啦响,只会促使种子开壳植物发芽,下雨不会打碎土块,只会滋润植物的绿叶和根茎;打雷不会把人吓坏,只是发布号令唤醒万物;闪电不会使人眼睛昏花,只是显现一下自己的光芒;雾不会阻碍人们远望,只是弥漫开来,使大地沉浸在水气里;雪不会埋没树枝,只会消灭那些毒物害虫。云呈五彩,成为庆云,云现三色,成为霁云。露珠的味道是甘甜的,滋润得大地十分肥沃。这是因为圣人在统治着,所以阴阳调和,风雨顺时。政治腐败,阴阳就不调和。大风掀翻房屋,暴雨溢出河堤,大雪塞瞎了牛眼,冰雹砸死了驴马,这都是由于阴阳之气相互激荡,带来了灾害不祥的妖气。”

鲍敞说:“四月没有阴气,十月没有阳气,你根据什么知道阴

气不是孤立的，阳气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呢？”

董仲舒回答说：“阴和阳虽然不同，但本质上却属于同一种气。阳为主导，这时候的气就是阳气，阴为主导，这时候的气就是阴气。虽然有时候是阴气，有时候是阳气，但阴阳二气却是永恒存在着的。这正好比一锅水，没有用火烧时，完全是阴的；用火烧到极热后，就完全是阳的。完全是阳的，就没有阴，把火熄灭，水就变冷，就又变成阴的了。完全是阴的，就没有阳，用火把水烧热，就又变成阳的了。由此看来，地支排序在巳的那个月份（四月）虽然完全是阳的，但不能说就不再有阴的存在了，只是以阳的一方为主导，阳气达到了极盛而已。荠菜、菜藻都枯萎了，是被阴气杀死的。地支排序在亥的那个月份（十月）虽然完全是阴的，但不能说就不再有阳的存在了，只是以阴的一方为主导，阴气达到了极盛而已。荠菜、菜藻开始生长，是由于阳气上升了。举几个显著的例子，狗茅在盛夏死去，款冬在严寒的季节里开花。水是偏阴的，却也有温泉；火是最偏阳的，可也有不热的火焰。由此可知，阴离不开阳，阳也不能完全离开阴。”

鲍敞说：“冬季下雨必定暖和，夏天下雨必定凉爽，是怎么回事呢？”

董仲舒回答说：“冬天的气大多寒冷，阳气从上面上升，所以人们觉得暖和，而气向上蒸腾，就变成雪了。夏天的气多半和暖，气从下面上升，所以人们觉得凉爽。而气向上蒸腾，就变成雨了。”

鲍敞说：“雨既然是阴阳二气间的彼此蒸腾，那么四月完全是阳气，十月完全是阴气，这样就没有阴阳二气相互激荡，难道就不下雨吗？”

董仲舒回答说：“完全是阳气与完全是阴气固然是在四月、八月，但只是指这两个月中的某一天。”

鲍敞问：“这两个月中的哪一天？”

董仲舒说：“完全是阳气为主导的，是夏至的前一天；完全是阴气为主导的，是冬至的前一天。每月初一、夏至、冬至，就是阴阳

气纯正的时候。”

鲍敞问：“那么，夏至、冬至的前一天，就不下雨了吗？”

董仲舒回答：“是的。有时候也下雨，那就是妖异。阴阳之气在和合当中，自身产生了灾害不祥的妖气，它会使阴阳违反了节令，暖凉失去了控制。”

鲍敞问：“灾害不祥的妖气是永恒存在的吗？”

董仲舒回答：“不是，但随时都会产生。这好比人的四肢五脏，多数时候是正常的，到它出了毛病，四肢五脏就都出毛病了。”

鲍敞退了几步靠到墙边，弯下身子，作了个揖，告辞而去。

120. 郭舍人投壶

【题解】

郭舍人能获得武帝的宠幸，看来不仅靠他的如簧巧舌，诙谐谈笑，还得力于他这一手高妙入神的投壶技艺。

【原文】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①，以竹为矢^②，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③，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④。言如博之擘枰于掌中^⑤，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注释】

①郭舍人：汉武帝所宠幸的倡优，生性诙谐滑稽，常令武帝欣悦，曾设巧计救武帝乳母，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补。投壶：古代宴会场合的一种游戏节目，宾主依次投矢于特制的壶中，多投中者胜，负者罚酒。

②矢：投壶的筹子，一般用棘（酸枣树）木或柘木做成。以竹为矢，大概

是取其质地坚硬。

③激：使弹起，使跳起。

④骠(xiāo消)：勇猛。

⑤博：六博，古代的一种博戏。擘(qiān千)：握。梟(xiāo消)：鸟名，俗称猫头鹰，这里指博头上刻有梟头的棋子。古代博戏中以五木为子，分别刻有梟、卢、雉、犊、塞之形。博头为梟形者最胜，故称骠杰，擘梟，原作“竖梟”，“掌”原作“辈”，据《津逮秘书》、《汉魏丛书》等本改。

【译文】

汉武帝的时候，郭舍人善于投壶，用竹作筹子，不用酸枣木。古时候人投壶，只求投中，而不要求筹子跳回来，所以在投壶中装了小豆，避免筹子从里面跳出来。郭舍人却能让筹子弹跳回来，一个筹子可以弹跳回来一百多次，把这个筹子称为“骠”，这是说它像博戏时手掌中握住了梟一样，是取胜的骠杰。他经常替汉武帝投壶，武帝总是赐给他金银丝帛。

121. 象牙簟

【题解】

西汉宫廷器物用度之豪奢，于此可见一斑。

【原文】

武帝以象牙为簟①，赐李夫人②。

【注释】

①簟(diàn垫)：竹席，此处泛指席。

②李夫人，见第49条注①。

【译文】

汉武帝用象牙做席子，赐给李夫人。

122. 贾谊《鹏鸟赋》

【题解】

《史记·贾谊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本则记载的《鹏鸟赋》的写作背景与题旨，可与《史记》合读。

【原文】

贾谊在长沙^①，鹏鸟集其承尘^②。长沙俗以鹏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鹏鸟赋》^③，齐死生，等荣辱，以遣忧累焉^④。

【注释】

①贾谊(前200~前168)：见第97条注⑤。长沙：西汉诸侯国之一，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

②鹏(fú服)鸟：鸟名，又名山鸮，夜鸣，声恶，古代人以为不祥之鸟。集：群鸟栖息。承尘：悬挂在床上方用来承接下落灰尘的小帐幕。

③《鹏鸟赋》：《文选》卷十三《鹏鸟赋》云：“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鹏集于舍。”李善注：“尔雅”曰：“太岁在卯，曰单阏。”徐广曰：“文帝六年，岁在丁卯。”则此赋作于文帝六年(前174)四月庚子日，其时贾谊谪居长沙已三年。

④《鹏鸟赋》篇末表示：“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译文】

贾谊谪居在长沙时，有一群鹏鸟停息在他床顶悬挂的小帐幕上。长沙地方风俗认为鹏鸟飞到人家，这家的主人就会死去。贾谊写下了《鹏鸟赋》，表示要混同死生，均等荣辱，来排遣忧郁烦恼。

123. 金 石 感 偏

【题解】

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是说主观上的努力，精神的力量可以克服客观上的不利条件，从而达到目的，获得成功。但主观终究又受客观的制约，精神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金石感偏的原因大约即在于此。本则所记李广射石没矢，孤洲变为大鱼，文笔生动，是两段可读性很强的故事。

【原文】

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①，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髀髀以为枕^②，示服猛也。”^③铸铜象其形为洩器^④，示厌辱之也。他日，复猎于冥山之阳^⑤，又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⑥，进而视之，乃石也，其形类虎。退而更射^⑦，鏃破竿折而石不伤^⑧。余尝以问扬子云^⑨，子云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余应之曰：“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船漂不能制，船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侣欢然^⑩，下石植缆^⑪，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斫断其缆，船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

鱼^⑫，怒掉扬鬣^⑬，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风云。在洲死者十余人。又余所知陈縡^⑭，质木人也^⑮，入终南山采薪，还晚，趋舍未至，见张丞相墓前石马^⑯，谓为鹿也，即以斧挝之^⑰，斧缺柯折^⑱，石马不伤。此二者亦至诚也，卒有沉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云无以应余。

【注释】

①李广(?~前119)：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人，知兵法，善射。文帝时为武骑常侍，武帝时为右北平太守，击匈奴有功，匈奴避之，号曰“汉飞将军”，但终身未得封侯，元狩四年(前119)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迷路，贻误战机受处分，以耻对刀笔吏而自杀。《史记》、《汉书》有传。 冥山：又名石城山、固城山。在今河南南阳县东南。《事物纪原·虎枕》引此句曰：“李广与兄游猎冥山北，见猛虎，一矢毙之，断其头为枕，示服也。”文字小异。

②髑髅(kū lóu 枯楼)：没有皮肉发毛的头骨或全副骨骼。

③服猛：征服、制服猛兽。

④洩器：溺器。

⑤阳：山的南边。

⑥没矢饮羽：箭深深射入，其尾部羽毛隐没不见。

⑦更射：原作“射更”，据《津逮秘书》、《汉魏丛书》等本改。

⑧簇(zú足)：箭头。竿(gān杆)：箭杆。竿，原作“簞”，据《津逮秘书》等本改。

⑨扬子云：即扬雄，见第43条注①。

⑩共侣：一起的同伴。

⑪石：石锚。下石：抛下石锚。 植缆：系缆绳。

⑫向者：往昔，先前。

⑬怒掉：奋力掉头。 鬣(liè列)：鱼颌旁的小髻。

⑭陈縡：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⑮质木：质朴不矫饰。

⑯张丞相：指张苍。《校注》：“汉有二张丞相，文帝相张苍，成帝相张禹。据《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请平陵肥牛亭自治冢莹。肥牛亭在咸阳县西北，渭河北岸。此言于终南山见张丞相墓，终南山在渭水之南，故所见之墓

非张禹墓，当是张苍墓。”

⑮挝(zhuā抓): 敲击。

⑯柯: 斧柄。

【译文】

李广和兄弟一起到冥山的北面打猎，看到一只虎卧着，用箭射它，一箭就将它击毙了。他把老虎的髀折下来做枕头，表示征服了猛兽，又用铜铸成这只老虎的样子做溺器，表示厌弃侮辱之意。后来有一天，他又在冥山的南面打猎，又见到一只虎卧着，一箭射去，箭头深深地射进去，连尾部的羽毛都陷进去看不见了。上前一看，原来是一块石头，形状很像老虎。退后再射，结果箭头射破，箭杆折断，而石块丝毫无损。我曾就这件事问过扬雄，扬雄说：“心意最真诚时，连金石都会为之感动得开裂。”我回答他说：“从前有人游东海，不久刮起了暴风，船飘摇失去控制，随风逐浪，不知要飘向何方。过了一天一夜，才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沙洲上，船上的伙伴们很高兴，便抛下石锚系起缆绳，登上沙洲煮东西吃。东西还没煮熟，沙洲就沉没了，在船上的人砍断缆绳，船又继续飘荡。先前那个孤零零的沙洲原来是一条大鱼，它奋力掉头，扬起鱼鬣，呼吸间波浪翻滚，游动而去，快得像风吹云飘。在沙洲上的人死了十来个。又如我所认识的陈寯，是个生性朴质的人，他到终南山去砍柴，回来晚了，赶着回家，没到家门，看到了张苍丞相墓前的石马，以为是一头鹿，就挥起斧头砍去，结果斧头缺了口，斧柄折断了，石马毫无损伤。这两组人也都是极其真诚的，最终却遭到了船只沉没斧头缺口的结果，怎么金石的那份感动有偏心呢？”扬雄找不出话来回答我。

卷

六

124.《文 木 赋》

【题解】

《文木赋》铺叙了文木的生长环境，美丽的纹理和多种用途，最后归结到对文木的主人鲁恭王的赞颂。全篇以四言为主，句式整齐，文彩焕发，音声浏亮。

【原文】

鲁恭王得文木一枚^①，伐以为器，意甚玩之^②。中山王为赋曰^③：

“丽木离披^④，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叶^⑤，横日路而擢枝^⑥。幼雏羸馥^⑦，单雄寡雌。纷纭翔集，嘈噉鸣啼^⑧。载重雪而梢劲风^⑨，将等岁于二仪^⑩。巧匠不识，王子见知。乃命班尔^⑪，载斧伐斯^⑫。隐若天崩，豁如地裂^⑬。华叶分披，条枝摧折。既剥既刊^⑭，见其文章。或如龙盘虎踞，复似鸾集凤翔。青纲紫绶^⑮，环璧珪璋^⑯。重山累嶂^⑰，连波叠浪。奔电屯云，薄雾浓雾^⑱。嘉宗骥旅^⑲，鸡族雉群。蠲绣鸯锦^⑳，莲藻芰文^㉑。色比金而有裕，质参玉而无分。裁为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岵^㉒。制为乐器，婉转蟠纤^㉓。凤将九子，龙导五

驹^②。制为屏风，郁嵬穹隆^⑤。制为杖几，极丽穷美。制为枕案，文章璀璨^⑥，彪炳涣汗^⑦。制为盘盂，采玩踟蹰^⑧。猗与君子^⑨，其乐只且^⑩！”

恭王大悦，顾盼而笑^⑪，赐骏马二匹。

【注释】

①鲁恭王：见第60条注①。文木：树名。产于交趾，木质细密，有纹，色黑如水牛角。

②玩：欣赏。

③中山王：即中山靖王刘胜，汉景帝子，鲁恭王弟。景帝三年封于中山（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为人贪酒好色。《汉书》有传。

④离披：散乱。

⑤拂：掠过。天河：银河。

⑥日路：太阳运行的轨道。擢：抽，拔。擢枝，原作“摧枚”，据《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本改。这两句极言文木树长得很高。

⑦羸(léi雷)：瘦弱。𪔐(kǒu叩)：等待喂食的幼鸟。

⑧嘈嗽：象声词，虫鸟鸣叫的声音。

⑨梢，原作“稍”，据《古文苑》卷三所引改。

⑩二仪：乾坤，指天地。

⑪班尔：班，鲁班；尔，王尔；古代的两名能工巧匠。

⑫斯：劈。

⑬“隐若天崩”二句：隐、豁，都是象声词。这两句描写文木被伐倒地轰然作响，犹如天崩地裂。

⑭剥：削，去皮。刊：砍斫。

⑮青绂(guā瓜)：青紫色绶带。

⑯环：璧的一种，圆形，中心有孔。珪璋(guī zhāng圭章)：珪与璋都是朝会时所执的玉器。

⑰嶂(zhàng障)：像屏障似的山峰。

⑱霏(fēi分)：雾气。

⑲麋(lí加)：雄鹿。麋宗骥旅是说雄鹿和骏马成群结队。

⑳蠋(zhú烛)：蛾蝶类的幼虫，色青，形似蚕。

②①藻:水草。茝(jì计):菱角。以上诸句用比喻形容文本的纹理。

②②岷(yǎn演):山峰。

②③蟠纤(fán yū樊迂):弯曲。

②④“凤将九子,龙导五驹”二句:《古文苑》卷三章樵注:“伶伦制十二箫,以应凤鸣。丘仲截竹吹之,像水中龙吟。‘将子’、‘导驹’言声音烦杂,自然清亮。”古代常用凤鸣喻箫声,以龙吟喻笛音。这两句是更进一步的形象说法。

②⑤郁峩(fú弗):山高峻的样子。穹隆:屈曲的样子。

②⑥璀璨:色彩鲜艳明亮。

②⑦彪炳涣汗:文彩焕发的样子。

②⑧踟蹰:悠然自得的样子。

②⑨猗与:感叹词,表示赞美。

③⑩只且:句末语气词。《诗经·王风·扬之水》:“其乐只且。”

③⑪盼:一本作“眄”。

【译文】

鲁恭王得到一根文本,砍下来作成器物,内心很是欣赏。中山王作了一篇赋:

“美丽的树木枝叶散乱,生长在那高高的悬崖。枝条掠过银河布满绿叶,在太阳的轨道边横斜抽枝。幼鸟瘦弱待哺,雄鸟雌鸟形单影只。纷纷飞来栖集在这树上,发出嘈噉的鸣啼。身披积雪捎舞劲风,年岁差不多等同于天地。巧匠们没有发现它,却被王子得知。他派来了能工巧匠,带着斧头来伐木劈枝。轰隆一声,好似天崩地裂。花叶纷纷落下,树枝都被砍折。将它削光剔净,便现出了树木的纹理形状。有的像龙盘虎踞,有的像鸾鸟集结凤凰翱翔。有的像青紫色的绶带,有的像玉环玉璧和珪璋。有的像重叠的峰峦,有的像层层波浪。有的像雷电奔驰云团屯集,有的像或薄或浓的雾气。有的像雄鹿骏马聚集在一起,有的像成群结队的家鸡野鸡。有的像绣着蛾蝶鸳鸯的华丽锦缎,有的像莲花水草和菱角上的纹理。色彩比黄金还要好看,质地与白玉分不出彼此。将它锯下来作成器物,弯直舒卷任人挑选。有的像细长的竹林映照着池塘,有的像高高的青松屹立在山巅。用它做成乐器,形状婉

转曲折。乐声有的像凤带着九子鸣叫，有的像龙领着五子吟哦。用它做成屏风，形似蜿蜒高峻的山峰。用它做成手杖和矮桌，极其精美雕琢。用它做成枕头和小桌，色彩明艳，文彩灿烂。用它做成盘盂，主人玩赏舍不得离去。多么美好的君子啊，愿他快乐不已！”

鲁恭王十分高兴，向左右看看笑开了，赐给中山王骏马两匹。

125. 广川王发古冢^①

【题解】

自广川王以后，历代都有靠盗发古墓窃取文物牟取暴利的不法之徒。广川王，其始作俑者乎？

【原文】

广川王去疾^②，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③。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余所知爰猛^④，说其大父为广川王中尉^⑤，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为余说十许事，今记之如左。

【注释】

①本则《抱经堂丛书》本与以下七则分列，下七则统一标题为《记冢中事》，今将以下七则各以墓主姓名作小标题，总序号仍编为一条。

②广川王去疾：《汉书·景十三王传》作“广川王去”。汉武帝兄广川惠王越之孙，好文辞、方技、博奕、倡优，为人残暴。史载其掘墓出尸，不记发古冢事。

③毕：捕捉禽兽的长柄网。弋：以绳系箭而射。毕弋：捕捉射猎。

④爰猛：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⑤大父：祖父。中尉：官名，掌管京师治安。汉代各诸侯国也设有中尉，掌管维持治安及捕捉盗贼。

【译文】

广川王刘去疾，喜欢纠集一批无赖少年，无节制地游弋射猎。国内墓葬中所藏的随葬品，全给他们发掘了。我所熟悉的爰猛，说他的祖父当过广川王的中尉，每每规劝，而广川王不听，托病免职回家。他说广川王所挖掘的墓葬数不胜数，其中奇怪的事有一百来件。他跟我说了十来件事，现在将其记录如下。

魏 襄 王 冢

【题解】

《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如果广川王盗发的是魏襄王冢，那么，挖出《竹书纪年》的恐怕是魏安釐王冢。

【原文】

魏襄王冢^①，皆以文石为椁^②，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扞椁^③，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⑤，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⑥，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注释】

①魏襄王：战国时魏国君，魏惠王子，名嗣，谥襄，前317～前295（一说前302）年在位。

②文石：有纹理的石块。

③扪：摸。

④周正：完整。

⑤明器：古代用竹、木或陶土等材料制成的专用于随葬的器物。

⑥唾壶：痰盂。

【译文】

魏襄王的墓，全用带纹理的石块做外棺，高约八尺，长宽能容纳四十个人，用手摸外棺，滑润如新。墓中有石床、石屏风，都完好无缺。没见到棺柩中那些随葬器物的踪影，只是石床上有玉痰盂一只，铜剑两把，金玉杂物等，都像新的，广川王拿去使用了。

哀 王 冢

【题解】

魏哀王墓门户重重，石枕铜钩，世所罕见。黄气如雾，扑面而来，漆杂兕革为棺，黑光照人，使人感到了阴森森的氛围。

【原文】

哀王冢^①，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有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户，无扃钥^②。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③，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罽一具^④，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罽堕落床上。石枕一

枚，尘埃𦘔𦘔^⑤，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⑥，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注释】

- ①哀王：战国时魏国君，魏襄王子，在位二十三年。
- ②扃(jiōng 炯)：从外面关闭门户的门栓。钥：门锁。
- ③兕(sì 似)革：兽皮。
- ④𦘔(gōu 勾)：同“钩”。《笔记小说大观》本作“钩”。
- ⑤𦘔(fēi 匪)𦘔：堆积的样子。
- ⑥栉(zhì 志)：梳发的用具。巾栉指洗沐用具。

【译文】

魏哀王的墓，上面全部用铁浇铸，挖凿了三天才打开。有一股黄气像雾一样，向人的鼻子眼睛扑过来，气味辛辣刺鼻，人无法进到墓里。派士兵把守，七天后气味才消散。开始进到一扇门，没有门栓门锁。有一张石床长宽四尺，床上有石头矮桌，左右各有三个人侍立着，都穿戴着武士的衣冠带着剑。又进到一扇门，石门上有门栓门锁，打开来，看到了棺柩，黑光照人。刀砍不进去，用烧热的锯锯断它，原来是兽皮掺杂了漆做成的棺木，好几寸厚，累计有十来层，人力开不动，就住手了。又进到一扇门，也是石门，打开门锁，看到一张石床长宽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副。有的在床上，有的在地下，像是帐子朽烂了之后，铜钩掉落到床上。石枕头一只，上面积满了尘埃，很高，像是朽烂的衣服。床的两边各有石妇人二十个，都侍立在一旁，有的是手执毛巾梳子镜子镊子的样子，有的是举着盘子侍奉进食的形象。没有其它异物，只有铁镜几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

【题解】

从本则和以上两则来看，魏国君主墓葬中都有石床、石屏风，这也许与当时的墓葬制度有关。

【原文】

魏王子且渠冢^①，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②。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衾^③，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爪亦如生人，王畏惧之，不敢侵近，还，拥闭如旧焉。

【注释】

①且渠：魏王子名，生平事迹不详。

②云母：一种矿石，古人认为它是云的根，故名云母，薄片透光，可作镜屏。

③衾(qīn侵)：覆盖尸体的单被。

【译文】

魏国王子且渠的墓，很浅窄，没有棺柩，只有一张石床，宽六尺，长一丈，还有石屏风，床下都是云母石。床上有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都是头朝东，全身赤裸地躺着，没有衣服和遮盖尸体的单被。肌肤脸色就像活人一样，鬓发牙齿手指也如同活人。广川王很害怕，不敢靠近，退出来，把墓穴照旧填塞封闭起来。

袁 盎 冢

【题解】

与魏襄王、哀王等相比，袁盎称得上薄葬。

【原文】

袁盎冢^①，以瓦为棺槨，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

【注释】

①袁盎(?~前148)：即爰盎，字丝。楚人，敢直言进谏，官至太常，为梁孝王所怨，被刺死。《汉书》有传。

【译文】

袁盎的墓，用瓦做的棺槨，什么随葬物品都没有，只有铜镜一枚。

晋 灵 公 冢

【题解】

晋灵公的墓葬被掘，真该看作是对这个荒淫之君的报应。

【原文】

晋灵公冢^①，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獬豸捧烛^②，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③，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④，光润如新，王取以盛书滴^⑤。

【注释】

①晋灵公：春秋时晋国君，晋文公之孙，襄公之子，名夷皋，前620～前607年在位。骄奢淫逸，暴虐无道，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后为赵穿所杀。

②獬（jué决）：大猴。《尔雅·释兽》有獬父。《校注》：“犬，据《尔雅》，疑当作‘父’。”

③形兆：迹象，征兆。

④合（gě葛）：量词，十合为一升。

⑤书滴：磨墨时用的水滴。此句“盛”字，《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抱经堂丛书》本作“为”。

【译文】

晋灵公的墓十分瑰丽壮观，四周都用石块做成大猴捧烛的形状，男女石人四十多个，都侍立两旁。棺中器物都无踪迹了，尸体还没腐烂，洞隙中都有金玉。其它的器物都腐烂得分不出是什么东西了。只有一只玉蟾蜍，大如拳头，腹中是空的，能装半升水，光滑如新，广川王拿去，磨墨时用来盛水。

幽 王 冢

【题解】

《续博物志》：“幽王冢甚高壮，云母深尺余，百余尸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与本则基本相同，可能是同一个来源。

【原文】

幽王冢①，甚高壮，羨门既开②，皆是石堊③，拔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注释】

①幽王：周幽王(?~前177)，周宣王子，名宫涅，前781~前771年在位，西周末代君主，荒淫无道，国为犬戎所灭。

②羡门：墓门。

③石垚(è)：石灰岩的一种，通称白色土，能隔热防水。

【译文】

幽王墓十分高大壮观，墓门打开后，全是白色土，拨去一丈多深，才看到云母，再挖深一尺多，看到一百多具尸体，纵横交错相互枕靠，都没腐烂，只有一个男子，其余都是女子，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也还有站着的，衣服的形状颜色，无异于活人。

栾 书 冢

【题解】

《搜神记》第319条、《续博物志》亦有与本则大抵相同的记载。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后赤壁赋》篇末写掠舟而西的孤鹤变成了梦中的道士，与作者展开对话，从而增添了全篇的神秘色彩。东坡居士这一成功的艺术设计，很可能自本则受到启发。

【原文】

栾书冢^①，棺枢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遂击之^②，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③，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④。

【注释】

①栾书(?~前573):春秋鲁大夫,即栾武子,晋厉公六年,率兵伐郑,大败救郑的楚军,晋由此威震诸侯,后使人刺杀厉公,拥立悼公,死谥武子。《畿辅通志·陵墓》:“栾书墓在栾城县西北五里。”

②遂,《抱经堂丛书》本作“逐”。

③其,原作“有”,据《津逮秘书》、《抱经堂丛书》等本改。

④差(chài瘥):同“瘥”,病除。

【译文】

栾书的墓中,棺柩及随葬品已全部腐烂完了。有一只白狐,看到人便惊慌地逃走,广川王手下的人就去追击它,没有追到,打伤了它的左脚。当晚,广川王梦到一个男子,胡子眉毛都白了,来对他说:“为什么打伤我的左脚?”就用手杖敲打广川王的左脚。广川王醒来,脚肿痛生疮,到死都没好。

126. 太液池五舟

【题解】

太液池五舟的名字都富有诗意。

【原文】

太液池中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①

【注释】

①太液池,见第13条注①。《三辅黄图》四引《庙记》:“建章宫北池名太液,周回十顷,有采莲女、鸣鹤之舟。”容与:安逸自得的样子。

【译文】

太液池当中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

127. 孤 树 池

【题解】

本则记孤树池名称的来历。

【原文】

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树池。池中有洲，洲上黏树一株^①，六十余围，望之重重如盖，故取为名。

【注释】

^①黏(shān山)：通“杉”。黏树，即杉树。

【译文】

太液池西边有一口池塘，叫孤树池。池塘中有块沙洲，沙洲上有一株杉树，树身有六十多人合抱那么粗，看上去一重重像伞盖，所以池塘以树为名。

128. 昆明池舟数百

【题解】

汉武帝凿昆明池以教习水战。本则记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即是这一传统的遗迹。

【原文】

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①。楼船上建楼橹^②，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③，旛葆麾盖^④，照灼涯溪^⑤。余少时犹忆见之。

【注释】

①昆明池：见第2条注①。

②楼橹：古代军中用来瞭望敌军的无顶盖高台。

③幡旄：旗帜。

④旛(jīng 精)：同“旌”，旗。葆：车盖。麾盖：旗帜之顶。

⑤涯溪：水边。

【译文】

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有瞭望台，戈船上装有戈和矛，四周全挂着旗帜，旗盖旗顶，照亮了水边。记得我小时候还看到过。

129. 玳 瑁 床

【题解】

武帝宠信韩嫣，赏赐甚多。这玳瑁大约即是受赐之物，愈益显示了这个佞臣的“尊贵”。

【原文】

韩嫣以玳瑁为床^①。

【注释】

①韩嫣：见第96条注①。玳瑁(dài mào 代冒)：一种动物，形似龟，背面呈褐色和淡黄色相间的花纹，甲片光滑，是珍贵的装饰品。

【译文】

韩嫣用玳瑁做成床。

130. 书太史公事

【题解】

本则与《史记》、《汉书》颇有出入。《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说司马迁二十岁漫游各地，无“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的记载。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言“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他被治罪受官刑的真正原因是为李陵辩解，出狱后又忍辱著书，写完《史记》，而不是像本则所说的“坐举李陵”，“下狱死”。以刘歆之渊博，当不会出此常识性的谬误。这是《西京杂记》非刘歆所作的例证之一。

【原文】

汉承周史官①，至武帝置太史公②。太史公司马谈③，世为太史；子迁④，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⑤，求古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计⑥，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⑦，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⑧。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

过,帝怒而削去之^⑨。后坐举李陵^⑩,陵降匈奴,下迁蚕室^⑪。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注释】

①史官:主管文书、典籍的官,《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

②太史公:即太史令,汉代官名。太史掌文史星历,自周至汉,其职转卑,但朝会坐位犹在公上,故仍尊称为太史公。

③司马谈(?—前110):司马迁的父亲,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官至太史令。

④迁:即司马迁,见第97条注①。

⑤乘传: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

⑥上计:战国秦汉时,每年岁末,地方官本人或派员到京城呈上计簿,向朝廷报告本地全年人口、钱、粮、盗贼、狱讼等方面的情况。

⑦《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起鲁隐公元年(前722),终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秋》文字简短,记事寓有褒贬,后世称为“春秋笔法”。

⑧史佚:周初史官。

⑨“作《景帝本纪》”等三句:《汉书·司马迁传》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据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景帝本纪》就在这十篇里,元、成之间褚少孙补缺。不知其亡失原因是否如本则所言。

⑩李陵(?—前74):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人,西汉名将李广孙,天汉二年(前99),李陵以骑都尉率兵出击匈奴,矢尽道穷,救援不至,兵败投降,后病死匈奴。司马迁曾为其辩解,汉武帝将其治罪,处以宫刑。事详《史记·李将军列传》、《汉书·司马迁传》。

⑪蚕室:受宫刑的人所居之室。

【译文】

汉代继承周代史官制度,到武帝时,设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代代当太史。儿子司马迁,十三岁时,便让他乘着驿车走

遍天下，访求古代诸侯各国的史书记载，继承孔子所修的古史，记叙世事，完成了史传一百三十卷，五十万字。司马谈死后，司马迁因其家世袭此官也当上了太史公，地位在丞相之下。各地郡县到京城呈上计簿，都先上呈给太史公，而把副本上呈丞相。太史公记事像古代的《春秋》笔法，司马氏本是古代周初史官史佚的后代。他写《景帝本纪》，极力描写景帝的短处和武帝的过错，武帝发怒，将他写的删掉了。后来因为举荐李陵获罪，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他说了一些不满的话，被抓到监狱里关死了。宣帝将太史公这个官职改为太史令，履行太史公的文书事宜而已，不再用司马迁的子孙担任这一官职。

131. 皇太子官

【题解】

“家臣”、“从”对应于皇帝的“臣”、“幸”，已低了一层。封建社会里严格的等级制度是无所不在的，皇太子也不例外。

【原文】

皇太子官称家臣^①，动作称从。

【注释】

①家臣：本指春秋列国卿大夫的臣僚，这里指皇太子的属官。汉代皇太子称家，所以其属官称家吏、家令丞、家臣等。

【译文】

皇太子的属官称作“家臣”，皇太子的行动作为称作“从”。

132. 两秋胡曾参毛遂

【题解】

因古今人名偶然相同引出的驰象的这—番议论，在辨别名实、注重求实方面，也许还能触发我们的深思。

【原文】

杜陵秋胡者^①，能通《尚书》，善为古隶字^②，为翟公所礼^③，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经娶而失礼，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驰象曰^④：“昔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⑤。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如今日也。’采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家人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⑥。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鲁有两曾参^⑦，赵有两毛遂^⑧。南曾参杀人见捕，人以告北曾参母。野人毛遂坠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⑨，平原君曰：‘嗟乎，天丧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岂得以昔之秋胡失礼，而绝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为璞，死鼠未腊者亦为璞^⑩；月之旦为朔，车之辘亦谓之朔^⑪，名齐实异，所宜辨也。”

【释注】

①杜陵：古县名，见第32条注⑭。

②古隶：即隶书，因盛行于秦汉时代，故称古隶，相对于今隶（三国魏钟繇以后盛行的楷书）。

③翟公：西汉下邳（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官廷尉。

④驰象：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⑤镒(yì 益)：古货币单位，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

⑥沂水：水名，发源于山东，流入江苏。按：秋胡戏妻的故事又见刘向《列女传》五《鲁秋洁妇》，后人哀之，而赋《秋胡行》。

⑦曾参(前505～前436)：字子舆，春秋鲁人，孔子的弟子，后人称曾子，即下文所谓“北曾参”。

⑧毛遂：平原君的门客，曾自荐同平原君到楚求救。毛遂自荐的成语由此而来。

⑨平原君(?～前251)：即赵胜，战国时赵国贵族，惠文王之弟，号平原君，有食客数千人。

⑩“玉之未理者为璞，死鼠未腊者亦为璞”二句：《战国策·秦策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朴”亦作“璞”。理：治玉，对玉进行加工。腊(xī 昔)：把肉凉干、晒干。

⑪辔(zhōu 舟)：车辕。

【译文】

杜陵县人秋胡，通晓《尚书》，擅长写隶书，被翟公礼遇。翟公要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有人说：“秋胡已经娶妻并且违犯礼制，他的妻子就投水溺死，不能把女儿嫁给他。”驰象说：“从前鲁国人秋胡，娶了妻子才三个月，就出外做官长达三年。休假了，他就回家。他的妻子在郊外采桑，秋胡走到郊外，但已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了，见了她很是很喜欢，就送给她黄金一镒。妻子说：‘我有丈夫，在外做官没回来。我独自生活在幽深的闺房里，至今已三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这种侮辱。’继续采桑不再理他。秋胡惭愧地走开了。到家后问家人妻子在哪里。家里人回答说：‘出去到郊外采桑，还没回来。’等到妻子回来，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刚刚所

挑逗的那个女人。夫妻两人都感到羞愧，妻子投到沂河里死掉了。现在的秋胡，不是从前的秋胡。从前鲁国有两个曾参，赵国有两个毛遂。南边的曾参杀了人被抓了起来，有人就跑去告诉北边的曾参的母亲。野人毛遂掉到井里死掉了，门客中有人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叫道：‘啊呀，老天爷使我失去了这个人啊！’不久知道是野人毛遂，不是平原君门客的那个毛遂。怎么能因为以前的秋胡失礼，就拒绝把女人嫁给现在的秋胡呢？事物本来也有表面相似而本质不同的。玉块没有经过加工的叫做璞，死老鼠肉没有晒干也叫做璞。每个月第一天叫做朔，车的辕也叫做朔，名称相同，实质却不一样，这是应当辨别的。”

附 录

历代著录及题跋

一、著 录

隋书·经籍志

《西京杂记》二卷。(史部旧事类)

旧唐书·经籍志

《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史部故事类,地理类)

新唐书·艺文志

葛洪《西京杂记》二卷。(史部故事类,地理类)

郡斋读书志

[宋]晁公武

《西京杂记》二卷,晋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刘子骏《汉书》百卷,乃当时欲撰史,录事而未得绪思,无前后之次,杂记而已。后学者始甲乙之,终癸为十卷。以其书校班史,殆全取刘书耳。所余二万许言,乃钞撮之,析二篇,以裨《汉书》之阙,犹存甲乙衰次。江左人或以吴均依托为之:(卷二上史部杂史类)

直斋书录解题

[宋]陈振孙

《西京杂记》六卷,晋句漏令丹阳葛洪稚川撰。其卷末言洪家

有刘子骏书百卷，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杂录汉事，未及而亡。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少有异议耳。固所不取，不过二万余言，今钞出为二卷，以裨《汉书》之阙。所谓先父者，歆之于向也，而《馆阁书目》以为洪父传之，非是。唐《艺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后人分之也。按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所著书凡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而向、歆父子亦不闻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殆有可疑者，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卷七传记类）

宋史·艺文志

葛洪《西京杂记》六卷。（传记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纪昀

《西京杂记》六卷，旧本题晋葛洪撰。洪有《肘后备急方》，已著录。黄伯思《东观余论》称“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说，葛稚川采之。其称‘余’者，皆歆本文”云云。今检书后有洪跋，称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有小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补《汉书》之阙”云云。伯思所说，盖据其文。案《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出于里巷”，亦不言作者为何人。至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篇》，始载葛稚川就上林令鱼泉问草木名，今在此书第一卷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亦引为葛洪《西京杂记》，则指为葛洪者，实起于唐。故《旧唐书·经籍志》载此

书，遂注曰：晋葛洪撰。然《酉阳杂俎·语资篇》别载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晁公武《读书志》亦称“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盖即据成式所载庾信语也。今考《晋书·葛洪传》，载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异》等传，《金匱要方》、《肘后备急方》并诸杂文，共五百余卷，并无《西京杂记》之名，则作洪撰者，自属舛误。特是向、歆父子作《汉书》，史无明文。而以此书所纪，与班书参校，又往往错互不合。如《汉书》载文帝以代王即位，而此书乃云文帝为太子。《汉书》载广陵王胥、淮南王安并谋逆自杀，而此书乃云胥格猛兽，陷脰死，安与方士俱去。《汉书·杨王孙传》即以王孙为名，而此书乃云名贵，似是故谬其事，以就洪《跋》中小有异同之文。又歆始终臣莽，而此书载吴章被诛事，乃云章后为王莽所杀，尤不类歆语。又《汉书·匡衡传》“匡鼎来”句，服虔训“鼎”为“当”，应劭训“鼎”为“方”。此书亦载是语，而以“鼎”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说，服虔、应劭皆后汉人，不容不见，至葛洪乃传，是以陈振孙等皆深以为疑。然庾信指为吴均，别无他证。段成式所述信语，亦未见于他书，流传既久，未可遽更。今姑从原跋，兼题刘歆、葛洪姓名，以存其旧。其书诸志皆作二卷，今作六卷。据《书录解题》，盖宋人所分，今亦仍之。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

（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一）

爱日精庐藏书志

[清]张金吾

《西京杂记》二卷(明活字本)。晋丹阳葛洪字稚川集。(卷二十七子部小说类)

善本书室藏书志

[清]丁 丙

《西京杂记》六卷(明万历陕西布政司刊本),丹阳葛洪稚川集。前有万历乙亥莆柯茂竹尧叟序:“昔太史公约《国语》、《战国策》诸史籍作记,然诸籍不以故弗传。顾班史一成,而刘子骏《汉书》遂废,独葛稚川家有之,乃于班氏所不录者,掇为《西京杂记》。”并列嘉靖十三年黄省曾序云:“暇得葛洪氏《西京杂记》读之,云为刘子骏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又钞班固所不录者二万许言。”殆皆本于洪之后序尔。原本二卷,今作六卷,据《书录解题》,盖宋人所分。此万历壬寅陕西布政司重刊,后卢氏抱经堂校定本直题汉刘歆撰,引书中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为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弹棋以献,”以歆谓向为家君也为证,洵读书得间者矣。(卷二十一子部十一)

抱经楼藏书志

[清]沈德寿

《西京杂记》二卷(抄本)。晋丹阳葛洪稚川集。(下录葛洪《西京杂记》跋),略)(卷四十六子部小说类一)

丽宋楼藏书志

[清]陆心源

《西京杂记》二卷（旧抄本）晋丹阳葛洪稚川集。（下录葛洪《〈西京杂记〉跋》，略）（卷六十二子部小说类一）

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

《西京杂记》六卷。（题晋葛洪撰）明嘉靖沈与文野竹斋刊本，十一行二十字。第六卷尾有“吴郡沈与文野竹斋校勘翻雕”二行。（丁巳岁文德堂见）

《西京杂记》六卷（题晋葛洪撰）明嘉靖三十一年关中官署刊本，十一行二十字。前有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孔天胤刊书序。据序乃天胤以旧本付左使百川张公刻于关中官署者。此本为天 一 阁佚出之书，余甲寅秋获之南中。

《西京杂记》六卷（题晋葛洪撰）。旧写本，十行二十字。失名人以朱笔校过，谓据汲古阁钞本。吴志忠复以《稗海》校一遍。（涵芬楼藏书。己未）（卷九子部三）

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

《隋志》不著撰人名氏者，盖以为此系葛洪所抄，非所自撰，故不题其名。唐人之指为葛洪者，即据书后洪自序，非臆说也。颜师古不信其说，故以为出于里巷耳。宋晁伯宇《续谈助》卷一《洞冥记》后引张柬之之言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迁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其志，庸何伤乎？”柬之此文，专为辨伪而作，而确信为葛洪所造。《史通·杂述篇》曰：“国史之任，

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之谓逸事者也。”是则指为葛洪者，并不只于段成式、张彦远。（《续谈助》，修《四库书》时未见。）《书录解题》卷七云：“按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所著书凡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提要》谓作洪撰者为舛误，盖本于此。今考《抱朴子》外篇《自叙》云：“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晋书》本传亦云：“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伎、杂事三百一十卷。”即用自叙之语。洪既尝抄百家及短杂、奇要之书，则此书据洪自称，亦是从刘歆《汉书》中抄出，安见不在三百一十卷之中？特因别有目录，自叙不载其篇名，本传遂承之耳。且多至三百余卷，其书当有数十种，既非切要，而必胪列不遗，史家亦无此体。未可遽执本传所无，遂谓非洪所作也。《册府元龟》卷五百十五曰：“葛洪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不就。撰《神仙传》十卷、《西京杂记》一卷。”《元龟》之例，止采经史诸子及历代类书，不取异端小说。（见《玉海》卷五十四。）其言葛洪撰《西京杂记》，必别有本，可补本传之阙矣。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云：“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其称‘余’者，皆歆本语。中有歆所记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阳》书，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盖段误以歆自称余为稚川耳。又按《晋史》，葛未尝至长安，而晋官但有华林令而无上林令，其非稚川，决也。柯古博洽，时罕俦，犹舛谬如此。”此所辨但谓书中称“余”，是刘歆而非葛洪耳，未尝言其

伪也。而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引《余论》之说，去其葛稚川采之刘歆之言及驳成式数语，断章取义，以证非葛洪所作（见卷二），殆几于不通文义，其舛谬又去成式下远甚。（今人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于此条尚未能致辨。）际恒《伪书考》负盛名，而其学实浅陋，大抵如此。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云：“《西京杂记》所记制度，多班固所无，又其文气妩媚，不能古劲，疑即葛洪为之。”黄伯思、程大昌二人，在南、北宋间考证颇为不苟，均信为葛洪所作，然则未可据晁、陈二家之语便断其伪也。

《书录解题》云：“向、歆父子，亦不闻其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提要》本此而推衍之。余考《文选》潘安仁《西征赋》云：“长卿、渊、云之文，子长、政、骏之史。”以政、骏与司马子长并言，称之为史，似刘向父子曾续《太史公书》，然李善注只引《汉书》：“向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又著《五行传》、《列女传》、《新序》、《说苑》。歆著《七略》。”并不言别有史书。至《史通·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之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后汉书·班彪传》云：“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云：“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刘知几与章怀所叙续《史记》之人，互有不同，而皆有刘歆。是唐人相传，有此一说，然不知其所本。窃意向、歆纵尝作史，亦不过如冯商之续《太史公》，成书数篇而已。（商书见《汉志》，仅七篇。）便如洪序所言，歆所作《汉书》已有一百卷，则冯衍为后汉人，晋冯、段肃（注云：固集作段

肃。)并与班固同时,(固转载固奏记东平王苍,尝荐此二人。)何以尚须续作。洪序云:“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歆。”此又必无之事。班固于太初以前,全取《史记》,又用其父班彪所作后传数十篇,已不免因人成事。若又采刘歆《汉书》一百卷,则固殆无一字,何须潜精积思至二十余年之久,永平中受诏至建初中乃成乎?若果如此,则当世何为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见本传。)至于专门受业,与五经相亚耶?(见《史通·正史篇》。)(《史通·采撰篇》曰:“班固《汉书》,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然则《汉书》之采自刘氏父子者,仅《新序》、《说苑》、《七略》中之记汉事者而已,与李善《文选注》正合,未尝有所谓刘歆《汉书》也。且诸家续《太史公书》,虽迄哀、平,然是前后相继,不出一人。至班彪所作后传,亦是起于太初以后,未有弥纶一代者。《汉书·叙传》曰:“固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汉之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是《汉书》者,固所自名。断代为书,亦固所自创,今洪序乃谓刘歆所作,已名《汉书》,是并《叙传》所言,亦出于刘歆之意,而固窃取之矣。此必无之事也。况文帝以代王即位,明见《史记》。此何等重大,岂有传讹之理。刘歆博极群书,以汉人叙汉事,何至误以文帝为太子。(见卷三。)故葛洪序中所言刘歆《汉书》之事,必不可信,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至其中间所叙之事,与《汉书》错互不合,有不仅如《提要》所云者。明焦竑《笔乘》续集卷三云:《西京杂记》是后人假托为之。其言高帝为太上皇思乐故丰,故写丰之街巷屋舍,作之栢阳,冀太上皇见之如丰

然，故曰新丰。然《史》记汉十年，太上皇崩，诸侯来送葬，命酈邑曰新丰。是改酈邑为新丰，在太上皇既葬之后，与《杂记》所言不同。”此事与《史》、《汉》显相刺谬，不仅小有异同矣。然其事亦非葛洪所杜撰。《文选》卷三十鲍明远《数诗》注引《三辅旧事》曰：“太上皇思慕乡里，高祖徙丰、沛商人，立为新丰也。”《隋志》地理类有《三辅故事》二卷，注云晋世撰。两《唐志》故事类均有韦氏《三辅旧事》一卷。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据《后汉书·韦彪传》，帝数召彪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之语，以为即彪所撰。虽不知然否，然自是东晋以前古书，故葛洪得钞入《杂记》也，其他亦往往采自古书，初非全无所本者。《抱朴子·自叙》中记其求写书之事甚悉，又云：“广览众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晋书》本传亦言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所见既博，取材自多。此书盖即抄自百家短书，洪又以己意附会增益之，托言家藏刘歆汉史，聊作狡狴，以矜奇炫博耳。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二云：“《西京杂记》，葛洪所序，其大驾卤簿，杂入晋制，如枚、邹诸赋，非闾巷所能造也。”孙诒让《札逢》卷十一亦云：“《西京杂记》确为稚川所假托。”二人皆博学深思者，而其言如此，其必有所见矣。

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五（据涵芬楼排印明钞本），钞有梁殷芸《小说》二十四条，而其中引《西京杂记》者四条，与今本大体皆合，惟字句互有长短。考《梁书》芸传云：“大通三年卒（大通三年十月，改元中大通，芸盖卒于十月以前），时年五十九。”而《文学·吴均传》云：“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两者相较，均虽比芸早死九年，而其年齿实止长于芸者二岁。二人仕同朝，同以博学知名，虑无不相识者。使此书果出为吴均依托，芸岂不知，何至遽信为

古书，从而采入其著作中乎？是则段成式所叙庾信之语，固已不攻自破。况《杂俎·广动植篇》（卷十六），采《杂记》中“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一条，仍称为葛稚川，是庾信之说，成式已自不信，奈何后人遽执此单文孤证，信以为实哉？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上云：“《西京杂记》，托名刘歆所撰，葛洪所录。论者谓实出梁吴均之手，其文字固不类西汉人。且序言班固《汉书》，全出于此。洪采班《书》所未录者，得此六卷。（案原序实作二卷。）然其中如赵飞燕女弟昭阳殿一段、傅介子一段，又皆班书所已录。稚川之言，固未可信。至谓出于吴均，则未必然。观所载汉事，如杀赵隐王者为东郭门外官奴，惠帝后腰斩之，而吕后不知。元帝以王昭君故，杀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高贺消公孙弘……高祖为太上皇作新丰，匠人吴宽所营（此事已为焦竑所驳，李氏失考）。匡衡勤学，穿壁引光，又从邑人大姓文不识家佣作读之。成帝好蹴鞠，家君（原注：歆称其父向）作弹棋以献。王凤以五月五日生。杨王孙名贵。平陵曹敞在吴章门下，好斥人过，后独收葬章尸。郭威、杨子云及向、歆父子论《尔雅》实出周公，所记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兄弟先后。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发掘冢墓诸条。皆必出于两汉故老所传，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又如舆驾、饮酎、穰水、家臣诸制，尤足补汉仪之阙。其一二佚事，亦可考证《汉书》。如卫青生子命曰骞，后改为登，登即封发干侯者。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今《汉志》有《公孙弘》十篇，此类皆是。黄俞邨序，称其‘乘舆大驾，仪在典章；鲍、董问对，言关理奥’者，诚不诬也。惟所载靡丽神怪之事，乃由后人添入，或出吴均所为耳。其显然乖误者，如云：‘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散花绡、走珠等，为起第宅，奴

婢不可胜数’。按《汉书》言衍毒许后，步见过显相劳问，亦未敢重谢衍。且此时方有人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显恐急，语光署衍勿论，岂有为起第宅，厚相赂遗之理。又云：‘广陵王胥为兽所伤，陷脑而死’。按《汉书·武五子传》，胥以祝诅事发觉，自绞死。又云：‘太史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后坐举李陵，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按迁作《史记》，在遭李陵祸之后，《史记》、《汉书》俱有明文。《汉书》又言，迁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有报故人任安一书。而云下狱死，纰缪尤甚。若果出叔庠（吴均字），则史言均好学，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从梁武帝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帝不许，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而卒。又注范曄《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二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塘先贤传》五卷。是叔庠固深于史学者，岂于《史记》、《汉书》转未覆照，致斯舛误乎？盖由汉代裨官记载传说致然，故历代引用皆不能废。其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一条云：‘砌皆铜沓黄金涂’。正可证今本《汉书·赵后传》作‘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冒’字为涉注文而衍者也。”按李氏论书中纰缪之处，较《提要》尤详。以其说考之，益可证所谓刘歆《汉书》之伪妄。其驳司马迁未尝下狱死，诚是。然非《杂记》之误，此乃卫宏《汉旧仪注》之文，见《太史公自序集解》（平津馆本《汉旧仪》无此条），葛洪钞《旧仪》入《杂记》耳。其上文言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杂记》作下），亦《旧仪》之语（《汉书·司马迁传》注及《御览》职官部引，见平津馆本补遗）。可见《杂记》是杂采诸书，托之刘歆，又可见其记事多有所本，不皆杜撰也。至谓吴均深于史学，此书非其所作，亦为有识。然又谓所载靡丽神怪之事，或出吴均所为，则未免依违两可。余今证以殷

芸所引，张柬之所考，知其书决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葛洪去汉不远，又喜钞短杂奇要之书，故能弄此狡狴。盖其书题为葛洪者本不伪，而洪之依托刘歆则伪耳。近人根据葛洪后序，证今之《汉书》出于刘歆，此则因欲攻击古文，不惜牵引伪书，其说盖不足辩。

又案梁玉绳《瞥记》卷五云：“今所传《西京杂记》二卷，或以为葛洪撰，或以为吴均伪撰。据洪序以为本之刘歆，洪特抄而传之。案《南史·齐武诸子传》，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岂别一书耶？王伯厚以为贲依托，见《困学纪闻》十二。”余考《困学纪闻》云：“《匡衡传》注云：‘今有《西京杂记》，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妄说’。段成式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今案《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详王氏语意，盖谓吴均之外，又有萧贲亦为此书，故曰依托之书，不止吴均。未尝谓今本题葛洪撰者，为贲所依托。梁氏之言，非伯厚意。然古今书名相同者多矣，萧贲虽生葛洪之后，彼自著一书，亦名《西京杂记》，既未题古人之名，则不得谓之依托，伯厚之说亦非也。翁元圻注云：“卷数多寡悬殊，当另是一书。”其说是矣。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见抱经堂本卷首）云：“《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于旧事篇，不著姓名。新、旧《唐书》始题葛洪，且入之地理类，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如梁王之集游士为赋，广川王之发冢藏所得，岂皆虚耶？”此说亦善。卢氏又谓“书中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为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弹棋以献。以歆称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书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

余谓此必《七略》中兵书略《蹴鞠新书》条下之文，洪钞入之耳。《世说新语·巧艺篇》注引傅玄《弹棋赋序》曰：“汉成帝好蹴鞠，刘向以谓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棋。”疑其亦本之于《别录》，否则葛洪剽窃傅玄耳。此书固非洪所自撰，然是杂抄诸书，左右采获，不专出于一家。如卷上云：“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此乃钞桓谭《新论》之文（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二、《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意林》卷三引），以《新论》著于后汉，既托名刘歆，不欲引之，故不言桓谭问，而改为或问。采掇之迹，显然可见。卢氏必欲以葛洪之言为据，信刘歆果有《汉书》一百卷，谓百卷特前史官之旧，歆欲编录而未成，是犹未免为洪所愚矣。（卷十七子部八小说家类一）

二、题跋

西京杂记跋

[晋]葛洪

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公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尔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两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刘歆所记，世人希有，纵复有者，多不备足。见其首尾

参错，前后倒乱，亦不知何书，罕能全录。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没，并洪家此书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尔。

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帝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为一帙，庶免沦没焉。

西京杂记序

[明]黄省曾

汉之西京，惟固书为该练，非固之能尔，尔其所资者贍也。仲尼约之宝书，马迁鸠诸国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杂记》读之，云为刘子骏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洪又钞集固所不录者二万许言，命曰《西京杂记》。予于是始知固之《汉书》，盖根起于子骏也。乃溯忆其所不录之故，大约有四，则猥琐可略，闲漫无归，与夫杳昧而难凭，触忌而须讳者也。其猥琐者，则霍妻遗衍之类是也。其闲漫者，则上林异植之类是也。其杳昧者，则宣狱佩镜、秦库玉灯之类是。而其触忌者，则庆郎、赵后之类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删弃矣。至于乘舆大驾，仪在典章；鲍、董问对，言关理奥，亦皆摭落而无采，宜书而不书者，何也？岂不幸存于《杂记》欤？但今所传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简矣。呜呼，后代之儒，安得如子骏者，遐收汇集，以待班固者出欤？诚为史家之一慨也。吴郡黄省曾撰。嘉靖十三年二月四日。（《汉魏丛书》本卷首）

刻西京杂记序

[明]孔天胤

《西京杂记》以记汉故事名。本叙谓是刘歆所编录。歆多闻

博综，故所述经奇。今关中国汉西京也，鸿人达士，慕汉之盛，吊古登高，往往叹陵谷之变迁，伤文献之阙绝，或得断碑残础，片简只字，云是汉者，即欣睹健羨，如获珙璧，方且亟为表识，恐复湮灭，好古之信也。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囿，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矣。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记，详于郡史；卿、云辞赋之心，闕于本传；《文本》等八赋，雅丽独陈；《雨雹对》一篇，天人茂著。余如此类，遍难悉数，然以之考古，岂不炯览巨丽哉？缘其书罕敷传，故关中称多古图籍，亦独阙之。余携有旧本在巾笥中，会左史百川张公下车宣条，敦修古艺宪之事，余因出其书商之，遂命工镌梓，置省阁中，以存旧而广传，不知好古者视之果如何也？嘉靖壬子夏四月上日河汾孔天胤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孔天胤《西京杂记》本卷首）

西京杂记序

[明]柯茂竹

昔太史公约《国语》、《战国策》诸籍作《史记》，然诸籍不以故弗存。顾班史一成，而刘子骏《汉书》遂废，独葛稚川家有之，乃于班氏所不著录者掇为《西京杂记》云。余读之，耽其藻质而忘其俶诡。东方朔之全乳哺，是讽谏之术也；齐贺之让次卿，是微巧之昉也；司马长卿之论赋，是文心之秘也；董生之对鲍敞，是天人之微也。若此类，班皆遗之。亡其病班乎？曰：史尚简严，班史犹然繁也，诚严，即遗奚病？然则《杂记》非骈枝与？曰：《杂记》见班史之本也，美物者依其本，乃自昔贵之矣。（《秦汉图记》本）

西京杂记跋

[明]毛 晋

卷末记洪家有刘子骏书百卷，先公传之云云。按所谓先公者，歆之于向也。而《馆阁书目》以为洪父传之，非是。陈氏云：“未必是洪作。”晁氏云：“江左人以为吴均依托为之。”俱未可考；至若迩来坊刻作刘歆撰，抑可笑矣。据《唐书·艺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后人所分也。余喜其记书真杂，一则一事，错出别见，令阅者不厌其小碎重叠云。（《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

新雕西京杂记缘起

[清]卢文昭

乾隆丙午之岁，为同年谢少宰东墅校梓《荀子》，既竣，计割副之直，尚剩给数金，思小书可以易乞工者，有向来所校《西京杂记》，因以授之。费尚不足，钟山诸子从余游者率资为助，而工始完。始余所欲校梓者，以汉魏为限断。今此书或以为晋葛洪者，或以为梁吴均伪撰，而何梓为？余则以此汉人所记无疑也。《说苑》、《新序》，其书皆在刘向前，向校而传之，后人因名二书为刘向著。今此书之果出于歆，别无可考，即当以葛洪之言为据。洪非不能自著书者，何必假名于歆？书中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为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弹棋以献”，此歆谓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书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于世也邪？若吴均者，亦通人，其著书甚多，皆见于《梁书》本传。知其亦必不屑托名于刘歆，且其文即俊拔有古气，要未可与汉西京埒，则其不出于均又明甚。《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于旧事篇，不著姓名。新、旧《唐书》始题葛洪。

且入之地理类，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如梁王之集游士为赋，广川王之发冢藏所得，岂皆虚邪？至陈振孙疑向、歆父子不闻作史，此又不然。历朝撰造，裒然成编，所云百卷，特前史官之旧，向传之歆，歆欲编录而未成，其见于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谓其父子皆尝作史也。洪以为本之刘歆，则吾亦从而刘歆之耳，又何疑焉。诸子乐于成美，且预校勘之劳，今具列姓名于左方。……余赏即雕《群书拾补》。（《抱经堂丛书》本）